

2793

美華技

約聖國

鄭証因著



鄭 證 因 著
擊 技 長 篇 小 說

綠 野 恩 仇

上 集 目 錄

-
- | | | |
|-----|------------------|-----|
| 第一章 | 女色可亡國 浴血桑林浦…………… | 一 |
| 第二章 | 焚宅埋木主 含恨走天涯…………… | 二七 |
| 第三章 | 淫徒勘火窟 避仇走金陵…………… | 六五 |
| 第四章 | 投師失意下 臥病困湖邊…………… | 九九 |
| 第五章 | 誤從江湖客 陷身鐵馬莊…………… | 一三八 |
-

綠野恩仇

上集

鄭證因著

(著者保留戲劇電影上演攝製權)

第一章 女色可亡國 浴血桑林浦

蘇州府在江蘇省是一個最富庶的地方，人文薈萃，山清水秀，在附近的地方，有地名叫做蘇圩的，也二個極繁盛的鎮市，更有一個入城水路要衝，數百戶居民，農商各半，一亡清而中葉，正是天下太平的時代，這段家圩的住戶一半是務農，一半是經商，各安生業，地面上更顯得富庶，這地方的風景極佳，在鎮外一望無餘的稻田，到處更遍種桑蠶，一道很寬的河面，直向蘇州城，和對岸的桑林浦相對，兩處都是最富庶的地方，在這段家圩鄰近河岸，有一片大宅子，是一個舊日的住戶，前門臨河，三瓦房似的房屋，佔地頗廣，後面一段小小的花園子，正通到河邊，這家的主人姓段名文溪，是武林世家，他父親是一位很有名的武師，旋趨進背脊段金樑等大江以南差不多全知道有這麼一位武師，他的家業可不是由習武得來的，在這段家圩是一個富厚的人家，住在這裏已經有三四代，段金樑天性好武，因為練武把家財練去了大半，立子又晚，直到四十歲才生了段文溪，趕到段文溪十七歲那年，段金樑去世，他的夫人又早死了，段文溪一輛少年喪家門，天性又不近於武事，他念了些年書，可是父親，是一個好武的人，自幼也極愛他些武功，練起功夫更還交得下去，不過沒有什麼真純的造詣，段文溪父親去世以後，家業雖不如從前，薄有田園，在鄉間，竟是個理人家的子弟，只會守財，不會

產，祖遺的田產日漸減少，這段文溪雖是不能創業，可也不是孑然子弟，人很老誠拘謹，在父親故去三年孝滿之後，老人家段升，教他的兒子段虎按着段文溪才完了婚，他的親事本是父親在時早訂，爲武師申清雲之女申九鳳，從過門之後，人很精明強幹，頗能料理家務，尤其品貌出衆，語言靈巧，段文溪自幸得賢內助，不料在申九鳳過門的第二年，自己的祖田地桑林浦的言戶簡家發生了爭執，兩下愈鬧愈僵，那簡家的主人年歲也是年輕，兩家言語不合，動起武來，段文溪幾至當場受辱，因爲這在兩家全是兩鎮有名的人，兩下鄉隣兩力的阻攔，沒起大事來，誰也沒吃大虧，算是把這場事壓下去，段文溪經此次惹事之後，到十分驚心，出于意料之外的，是這桑林浦姓簡的和自己年歲不差上下，手底下非常厲害，兩下真說做了時，自己還沒肯就用武功對付他，不過在辯爭之間，手底下略展動，微相把他推出去，那姓簡的也沒正式還手，不過在格拒之間，自己幾爲他掌力所傷，已覺出這人，手掌上有很重的手法，自己幾乎不能禁受，段文溪武功不精，可是對於武術中一切，知道可不少，認定了這姓簡的手底下，有精純的掌力，後來暗中仔細的一打聽姓簡的名叫簡鳳台，也是桑林浦的首戶，自幼練武，竟遇名師，練就了鐵沙掌的功夫，在蘇州城裏圍着一片絲廠，在桑林浦富甲一鄉，在本地還沒就什麼惡劣的行爲，這簡鳳台也是父母都已去世，頂立着門戶，掌管着簡記絲廠，在他父親去世之後，他又作了廠主，這簡記絲廠開設在蘇州城裏大通橋，營業頗爲發達，這蘇州府有四十多個鄉鎮，全是產絲的地方，全歸簡記絲廠收買，他們這絲廠既作着外莊，更供給十幾家棧房，每年獲利甚厚，這簡鳳台今年才二十四歲，他在二十歲以前，是一個很好的子弟，可是在他父親去世以後，武功練的也有了根基，全份家業又入了自己掌握，漸漸近於特色狗馬，性喜漁色，更有一班奴才子弟架弄他一個

很好的天資漸漸變壞了。段文溪打聽了商鳳台一日的行爲，自己才十分悔悟自己枉擔着一個名武師公子的尊氣，可是這毫不爭氣，對於武功上可以說沒有什麼造詣。在段家圩固然是安分守己，歷來不惹事生非，有什麼武功也用不着，只是竟一旦遇上了，立遭波折，把武林世家的威名斷送了，自己在段家圩也有些難以抬頭，段文溪在惶恐之下自私下用起功夫來，但是武功這件事，不是想用就有，想傳就成，是一種由淺而深，不是一時就可以有了成就的，段文溪雖然是跟父親練些年，無奈他天性不近于此道，所以沒有什麼成就，何況簡鳳台是一種武功絕夜，絕不是三年五載能練成的，段文溪自己縱然下功夫，依然於事無補，好在簡鳳台把和段文溪這點小事早已忘掉。

流光易逝，轉瞬已是三四年的功夫，在這二四年間段文溪這位夫人申九鳳已生了一子一女，子名玉郎，女名玉娥，這男孩年甫三歲，玉娥才六歲，家中用着一個娘姨，照顧着小孩子，段文溪自從蓄意鍛練武功，也有他自己的心意，自己現在雖沒有名師指點，總想着把家傳的通臂拳練到了火候。

這一門，講究的是有力打無力，手快打手慢，以巧取勝，鐵沙掌掌力雖是厲害，自己若是把家傳的通臂拳練好了，一樣能應付他，段文溪安定這種心意，遂在武術上下了死功夫，他原本就是一個詞講誠實的少年，這一在功夫上入了扣，家事更是不聞不問，生活料理他一概不管，可是有老家人段聲段虎父子忠心耿耿的替他照料一切，又有這位夫人申九鳳精靈強幹的操持家政，段文溪雖是不管事，個也一樣的安安穩穩度着歲月，可是他自己搬到前廳，書房裏頭，輕易不到內宅去。俗語說的好，一念之差，隱伏着無窮的後患，他這一套武功上下了功夫，房幃之間未免過分的疏遠，申九鳳是一個天性淫蕩的女流，在才過門的那幾年，絕不出一點什麼來，按現在的話說，就是環境不給他機會作惡。

，段文溪這一冷法他；立時把這事查得，心裏蘊藏着復仇之念，申九鳳話即說不出口，幸他性子發刁，段文溪又買這個賬，申九鳳竟奈何不得他，只是苦了段宅的老人家段升和那媳婦，申九鳳只向他們身上尋找，勞洩他心中的怨氣，這些人那敢惹他，對這種情形只好聽其自然，沒有事時只有養着他。

這申九鳳對於兩個孩子雖是愛，但是他生有私癖，最討厭小兒子的髒，所以一向由媳婦照管着玉郎玉娥，這甲九鳳花晨月夕，自嘆命薄，衾枕孤單，更增怨恨這時正趕上暮春天氣，他這宅子後面小園中，幾株海棠開得正盛，這座小花園其實是業已廢棄沒人收拾他，後門也終年鎖着，申九鳳在這時正傷心怒憤，終日無聊之餘，竟教段升帶這小花園給他收拾掃，把隔年的荒草全除淨了，他晨昏寂寞的時候，常常拿着一些女紅到園中散悶消遣其實這種情形，到是一種安分守己的事一個小廝人家，即不用着他作飯打茶，又用不着他縫紉練字，又有人照料着子女，飽食終日，無事用心，你能叫他作些什麼事申九鳳這麼不出家門，在自己的小園中，這幾消磨歲月，也就算是很好的事了，可是命中定該的一場風流債，終會找到你身上，教你來償。

這小花園中有一座假山，也不甚高，是堆疊得玲瓏逸別，上面也沒有什麼草亭子，只有一架青石案，兩個竹榭，這是夏夜納涼的所在，假山後就是一排海棠樹，這座假山高與樹齊，人坐在上面，那嬌嫩的花枝，正呈現在人的面前，隨手可以攀到樹梢，申九鳳愛這些海棠花榮的；在清晨或是晚夕，來到這花園中散悶，總要在假山上坐一會兒，自己生得美貌如花，坐在海棠樹前，頗有風花爭妍之意，這小花園中的後門雖是木門關了着，但是這後門外，正是河岸的地

方，申九鳳望着園外河堤上的，行行的垂柳，青青的柳條，微風搖曳着，輕舞多姿，河面上的輕帆往來穿梭，一道木橋，直達對岸桑林浦，近幾天來，不時的有到有一個少年，體格偉健，服飾華麗，騎着一匹駿馬，馳騁桑林浦和段家圩這條道路上。早晚不時經過後園門，有時是從那道木橋上過去，直奔桑林浦，有時從桑林浦來，往進城的那條道王去，在先前申九鳳還不怎麼十分注意，不過因為江南這一帶騎馬的很少，未免多看了他兩眼，趕到見過他數次之後，申九鳳就十分注意，少年生得十分英勇，即不像公子哥兒，更不像平常商賈買賣人只覺從見着這人之後自己說不出的起了一番愛慕之意，有時這人從門前經過時，目送着他鞭稍帽影，直到消沒入垂楊深處，自己才肯回過頭來。對於這種陌生的，一個園中少婦，這種不檢點的看人家，未免不尊重，自己思索着這種情形，未免惱紅耳熱，心裏騰騰跳個不住，自己還在警戒自己下次不要是這樣，失了良家婦女的身份，申九鳳事後再這般思量，可是到了第二日晚飯兒後太陽剛剛的西墜，餘暈尚在，這申九鳳又來到園中，他不自主又走上假山，坐在那里，夕陽反照，正映到假山上和海棠樹間，人和花無形中又增加幾分秀麗，園門外本不是通行人的大路，沒有多少行人往來，何況這傍晚的時候，這一帶更是清靜，河岸上柳堤間有三四個農夫抗着農具緩步，慢慢走着，走到桑林浦那道木橋，一條小魚船，正從那木橋下穿過，橋上的垂柳被這夕陽照着，柳條兒臨風搖曳，這種景色十分幽靜，形成了一幅極自然的春遊圖，申九鳳坐在假山上注視着園外河堤一帶，頗涉思想，耳中忽聽得一陣馬蹄聲心中驀然一動，知道又是那人從此經過不由面紅耳熱起來，真要是那端莊的園中少婦，

既覺不得當，就該躲避開，或是大大方方的不理他，只是申九鳳事前雖也想着失了園中婦女的身份

，她可是到了時候，竟惹馬心猿，不由得抬起頭來，望着馬蹄聲音起來，果然就在那柳堤上風馳電掣的飛過來一騎白馬，鞍鞵顯明，馬上一個少年英俊的面孔，正是每天從這裏來去的人，申九鳳注目相視，至於馬上那人正是桑林浦的簡鳳台，他來去經過段文溪的後園，牆外已經屢次看見一個淡裝少婦，生得明眸暗齒，玉面朱唇，在自己目中從來沒看見過這般俊秀的女人，以先因為離着自己住的家地方太近，不願來惹牽纏，但是在這裏經過幾次之後，已看出這少婦眉梢眼角頗含春情，似對自己有意，這簡鳳台本不是什麼規矩子弟，見這少婦有不莊重的情形，戀念遂生，這次走在這園外，又看這少婦正坐在假山上向自己凝望，他故意把跨下的牲口猛的一勒，這牲口兩前蹄往起一揚，他略一作身手，翻了下去，故意的跌在地上，可是他正向着花園子這邊，牲口依然沒撒手，緊挽着韁繩，瞪着眼睛望着申九鳳，申九鳳在這假山上，見他被跌的情形，十分好笑，不由嘆喲笑出聲來，這時簡鳳台正是發話的時候，這一帶又沒有行人雖然隔着園門，可是離着並不遠，努着肩抬頭說道，「你這位小姐，何見死不救，反倒笑起來，你心腸好狠，」申九鳳依然滿臉的笑容竟自答道，「你這人好生無禮，騎着馬不好生生的走，賊目鼠眼的四處亂看，挨跌這才是報應呢，」他們勾結的情形，不便細細的敘述，從此日起在一問一答之間，竟自作了露水姻緣的媒介，一個英勇風流的少年，一個是蘊蓄滿腹春情的少婦，一個楊花水性，一個血氣方剛一個正感到食單寒影，一個是年少多金，那還會不一觸即發，正像火山爆發一樣，兩下裏是無法遏止，這簡鳳台竟作了申九鳳入幕之賓，牢鎖後園門的那柄鐵拴，依然是緊把着門戶，不叫人出入，但是簡鳳台却用不着去理它，在那夜靜更深後，短牆上任他來去，這真應付了俗語所說的「大丈夫未免妻淫子不孝」。

那段文溪只爲一時受辱，認爲辱沒了武士家風，自己要留斷髮情，保全亡父所膺至敬金樞的威望，刻苦的用起功夫來，那又知道室中人更把他段氏門中祖宗數代的英名，丟棄個盡淨，這一臂的功夫，已經是數年多的光景，這簡鳳台和申九鳳在戀的時期，頗有形影難離之勢，只有段文溪一人是毫無覺得，其餘的人已經全知道了這件事，一來是因爲人命關天，不敢多事，二來也實怕這簡鳳台，有錢，有勢，有力，輕易誰敢捋那虎鬚。

這簡鳳台自從和申九鳳結識之後才知道他是段文溪結髮之妻。當時心中也有些後怕，只是女色可以亡國，何況一個貪淫的簡鳳台那裡拋得開，簡鳳台在當時想到自己的一切，還未必就毀在他們手下，色胆包天，他自持處處勝過段文溪，把這件殺身大禍的事看成平淡，只是紙裏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籬笆，日子一常，任憑段文溪怎樣忠厚老實，也漸漸看出申九鳳的情形不對，他即足不出戶一步，自己又整天不大理會她，可是每每的看到她，那種顏裝淡抹，衣飾入時，未免有些動疑，這種好奇心理一生，處處未免留意，更有許多破綻可疑。

在一天晚間，前面練完功夫，天色是陰沈黑暗，星月無光，段文溪每天在這種時候，就要回到書房睡覺休息，今夜他突然走向內宅，他這家中是房多人少，內宅一道三合的院落，只有他這位太太申九鳳跟着一個娘姨帶着兒子玉郎，女兒玉娥，住着上房是明三暗五，是他老住宅，房屋蓋得又講究又寬大，上房的東間是他這位太太住，西間是娘姨帶着兩個孩子住，在西間的山牆旁邊有一道角門，通着一條箭道，直通着後面小花園內，東間的山牆旁邊也有一條箭道，單有一個坐東的小門通着一道跨院，直達祖先堂的院內，這兩條箭道在白天都輕易沒有人來往，天黑了以後，歷來就沒有人往後面去

這時段文溪走進內宅的院落，剛剛的一脚邁進房門，他腳底下極，輕沒有一點聲息，忽聽得頭後面花欄的門門有開啓的聲音，段文溪心中一動，心說莫非有綠林人，來偷我嗎，可是把邁出來的脚又縮回去，他總是練功夫的人，目光銳利，見一條人影閃了進來，段文溪心中一驚，因為段家住在這裡，一向江湖人沒有招過，難道真有不閃面子的江湖朋友來照顧我頭上麼，段文溪心中這麼想，索性也不聲張，倒要看看他怎樣下手。

這時上房的東間窗光尚明，西間已是黑暗了，就見這人似乎道路很熟，直奔東窗下，那知事出意外，這人竟伸手向窗上輕彈了兩下，屋中咳嗽了一聲，正是自己的太太中九鳳的聲音，跟着堂屋的門一開，那人也到了上房的屋門口，毫不遲疑的走進屋中，段文溪從心上記起，想向門邊生心想怪不得我這幾天看她神情有異，趕情他竟作出這種敗壞家風的事來，我段文溪堂堂男子漢，不能保全家聲辱及先人，真是段氏門中的非人了，我倒看看她勾結得是何人，遂潛足攝踪直奔東窗，一貼近了窗外，由舊有的隙孔向內一望，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渾身血流一時似乎全已倒轉，心想道哦原來是這小子未免欺人太甚，段文溪原想立時發作，打將進去弄死這姦夫淫婦，只在這氣極敗壞之下，又想到手無寸鐵，原本又不是簡鳳台的對手，這不是自己送死麼，但是段文溪是個有血性的少年，你教他忍耐下去，如何能行，這種妻子被人竊掠，當時又是耳聞目睹，要叫他忍耐一時，徐圖報復，沒有這種孱弱的男子，那前什麼叫生，那又叫死，什麼叫福，那又叫禍，只是要有血性的兒，就要腳不得一切，段文溪奮怒之下，想到前面找兵去，無論如何不能容簡鳳台再離開自己家門。

這段文溪雖是武備之子，可是也自幼沒過讀書家手，並有家業雖已中落，可是他還是自幼度着家

容的生活，對於社會上一切人情、機詐，他還沒有經驗，遇上意外的事，他那裡還能鎮定的住，暴怒下，神志已亂，轉身離開窗下時，腳底下可就跟方才不一樣了，更不能收斂，脚步自然加重，萬想想不到這個冤家對頭，是個大行家，他沒走到角門，已被屋中的簡鳳台聽見聲息，段文溪是奔前面練武的場子，簡鳳台已經暗中跟了下去，他這平常的兵刃全在場子裏的兵器架子上，可是段文溪此時已安心想把簡鳳台和申九鳳親手結果了，他竟奔練武場的西北角，兩間小房中，這裏是預備大雨時候在這裏可以一樣練功夫，不致閒蕪，這屋中有他父親傳下來的一柄鉸鋼摺刀，是一口利刃，不過每到晚間他練完功夫，由段升押遣裡收拾乾淨，把燈火撤去，此時黑黑的，他直奔這屋，雖沒有燈火，好在黑暗中也能把這刀摸到，段文溪到屋中，這簡鳳台已從房上跟到，屋中一陣亂響，鉸鋼摺刀，到了他手中，但是因為他過分的慌張，竟把屋中旁的東西撞得一陣亂響；段文溪左手提着刀，已闖出屋來，直奔練武場的小門，腳下走的急，脚步更重，那簡鳳台已經暗壓到他背後伸手一據他的左腕子時，已經把文溪的左手刁着，段文溪倏然驚覺，已有人暗算自己，只是這人的手勁太大，往前一帶，左臂雖然段出，鉸鋼摺刀反到出手，段文溪怒斥聲，「匹夫敢暗算我」，跟着身軀一轉，從右面上轉用右掌葉底摘花，想掌傷背後這人的胸膛，那知自己的掌還差打中人家，反被這人一脚奔着後心而去，這一下段文溪直撞出三四步去，撞在角門上頭也撞在門上，連傷帶急，已自暈了過去，在迷離中，耳中竟聽得有人說道，「姓段的，想拼命，火太路等你三天，現在我可不能陪了」，說了這幾句話，竟自走去。

——這簡鳳台奪刀撞傷段文溪之後，如飛的繞到後面，那申九鳳也知道事已發作，竟不顧一切，用

一紫色絹汗巾把頭包起，的把自己心愛的細軟東西抓到一處，把自己屋中一把鋼刀也拿在手中，把堂屋門敞開，提刀等候着簡鳳台，萬一簡鳳台落在段文溪手中，自己也不願意再活下去，先把自己親生子女殺了，再和段文溪拚命，反正賺得了活不了也沒想活着，落在段文溪手中那算前世的冤家，今世對的頭，若是把段文溪料理了，自己已構刀自刎，一死了之，也算同情于簡鳳台，這個萬惡的淫婦，安定了這種惡念，側耳細聽前面的聲音，看院中的動靜，提到簡鳳台從前面翻下回來，申九鳳迎了出來，簡鳳台見申九鳳提着刀，略一停步，沈着面色喝道：「你作甚麼。」

申九鳳道：「你要是不成，我也一樣的招呼一下子，反正是拚吧。」簡鳳台冷笑說道：「還用着你，現在不能等待了，這就得走。」

申九鳳問道：「他怎麼樣了？」簡鳳台道：「我還要留他暫活幾時，簡大爺把事辦妥當了，看看有甚麼手段，盡管施展，我既敢動他就敢鬧他，走，這裏不能再呆下去，你是走不走。」

一申九鳳一邊聽他說着，已隨他進了屋中把關在後門一尋幾乎要滅了的油燈隨手撥亮了，向簡鳳台身上手上一看，沒有血跡，只是多了一口刀，申九鳳也是練武的女人，那會不認得，見正是本夫段文溪祖遺的鋼摺鐵刀，不由心裡也覺得心神不定，雖是簡鳳台說着沒有殺害段文溪，刀已到了他手中實在有些懸虛了，這時更看到簡鳳台臉上的神色，攙起一片殺機，只得連連答應道：「我走，我作甚麼不走，簡鳳台把那盞油燈端起，西房是那娘姨帶着兩個孩子玉郎玉娥睡覺，外面這麼折騰，娘姨那會聽不見這屋門不關，只掛着一個軟帘，那娘姨對於這位少奶奶這麼胡鬧起來，只無法勸申九鳳，終日提心吊胆，知道一場大禍是脫不過，只在遲早罷了！只是自己一個做娘姨的管不着人家事，不過自

己和這位少奶奶太熟了，只怕一旦發作起來，自己跳在黃河裏也洗不清吧，自己這婆娘心吊胆的想走也走不脫，玉郎玉娥全像他的子女一樣，申九鳳待他也特別厚，明知是禍，只是無法擺脫了，想不到今夜突然的發作起來，她早就怕怕的臨着軟帘已竟看見申九鳳的情形，嚇的那還敢再看，早縮到床舖上，身上只是戰抖，趕到簡鳳台回來，兩人在外閒說話，聲音放開，毫無避忌，娘姨此時也摸不定他們究竟是怎麼心裏，自己的命只在他們手心裏，就在這驚慌疑懼之間，簡鳳台突然一手端着油燈，一手用摺鐵刀把軟帘一挑一甩，已竟把軟帘給甩掉，那娘姨疑心簡大爺要害她，猛的一聲驚呼，擠在床角，躲在那，顫抖着聲音說，「簡：：簡：：簡大爺，我是個使用人，沒：：沒得罪大爺，你饒我這條命吧！」

娘姨這一喊，玉郎沒醒那才交過歲的玉娥却被驚醒，哭起來，這時簡鳳台一聲怒喝道，「胡說些甚麼，那個要你的命，」申九鳳也從簡鳳台的身後擁過來，跟着把玉娥抱起，把胸前的衣衫撩起，把乳頭塞入玉娥口內。

止住了哭聲，疾向簡鳳台說道，「玉郎是救她抱着跟咱去麼！」簡鳳台道「不用我也會抱着，」簡鳳台把燈台放在了桌上，把刀也放下，用一床薄被子把玉郎裹起，抱在懷內，這孩子白天玩耍乏了，睡的正濃，這麼驚動他依然沒醒，簡鳳台把刀仍然提在手內，申九鳳對於這娘姨倒動了惻隱之心，娘姨快把燈台拿出來，我有話和你說，一娘姨知道沒有害自己之心，略把心放下，端着燈台隨着來到堂屋，把油燈放在桌上，申九鳳慌忙到了自己臥房，把自己包好了的一個小包抓起來，又把抽匣中一包碎銀子約有三三十兩抓在手內，來到堂屋，向娘姨道，「我們今晚鬧出的事命裏該當，到現在

已經擄到這，不能不走這最後一着，我也明知道一起弄殺的，可是恩斷意絕之下，是逼我走向這條道路，你在我家受了好多的累，現在出了這種事，把你牽連上，我於心不安，玉郎玉嬈不用你管了，我身上掉下來的肉，我不能不疼他們，現在這裏你一時不宜停留，牽連上就是禍，姓段的看見你也不肯輕饒你，我走，你也走，這一包銀子拿去，趕緊回家，你離開姓段的門，就不用變臉了，天大的事你大奶奶說了，敢作敢當，我不是在逃，我也不藏躲，我請簡大爺到桑林浦等着姓段的算賬，你還怕什麼，不出這個門可說不定，說走那就在就得走，我疼苦你，不打要害你，你在這多停留一時，就多一分禍，」說到這那娘姨眼淚就把一包銀子接過去，濕漉漉的，那情形邊想到屋中取自己的衣物，申九鳳厲聲說道，「你捨命不捨財，你那些破亂衣服能值幾何，這點銀子還不够你作新的嗎，」那娘姨顫抖着才把銀子包起來，驚慌恐懼，但看着娘姨，含着眼淚，遲遲疑疑的邊想勸他們幾句，簡鳳台瞪眼說道，「不許你說，快走，」娘姨嚇得那還敢言語，也知道假若段大爺這時趕到，自己宥口難分訴，還是趕緊走爲是。

申九鳳頭一個衝出屋去，娘姨緊跟在她身後，簡鳳台一手抱着玉郎，一手提着祖遺鋼攔鐵刀，也走出來，直奔後園，那娘姨雖說走慢，「聽他們口邊所說，沒有害自己之心，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混身戰抖着四肢無力，腳底下滾車，即走不快，又直要跌脚，申九鳳偏是對於娘姨十分心軫她，自己一手抱着玉嬈，還提着一個小包袱，和在一處，伸手把娘姨的左臂挽着，一手擦架着，三人疾奔後園門，這種地方就顯出申九鳳是練過武的女人，胆量力氣全勝過平常婦女，來到後園門，這裏依然鎖着，申九鳳回身向簡鳳台問道，「門怎麼樣？」意思是問簡鳳台開不開，簡鳳台說了句「閃開」二字，提起手中

力，向那鐵櫃上跑去。……是四號，這口刀倒真是鈍利，我早認定要他物歸原主。……文溪時也試過刀鋒的鈍利，申九鳳更不敢言語，帶着媳婦，騎簡鳳出了園門，直奔河堤上走來。月暗星稀，河岸上黑沉沉的，堤上的垂楊柳被風擺動着，申九鳳雖說是胆子大，總覺着暗中有許多人暗伏，來到河堤以上，申九鳳向媳婦說道：「你回楓林渡，順這河堤直往南去，不要跟着我們走了，」媳婦此時忍不著哭聲說道：「大奶奶你要保重，我看但分能離開這裡，還是離段家圩遠一點，寧家宜解不宜結我，這裡謝謝大奶奶吧。」說罷，這才含着滿腹冤痛離開河岸，奔楓林渡而去，這申九鳳被他臨別這兩句話說得十分害怕，申九鳳也隨着簡鳳台直奔桑林浦，按下簡鳳台安置申九鳳，這些事免不細述，翻回來再說段文溪家中。

這段文溪自被簡鳳台一脚踢倒之後，連疼帶急，暈了半天，趕到醒來，已過了半個更次，掙扎起來，想到方才的情形，知道自己已被人暗算，咬牙切齒的從兵器架子上抄了一把短刀，仍然撲奔後面，自己是安心想和這狗男女一決生死，此時把一切的事放在腦後，趕來到內宅，一進角門，就看見情形不對，上房堂屋的門敞着，油燈閃爍，也聽不出別的聲息，段文溪明知事情已變，大概那姓簡的已然逃走，段文溪氣急敗壞的闖進屋中，兩間的門帘已然落在上，臥房這邊黑暗暗的，不止於簡鳳台和申九鳳不見，連兩個孩子的聲音也聽不到，段文溪伸手把桌上的油燈端起，用掌中刀把兩間的門帘削掉借着燈光，往屋中察看時，果然完全逃走，連兩個孩子也沒留下，段文溪咬牙切齒的，踏脚罵道：「我段文溪只要得了手，不認養了你們這對狗男女，我就不是段金樑之子，」一邊罵着，把屋略微檢點了一番，見申九鳳所有的東西完全未動只有榻旁的一隻描金箱子已然打開，段文溪此時想道自

已並沒有什麼積蓄，只有房地的文書在地手中，是否已被她拿走，慌忙的向這描金箱中察看了一下，見文書契據依然放在箱子內，這種情形段文溪饒不生僥倖之心，反倒更生心恨之意，信手把箱蓋關上，把油燈放在地上，提着刀飛奔後園內，因為知道簡鳳台是從那裏來，他一定從那裏走，追到後園內，繞過假山，已然看見後園門洞開着，知道他們是從這裏逃走無疑，段文溪此時被園中的曉風一吹，比較方才清醒了許多，自己找了一塊山石坐在那裏思索未來的事，自己是否現在就去找他們，立刻追趕下去，還是在等一等，打聽準了他們的下落，也好作個準備，自己思前想後，十二分的痛心，明知道找了去，自己不是他們的敵手，可是堂堂男子漢，在段家圩有何面再見鄉鄰父老，想到這又幾乎暈絕過去，在後園中呆很大的時間，自己拿定了主意。

暫先回到屋內就倒在床舖上，他閉着眼睛，看着房樑，只思索怎樣去找他們，輾轉終宵，不能成寐，段文溪思前想後，認為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奪妻奪子之仇不報，何以爲人，身上的傷痛雖然不重，究竟被他踢了這一腳，經過這幾個時辰，依然覺得一陣陣作疼，自己怒沖沖起來，好在練武的人家，對於治傷的藥全是現成的，把金瘡散服了一些，這時天剛亮，段升段虎父子全在前面睡，每天早晨是段虎來收拾，段文溪所住的書房，他爹爹段升只掃前後院，段虎已然拿着什物進來，才到院中想先打掃院子，可是聽得屋中已有大爺的聲息，段虎心說：大爺起得過早了！試着一拉門，門並沒關着，往裏走着說了聲：「大爺起得這麼早，」可是段虎一通書房，就看出情形不對，這屋中一切是他收拾慣了的，已看出主人是終夜未眠，主人的神色也不對，兩隻鐵青，雙眉緊鎖，坐在靠窗前，桌上放着

文溪拾起頭來看了看段虎，長吁了一口氣，向段虎說道：「你來了很好，你父親段升呢，我有話和他說。」段虎說道：「他也剛起來，往後院收拾院子去了。」段文溪道：「你快去叫他來，院子不用收拾了。」

後院有什麼事，不用大驚小怪。

，你去招呼了他，你趕緊到廚房燒些水來，現在旁的事

全不用幹了，我這姓段的人家已經算頂了。

「什麼事教你們去作，」段虎

三話，不明白是

什麼意思，遍疑着問道：「大爺你怎麼啦？」段

虎的話截着，喝問道：「不

，我叫你作什麼

快去作什麼去，快去，」段虎看主人的神色那還敢再多問，提心吊胆半低着。

兩頭目光仍偷瞷着

主人，倒退到門口，萬般無奈的出了書房，三步併作兩步的，向後院跑去。

所見的情形，段升

那裏何嘗不是一秒，後院上房的屋門敞着，堂屋中一盞油燈未滅，上房內

細聲音，段升低聲招

呼了兩聲，那有人答應他，正在驚慌失色的，又不敢直往屋中去，方要轉身到前面招呼人，段虎已然

趕進來，招呼道：「爹爹，你快去看看，咱們大爺是遇了什麼事，我問他，他也不說，情形太不對了

，只叫我招呼你快去，並且告訴我後院有什麼事，不要驚慌，他全知道了，」段升一聽段虎的話，

立刻一踏脚，咳了一聲道：「我早知有今日，大概這屋中已出了事，段虎也看見內宅上房情形不對，

他們父子對於申九鳳勾結簡鳳台的事，已知大概，不過還沒親眼目睹，這段家人口不多，家規極嚴到

了夜間內宅院內到是不准家人出人，可是這種事那能瞞得長久，不過段升父子，奴途主姓，這父子受

段家恩養起來的，全是十分忠誠可靠，段升尤其是心實性直，自從申九鳳有了可疑的情形，自己暗中

耽心，知道早晚定有一場大禍，自己一個當僕人的，無權過問女主人的事，只暗中盼着事情別發作起

來，自己那還敢過分的深究，不料禍起不測，終於發作了，此時一聽段虎的話，遂向段虎說道：「完

了，這家人算頂到這了。段虎忙問道：「大奶奶怎麼樣？」段升搖搖頭道：「不用看，大爺已不在屋中，不是死就是走。」段虎驚問道：「還有少爺小姐呢？」段升更不答他的話，毫不遲疑的走進屋中，趕到一察看屋中的情形，好似一盆冷水澆頭，不止於大奶奶不見，連玉郎玉娥和娘姨，全渺無踪跡，屋中的情形段升更不敢思想，只怕夜間已有一場兇殺的慘劇發生，趕緊退出屋來，往前跑，段虎陪在身後在後面招呼道：「你去問問吧，大爺叫我到廚房取水，有什麼事趕緊招呼我。」段升也不聽他的話，竟奔書房，才到書房的小院，見主人側背着手，在書房的窗前倚着窗來回踱着，那神色十分難看，段升比這位少主人年歲大得多，可以說有着他長起來的，看到少主人這種情形，那會不痛心，眼淚奪口而出，祇怕悲顫着招呼了聲，大爺倒是怎麼回事，念在我是段家的舊人，我可不能不問了，我們大奶奶呢，玉郎玉娥全在那裏，大爺事情可不能太過分，是禍是福，只是伸手縮手之間，大爺必是明白人，我們在段家可是住了兩三代了，我們的臉面要緊，家聲要緊，大爺他們這幾日子到是現在那裏呢？段文溪聽了他這番話，脚步停住，抬起頭來，這時天光剛亮，太陽還沒上來，段文溪的顏色原本就難看的，段升這番話本是十分關心，十分親切，可是段文溪聽到耳中，反羞又憤，又急又恨，這一抬頭，被這清涼涼的朝色映在臉上，形如死灰，段升幾乎不敢看了。

段文溪這時一聲慘叫，向段升道：「……」他在書房，雖是家奴，我的年歲小，何曾受我父親一生，臨到我本身，我絕不敢拿家人看待你，我父子是否作過傷天害理的事你也盡知，我現在遭了這種惡報，我有些不明白，段升你還叫我拿家聲，顧全臉面，你叫我怎麼辦？這些保不，我段文溪是二十九歲的少年，初娶妻子之位，我這受忍辱嗎？段升我是人，不是埤泥土，我總不得什麼叫家聲

什麼叫顯面子，現在你要問我實情，我能否告訴你，我要問你話，你可不准支吾，那簡鳳台住在桑林浦什麼地方，一段升只想到內宅的人已經不在，聲音發顫的問道：「大爺，你到是說明白了，大奶奶死活由她，玉郎玉娥怎麼也不見呢？」段文溪悽聲說道：「這狗彘不如的女人他要是死在我手中，還可以稍保全我的臉面，現在已完全被那姓簡的搶了去。」段升，我能看着妻子被霸佔，不去找他麼，一段升聽了段文溪的話，自己真不敢往下答了，果然竟有今日這場事，只是簡鳳台武功出眾，有鐵沙掌的功夫，想報此仇，不過多送幾條性命罷了，只是段文溪一旁逼迫着，話不能不答，吞吞吐吐的說道：「大爺要三思，免勞後悔，事已竟到這種地步，你看在段氏祖先的面上，爲你自己推算一下，大爺你把命搭上，仇準能報不能報，你再有個好歹，段氏門中從此斬斷宗祠，斷了祖宗的香烟，大爺保得你一身，在再娶一個女人，生兒養女，段家有後，何必因爲這個女人，把自己的性命搭上，把段家也絕了後代。」

段文溪厲聲喝叱道：「段升，你住口，你把我看作何如人，我看在祖宗面上，我不能惜我這條命，把祖宗的臉面全丟盡了，我志已決，寧可絕了段氏的香烟，我段文溪也不能覬顏活在世上，」這才是堂堂七尺男兒漢，難忍奪妻劫子羞。

段升見主人這番話，說得折釘段鐵，知道事情是無法挽回，只得慘然說道：「奴才也不是不要臉面，只是我想到，我們段家兩代單傳，到大爺你本身，上無兄，下無弟，只有你一人支掌門戶，如今遇到這種事情，我雖是作奴才，可是從小在段家長起來的叫我這麼看着家敗人亡，我不能不這麼勸說到這落下淚來，本來段升父亲和段文溪如父子家人，現在他所說的這番話，全是至情至理的段文溪那

會不動心，心中一慘，眼淚也落下來，可是趕緊用手把眼淚抹去，雙肩一皺，向段升說道，「事已至此，說些傷心話有什麼用，家門不幸，命裏該當，段升，姓簡的住在桑林浦什麼地方你痛痛快快對我說，我心亂如麻，傍的話不必對我講了。」

段升被主人這麼逼迫着，知道事情是無法挽回，只好說道，「入桑林浦的村子不遠，臨街的一所大宅子，那一帶也就屬他的房子高大，」說到這，段虎，已然送進水來，泡好了一壺茶，端着一個面盆，進得屋中抬頭看了他爹爹段升，又看了看他主人，把茶壺放在桌上，說了聲，「大爺，你吃茶淨面，段文溪長吁了一口氣道，「放在那，不用管了，好好的看守門戶，我這次出去，或者就許不回來，把我家中這點浮財。與山林和這所宅子還有幾十畝地，等本家找來，房地契全給他們，只要他有良心的好好的照顧着我段家的墳墓，今日的話不便和他們說，我們雖是同宗，但是素日的情形和別人一樣，沒有感情可說。聽明白了沒有，」段虎睜着眼睛聽主人這番話，他本不知道，主人要找簡鳳台去。段升低聲向段虎說了一句，「大爺要找姓簡的去拚命，」段虎一聽連耳根子全紅了，大聲說道，「大爺，你找姓簡的，自己去不行，得叫我跟着。」

段文溪厲聲喝叱道，「你去做什麼，你會幹什麼？」段虎率然答道，「我沒有不顧，我有力氣，我不會武術，我會拚命。」大爺多一個總比少一個總好，大爺你全不想活了，我們爺們還活個什麼勁，留着我父親照管着這份家業，我們爺兩個和姓簡的拚一下子，大爺什麼時候去，我小子到了什麼地方絕不會給你丟人。」段虎聽他這番話，其餘兩個頭有異人，且聽之，可也這真真心實意，也也。

不枉我段家恩待你父子，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只不過你是不能去，你且看我教得那麼厲害，我不能聽那冒名頂替的，拿着性命做兒婿，拚命只拚一命，送命只能送一條，我既替他，我得找出結果來，不能讓他反作了屈死冤魂，有什麼用，我這家被人亡的仇也就算完了，我豈肯作那種傻事，我要見面而作，等個千丁手，手裏煮黃牛，新法法下我花簡的料理了，不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料理身我後的事還早着呢，你們爺倆個心眼不要那麼實，回頭我出去要仔細訪查訪查，咱們晚上商量一萬全之計再下手，」段文溪說了這番假話，段升段虎終屬知識簡單，竟信以為實，那段虎道：「大爺，我現在就依你的話，不過那時去，你可得告訴我，不然的話，我可不管惹禍不惹禍，我自己去找，」段文溪點點頭道：「好罷，現在一切事全依你，你們爺倆個到前面去該作什麼去作什麼，我還得歇一會，」段升段虎看着大爺這半驚的顏色和緩了許多，遂一同退出了書房，到前面去，段文溪容他們父子走後，自己一想事情遲延下去，于自己十分不利，簡鳳台即敢作這種萬惡的事，就許還有萬惡的手段，說不定我不去找他，今晚就許來找我，大丈夫作事，當機立斷，我不去等什麼，喝了一碗茶，在兩盃了一把手巾，胡亂把臉擦了下，到了院中，看了看兵器架子上沒有什麼合式的兵刃，並且在青天白日下，提着兵刃滿院跑太叫人起疑心，遂把一對手叉子，藏在身上，這種短小的兵刃攜帶在身上還不顯什麼痕跡，收拾好知道不能再出去，段升父子定有麻煩，遂繞奔後面，從內宅傍邊箭道，奔後面小花園子，經過內宅時段文溪不許再往上看，這種制心的事，看在那裏好像一把針，扎在身上，一級一緊走了幾步進了後園，後園的門只虛掩着，悄悄到後園門出來，直奔河堤。

這時天色尚早，這一帶沒有多少行人，只有幾名種地的在堤邊抹角慢慢的走着，段文溪直奔那桑

林浦的那段木橋，走在本橋上正有兩個農夫從對面過來，這兩人一邊走着，一邊說笑，左邊這個年歲較大的說道，「這你生什麼氣，桑林浦這地方還屈得上誰，簡大爺有錢，有勢想怎麼着就怎麼着，誰管得了，我們在人家家息底下討飯吃，人家說怎樣折騰就怎麼折騰咱們有三個字管不着，阿三，你說是不是。」說了這句話，這人正向段文溪看，段文溪原本就懷着鬼胎，認為這農夫是有意奚落自己，羞得那敢抬頭，緊走了兩步，和這兩個農夫錯開，其實這兩個農夫，說的是另一件事，和段文溪毫不相干，段文溪走過木橋，遠遠的已看見桑林浦的村莊，被這時一陣陣的晚着風，頭腦一陣清醒，自己想到要看簡鳳台該怎樣，他不想簡鳳台又該怎樣，自己跟着自己一陣盤算，無論如何，總得先把簡鳳台這匹夫料理了，然後闖進去再殺那萬惡的淫婦申九鳳，不過能見着簡鳳台不能，還不能決定，只好到時候看了，漸走漸近已進了桑林浦的村莊。

這裡住戶十分整齊，街道也十分乾淨，往裡看沒有什麼行人來往，按着段升所說，這簡家是一所很大的住宅，遠遠已看見街末一所高大的房子，心想大約就是這裡了，來到近前，見大門已開，正有一個僕人毛着腰打掃街門，段文溪把氣壓下去，和顏悅色的向這簡家的下人說道，「勞駕，替我給回一聲，我我你家大爺有事。」這家人抬起頭來，看看段文溪道，「你這麼早我我們大爺。他還許沒起來呢，你姓甚？」段文溪道，「我們是朋友，定規好了今天天一亮見，你帶我。」這下人遂發了聲，你稍等一等，我去給你看看。這僕人只草把台階等打掃完了，走進門去，門房就在便道內，僕人走進門房，跟着有兩個僕人全探身望外看，段文溪也不理他們，跟着有一個僕人慌忙的往後面走去，功夫不大這人從裡面出來，到了門首，向段文溪點頭道，「你是我們家來的，他今天起

得特早，專爲等你來，裡面坐吧，段文溪此時怒火中燒，說了個「好」字，昂然走上台階，隨着這下人往裡走，才進了過道，聽得身後兵兵的把大門關上，段文溪回頭看了看，冷笑一聲也不說什麼，仍然隨着往裡走。

這所房子迎面是影壁牆，兩邊是兩座屏門往北去兩道平門開着，這僕人頭也不回領着往裡走，進了這座屏門，見是一所寬大的院落，兩邊是五間單座的客屋，東面是穿堂門，另外還有一道院落，北面是一段箭道，房子蓋得十分講究，這僕人領着段文溪直奔這五間倒座，把簾子打起向段文溪說了聲，「你這邊座吧，我們老爺這就來，段文溪這時死生已置于度外，絕不想遲疑，竟走進倒座，那僕人吧的把簾子放下，竟自走去，段文溪進得屋中見裡面陳設得十分講究，一堂的硬木傢俱，佈置得十分講究，足夠個鄉紳潤院的局式，段文溪昂然坐在迎面太師椅上，自己發的痛心，暗想你姓簡有這種家勢，有的是銀錢，嬌妻美妾，仗着銀錢的力量，有什麼辦不到，你偏偏的要謀奪良家的婦女，跟我姓段的真是一世冤家，段文溪靜坐等候，心裡是火焚一樣，看到前面的情形，更不知簡鳳台已經知道自已我他，定有毒謀惡計對付自己，段文溪那還坐得住，遂站立起來，來回在屋中踱着，耳中忽聽得院中一陣脚步声，忽然簾子一起，有人招呼了聲，「我們老爺來了，」段文溪一抬頭，見當門而立的正是奪妻劫子的仇人簡鳳台，穿着一身綢子短衣服，倒背着兩隻手，怒目而視的看着自己，段文溪是一腔怨氣正待發洩，怒目欲裂的看着簡鳳台不語，還是簡鳳台先發話道，「姓段的你來了麼很好，我正要找你，大丈夫作事，來明去白，咱們說個明白不好麼，」段文溪苦笑一聲道，「好，姓簡的，你是好朋友作好朋友的事，講個明白，正是，我的來意，」簡鳳台隨着走進客廳的門，段文溪厲聲說

道，「姓簡的，你若是平常的富家公子，或者是買賣商人，作這種喪心病狂的事，我倒許能吃個啞吧齏，無奈我是一個武林世家，你是名師之徒，這得另說另講，姓簡的，你在桑林浦也不是住了一年半載，我段文溪在段家圩也住了好幾輩，你受過名師的栽培，常言說得好，免兒不吃窩邊草，咱們倆下里一水之隔，論鄉里之情你我偏宜不能我到段家圩，雖然我姓段的家門無德，這女人是天生下的下流下賤，你姓簡的當初因為田地，既和我已有那場過節，彼此放不過去，不怕隔個三年五載，誰全可以我誰，如今你作出這種事來，霸佔了我的女人，擄劫了我的兒女，我姓段的跟你能完不能完，姓簡的今天只有你死我活，咱們的事得把帳算清了，你叫我姓段的家敗人亡，我能叫你姓簡的好好活下去嗎，你有什么說的趁早講，咱們這筆賬是早算早完。」

簡鳳台絲毫神色不變，臉上仍然掛着一派險險的笑容，答道，「你說完了，賬咱們是得算，話我也得說，不錯，你說的話也很有道理，我我便宜不該在鄉里這兒我，大丈夫貧花好色不足為奇，有買的有賣的，我簡鳳台也是一條漢子，何必在鄉里鄉親們眼前，栽這個跟頭，可是我既然很明白這個道理，我可作出這種胡塗事來，這不怪你段文溪常面質問，至於當初我們兩家的過節，實不相瞞，你簡大爺早把他忘掉，始終沒把那點小事放在心上，這次的事不怕你姓段的生氣的話，你就認了命吧，我現在有八個字告訴你，空這樣不要臉的事，可以說是，「非我初心，姻緣前定」事已至此，無可如何，我既遇上這種事，我簡鳳台也只有認命，旁人把我簡鳳台的身家性命弄得很重，我自己認為不直什麼，這種事已到這種地步，我已無所怕，我也認頭一錯到底，我的家業，我的性命，早拿好了主意，全不要了，你不來找我，我也去找你了，叫簡鳳台藏藏躲躲，簡大爺沒安心作苟苟且且的事，我豈

能有苟且且行爲。大文書說，政當一可是咱這本交待明白了。如說說你身上問來，不還是娶了簡的命，可是我早以爲你想到，就讓你娶了姓簡的命，你也活不了，這裡你將來不能走，何況你還未必娶了姓簡的命，我替你想，替我簡鳳台自己打算，你拚命也沒用，現在我竟把那女人再給你，你也不能再要他，咱們兩家的事，落到現在的結果，八兩半斤，你吃虧上當，我姓簡的也沒有便宜，依我相勸，報仇這兩個字，現在你選用不得，只怕教你如不了願，就憑你一人，還不是我姓簡的對手，你姓段的情形，我很知道，除了一點房子地是任什麼沒有，現在叫你離開段家圩，只恐你無法走，我簡鳳台是略有家財，我把所有的浮財，一分兩半，你帶着我的一半家財，遠遠的一走，你可不要誤會，我簡鳳台不是拿錢買你的女人，是把你打發走了，我落個頭清眼亮，我姓簡的絕不在這住下去，我也遠走高飛，離開鄉土，有什麼事咱們將來再會，這是一全兩得的事，姓段的聽不聽在你，有別的辦法，你只管說，我准接着。」

段文溪怒目欲裂，惡狠狠唾了簡鳳台一口，厲聲說道，「你是滿口胡言，沒有那麼些說的，你接着吧，」在說話間一甩長衫，把一對匕首刀掣在手中，往前一縱身，向簡鳳台札來，段文溪是安心拚命，勢疾力足，那簡鳳台是早已有提防，在段文溪一撒手父子時，一斜身猛往外一縱，把門上的簾子撞掉，人已縱出去，簾子也被甩到院中，段文溪這一撲空了，跟着也闖出客廳，見簡鳳台正落在院中，一轉身的功夫，段文溪二次撲到，右腳一著地，往外一擺身，右手的匕首已經札出去，奔簡鳳台的左肋，簡鳳台正是一轉身的情形，趁式往外一甩左臂，猛然往外一擺，往段文溪的腕子切去，段文溪右手猛然往回一撤，左手的匕首翻過來，照簡鳳台的小腹便鬚，簡鳳台右掌切空，見段文溪的匕首刀

又到，雙腳往後一滑，右掌順式往後一帶，一個旋身甩掌，反欺向段文溪的右側，右掌代着風聲橫着打出去，他的雙掌上是有特殊的功夫，和平常練武的不同，慢說被他的整個手掌打上，就能骨斷筋折，這一掌只是四個指尖，掃在段文溪的肩臂上，段文溪的匕首已然甩掉，這條胳膊立時受傷，但是段文溪已安着必死之心來的，肩臂一傷，知道自己是不行了，把所有的羞怒，和全身的力氣，全貫到右臂上，也是把腳往後一轉，往右一擰，用右手的匕首，一個翻轉作勢，用足了力，從下往上，斜奔簡鳳台的左肋前胸，往上掠去，簡鳳台往後一仰頭，努力的往後一撤身，但是已少慢了一些，段文溪的匕首，已穿着他藍綢子短衫，從他左肩頭扎過去已被划傷，簡鳳台「吶」的一聲，右腳翻起來時一踢，「一個登脚」，踢在段文溪右腿上，這一脚簡鳳台在受傷之下，力量用足，竟把段文溪甩出三四步去，撲的一聲，人摔在那裏匕首已出手，可是簡鳳台厲聲喝叱道，「給我打，早有他的家人全在一旁等候着，前者已經說過，段文溪進門時，他們已把大門關閉，安心不叫段文溪出簡家的大門，這時他手下一班家人，拳脚棍棒，齊往段文溪身上招呼，那簡鳳台一邊按着自己的傷痕，厲聲喝叱，「姓段的，你放明白了，你只要肯離開段家圩，簡大爺立時放你逃走，你自管找好朋友去，簡大爺等着你二次報仇，你只要不肯走，我活活的把你打死，就是你死不了，我也把你廢了，我教你看看簡大爺守着嬌妻美妾們作樂，叫你生不如死，簡大爺有的是錢，我能買你的命，」簡鳳台一邊賣着狂他的家人劈拍的打着，段文溪既落在人家手內，只有求死之心，決無求生之念，任憑簡鳳台怎樣凌辱，自己只有瞑目待死，那肯再開口，這一來段文溪遍體受了傷，奄奄一息，眼看着就要喪命在簡鳳台的手下，就在這時，忽聽後面一片喧嘩的聲音，跟着有人大喊，「有火，」一股子濃烟從房後沖起，

跟着通後院的屏門內，闖出一人，不說話，只是呵呵的大叫，便向簡鳳台報告，扯着簡鳳台的胳膊往後指，簡鳳台見是唾僕簡義再往後面看時，果然一片大火，簡鳳台也慌了手脚，深恐怕是段文溪帶來的人，繞進後面動手，這一來立刻顧不得段文溪死活，喊了聲，「快跟我走，」立刻帶着這班家人飛奔後面，簡鳳台轉進後院的屏門，才知起火處隔着一個院子，可是已經看出是西跨院了，微放了點心，不至於連上內宅，可是火起得非常猛，飛的趕奔西跨院，這才看出火起處是兩間小廚房，連上存儲傢俱的屋子，那裏已有後面的家人正救着，簡鳳台指揮着所帶來的家人去救火，自己趕內宅。

他把中九鳳弄到家來，他原本有原配的佟氏，住在後院的上房，把中九鳳安置在東跨院，這時因為西院起火，他的太太佟氏和一般女眷們，全驚慌失色的在院中張望，簡鳳台走在內宅院內，他的太太佟氏，對於他弄來中九鳳母子，已知是禍水進門，但是人很賢慧，更兼簡鳳台性情暴戾，什麼事不準家人過問，這位佟氏太太，任憑怎樣賢，他對於丈夫又弄來這種不三不四的女人，並且非常奇怪的，還帶來兩個孩子，自己過門數年，又沒生育，這種事是正對機會，佟氏那會不關心，不過是敢怒不敢言這時西跨院忽然起火更聽娘姨們傳說，前而有人來找他拼命，也是十分着急，認為這女人才進門，就有這些兇險不祥之事，好好一份家業，非要弄個家敗人亡不可，正是無計可施，見簡鳳台慌忙趕進來，自己忙迎著道，「啊，你肩頭怎麼這些血，你受傷了，現在你怎麼樣，這把火是怎麼著的，倒是甚麼人找你，你討小納妾我不管，亦可別弄出事來，不能連命搭上啊，」簡鳳台此時那有功夫和她糾纏，厲聲喝叱，「屋裡去，燒不死，我的事用不着你問，」簡鳳台一邊說着一邊走着，已轉進東跨院。

申九鳳也站在東跨院的北屋門口，提心吊膽的等着信息，見簡鳳台從外面跑進來，神色慌張，一眼瞥見簡鳳台的肩頭，血跡一片，呦，的一聲轉了過來，拉着簡鳳台哭聲說道，「這我可害苦了你了，你這傷怎麼樣，要緊不要緊，是不是他真找上門來，火是他放的麼，申九鳳道這事死活我一人承當，你這麼真心待我母子，我不能再連累你，你快說。」

簡鳳台來到申九鳳的面前，伸手把他的肩頭按着，用低着的聲音說道，「你不用擔心，我的傷不礙事，火着不起來，是誰放的我還沒有察出，他已經來了，可是他只一人，不過他是自來送死，我和他到現在這種情形，勢不能兩立，有他沒我，有我沒他，我簡鳳台只好不叫他回去了。」

申九鳳一聽大驚失色，顫聲的道，「大爺，你不能下毒手，你總要想到，你簡家在桑林浦不是小戶人家，人命關天，你把他殺在這，豈不是無邊大禍，還是好好打發走再想辦法，」簡鳳台聽了冷笑一聲道，「你的話說晚了，他現在就是帶着氣，也走不出我簡家大門了。我爲你破出身家性命，禍福我自當，用不着你管，我是不放心妳，現在我看見妳安然無恙，我放心了進屋去，我到前面看看，打發人把他抬走，官私兩面我接得住他，」說完了向申九鳳一揮手，轉身仍奔前面。

這時西跨院的火已漸熄，不過這幾間屋子完全燒壞，家人們還在慌張着去救，這種烟火的氣味佈滿院中，令人欲嘔，簡鳳台向一個家人問，「前面那姓段的怎樣了，」家人們被這一問，「遲疑着答道，「我們全忙着救火，也沒去看他呢，」簡鳳台只好翻身往外走這跨院中烟氣騰騰的幾乎全看不見一切，簡鳳台往外一走，從屋角猛轉過一人提着一水桶，險些和自己撞個滿懷，簡鳳台閃得快，就這樣還潑了自己一身水，簡鳳台這才看清正是嘩叭簡義，簡鳳台怒喝道，「你忙些什麼，看弄我這一身

水，一頭從簡義提着水桶往後倒退了兩步，把水桶放在地上，口中亂叫道：「用手又比劃着，他的情形似說，忙着去救火哩，簡鳳台罵了聲，一可恨的東西，你專會在忙著的時候和我搗亂，」簡鳳台不再理他，仍然趕奔前庭，趕來到了院中，再看段文溪已經蹤跡不見，更看前面沒有一人，看了看地上只殘留着許多血跡，這種情形十分可疑，自己趕奔前邊，見大門依然關閉着，似乎沒有人出入，心說這可是怪道，段文溪受傷，被打已經不能動轉，現在居然被他逃走，自己頗有些驚心，他自己決不會走，並且他也不易活，按這種情形，他定有同來的人；決不是什麼能手，他不敢出頭和我簡鳳台對面；這是趁着一把火，把我的人調虎離山，誘進後面，這才把他救走，只是大門又沒開，他們弄着一個半死的人，還能高來高去，從房上走脫了，可疑的情形太多，真把我簡鳳台氣死，自己在悔恨中，也是無可如何，怒匆匆走回後面，招呼着家人們，照管門口，提防一切，和申九鳳商量這條事，可是段文溪又是怎樣走脫的呢，這也是人不該死，總有救，他遇到這之間眼看着送命在簡鳳台的手中，一點指望沒有的了，那知道竟遇到意外的救星，死含冤莫白的性命延續下來，促成一片悽慘悲痛的事蹟。

第二章 焚宅埋本主 含恨走天涯

鐵沙掌簡鳳台家中，也是祖居在桑林溝，家業富厚，在那封建時、

是他家老叔簡德之子，在那時即所謂家生子，簡德已不

兩三歲，雖是殘廢人，簡鳳台却只好

人們還靈手心巧，十嘍九智，

啞叭也以手式來表示他的意思，雖是全相處年方

事能懂他的意思，有時啞僕簡義因爲一件事和別的僕人纏不明白，

筋全跳起來，被主人簡鳳台聽到了，就囑咐別的僕人以後不要再和他糾

甚麼，不論誰也不得支使他，簡鳳台更告訴僕人們，他爹爹簡德在家中効力

，他留下這麼個廢兒子，只有教他吃碗閑飯，好在家中也不多這麼一個人吃飯

這麼吩咐誰敢不聽，只是啞叭的事真難說，天性心直，你不教他作甚麼也不成，他

吃閑飯，自己找活計作，別的人偷閒脫懶，他還是不曉，鬧得人們沒有不恨他的，只

這主人簡鳳台頂立門戶之後，漸漸的纔是奢華，一變老主人在世的情形，這啞叭

意，只是他管不了他，少主母，又倒是一個賢德孱弱的女流，頗知婦道，只是簡鳳台以這

份家業，更練了一身武功，再沒有好人規勸監督他，只有日趨墮落，是必然之理，啞叭實不恨極了

時，就走到主母屋中，和他以手式代言語的請主冊勸主人，好好的創事業，主母也明白他的好意，

只有好言安慰，究其實主母那敢勸簡鳳台，這啞叭只自生悶氣，趕到簡鳳台和段文溪的太太甲九鳳勾

搭成姦，這種紙裡包不住火的事，日子一長，鬧得桑林浦的四隣全都知道了，家中的人更是認爲簡鳳

台作件事實在不當，將來非弄出一場事來不可，僕人們私下沒事時，就是談論這件事，啞叭簡義也知

道了，氣得他發昏，找了主母去，竟自撞了個釘子出來，也知主母那又管得了簡鳳台的事，這一來啞

叭對於這事更帶了心，他自己明白，問誰誰也不會好好告訴他，自己暗中跟隨了簡鳳台幾次，這一來

天性對乎主人的事關心太切，認爲主人放蕩不羈，那不過耗家財，毀自己，這種事早晚非弄出人命不可，自己恨不得想法子把事情化解了，只是他人微力薄，更是個殘廢人，那有甚麼高妙的主意，有時弄得自己茶飯少用，終日精神失常，那知事情是愈逼愈緊，竟把申九鳳弄到家來，嗚叭簡義知道事已發作，眼前就有事非，果然前半夜過去，段文溪找上門來，竟自落在簡鳳台手中，眼看着這姓段的就要死在院中，自己既不敢出頭攔阻，更不能消彌大禍，情急之下，只有先把這姓段的命保住了，還有綏和的餘地。

簡義乘着前面正在紛亂之際，廚房的廚師也上街去買菜，看了看只有從這裏放火合式，好是在先連不上內宅，遂把這裏放了一把火，火光一起，自己故作張惶的亂喊亂叫着把簡鳳台和一班家人們慌得去救火，這一來，前面沒有人了，嗚叭簡義一看段文溪已竟不能行動，自己此時是不計利害的，便把段文溪攆起，知道只要稍慢一步，不僅走不脫，連自己也別想活了，遂拚命的就奔了後門院內，穿着南邊的屏門子繞奔南跨院，仗着宅中男女家人們因爲火起，全慌着起火處去了，這一帶任他搗了人走，並沒撞見一個人，走到後門旁，這裏有兩間小房，是這嗚叭簡義和他娘邱氏住着，邱氏也上了年紀，不再管伺候內宅，只叫他照管着後門。

這裏是宅中往外傾倒髒水，和運送糶米柴草的出入道路，簡鳳台對於這些瑣碎事不准從宅子正門出入的，這時嗚叭簡義把這一身傷痕奄奄一息的人揹着，邱氏嚇出了聲，嗚叭只苦於自己有嘴不能說話，不能快快的把這人的情形說與母舅，急得落着淚，以手示意，不教他母親言語聲張，他把段文溪安放在裏間，放在自己睡覺的舖上，這才以手式把大致的情形示意他娘，並且表示是萬分無奈，只好暫把他放在自己的屋中，因爲這時把這人弄出去走不開了，街上有人，只要被人看見連自己也活不了

並且指天，指地，指心，對他娘表明自己絕不是背叛主人，自己想救主人才這麼作，至於這姓段的橫着也死不了，能否在這屋中隱藏一天不能，那只有聽天由命，姓段的命不該絕，主人能否脫過這場大禍，這就看老天爺的嘉惠了，這簡義的老母邱氏也是個忠厚老實人，更有年歲，見啞吧兒子忠心護主的行爲，雖則辦的事有點胡鬧，不過其心可憫，自己也不好不說甚麼，任憑他去吧。

啞叭簡義更把主人給自己的一瓶子治傷藥找出來，更指示他娘，要多給段文溪點糖水喝，再把藥按自己吃時包出來的給他服下，可以保得他的命在，可是他的母親終是有年歲的人心細，一看這段文溪的傷很重的，遂指着段文溪流出的血，示意他要察看揹他來時沿道有否遺下血跡的地方，啞叭似被他娘提醒，趕緊的跑了出去，簡鳳台認定是被人救走，這裏火已熄滅了，四隣們雖有看望見的，只是簡家的大門不開，誰也不敢來多事，簡鳳台招呼着家人照管門戶，怒沖沖的轉回內宅去了申九鳳商量以後的事，這家中算是鬧了個馬仰人翻，天翻地覆。

簡鳳台回到後面收拾自己肩上的傷痕，更換了衣服，申九鳳是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他，看出簡鳳台此時臉上的情形，十分怒憤着急，自己試着問起，簡鳳台悵聲說道，「這倒好，正合你的心意，妳尚有香火之情，我若下毒手，把他毀在這，也教妳心裏難過」。

申九鳳一聽他的話風過於苛刻自己心裏一難過，慘然說道，「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屈人家心，我要有甚麼留戀的，還來不到這，我把生命完全交付你，你還這麼不信服我，於我也太難過了，我不教你下毒手正爲的是你，你有家有業，能跟他比麼，姓段的此時倒能豁的出去，因爲他現在一切全完了，只勝兩肩抗一疇，你爲我，爲這份家業，不能把命給他，我願意你想兩全之策，我任不顧一切的跟

你出來，你也教我跟你多過幾年啊，」申九鳳這時一低頭，珠淚雙垂，竟向簡鳳台身上一換，一雙玉手往簡鳳台肩上一搭，簡鳳台「吶」的一閃左肩，申九鳳這才知道自己竟忘了他肩上的新傷，但是右手依然緊抓着他的左臂，低垂粉頸的俯在了簡鳳台的右肩上咽咽的泣起來，這無限柔情，滿腔幽怨任憑簡鳳台是丈二金身，也給你熔化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簡鳳台把一腔怒火全消逝的乾乾淨淨，手握着申九鳳的肩頭說道，「你不要難過了，我心裏過分的亂，你說的太無情無理，屈了你的心，別看我嘴裏這麼無情，我是個最有情的人，現在我把我有家產，名譽，性命，完全送給你了，我別的話可以不用說了，妳還難過嗎。」

申九鳳忽的抬起頭來，兩隻秀目，真個的含著一汪秋水，淚灑沒流完，更挾著一縷情光注視着簡鳳台，微笑了笑，柔聲說道，「我不難過了，我願意你有這個心，我可不願你那樣去作，只要你明白了我這苦命人的心，我雖死也就瞑目了，」可是底下還有話遲遲頓頓不敢說，簡鳳台唉的嘆息了一聲道，「你坐下，有甚麼話只管說我不是已答應妳不再教你難過了嗎，」申九鳳緊挨簡鳳台坐在身旁，簡鳳台拉着申九鳳的手道「妳不用問，我索性告訴你吧」大約這回來找我的，不懂他一人，這把火是他帶來的人放的，趁著火起，竟把他救走，我和你說實在的，我還真沒把他放在心上，只是他這一逃走，將來的後患可是脫不過了，教我倒有些不能釋懷，我願死心辦個一刀兩斷，這種連泥帶水更叫人難耐。」

申九鳳凄然說道，「你不要放在心裏，我不願你弄一條人命放在身上，他定就走吧，好在他那點本事漫說你簡大爺用不着放在心上，連我申九鳳也不怕他，誠如你的話後患是有，明槍易躲，暗箭難

防，我們只要事事留心也就是了，將來的事先不要憂慮，人事無常，還不知變化到甚麼樣子了，我們慢慢想對付之策，他還不是你的對手，何況他也未必再活的了，就是他能活下去，他也無面目，再在段家圩立足，那麼他只要一走，我們更可從容下手了，我所以不願意你親手要他的命，想除禍患是容易的，何必負那種氣呢，」這一雙狂徒淫婦，盡打着如意算盤，他們那裏知道，這對頭冤家已竟遇到意外救援，死裏逃生，棄家出走，誓復奇耻大辱，十五年後再相逢，才是冤怨相報之時，這豈是狂徒淫婦始料所及。

却說這嘔叭簡義冒奇險把段文溪救了，隱藏在自己屋中，交給他老母照料，他任憑怎樣的作鎮定着，只是心裏有這樣重大的事，若在平時早露出馬脚來，幸而這一天中，宅中人全顯得心緒不寧，跟人心裏全懸系着怕有禍事再發作起來，這種惶惶不安的情形，誰還有心注意嘔叭，簡義抽冷子到後門看看，還算好，那段文溪經過了服藥將息之下已竟醒轉，只是自己已竟不知道到甚麼地方，他在一個木床上，屋中很是冷亂污穢，自己混身作怪，屋中有一個老婆婆在服侍自己，段文溪好生奇怪，方在一轉動呻吟中，這老婆婆驚惶失色中趕過來向段文溪低聲招呼道，「這位段大爺，你可別隨使出聲說話，倘要被人聽見，你活不了，我們娘兩個也全完。」

段文溪神智一清楚，立刻把方才的事想起，自己已落在姓簡的手中，被他打成這樣，氣不能爭，仇不能報，生不如死，自己還有甚麼可怕，遂恨聲說道，「你不用心中害怕的，你早告訴我這姓簡裏姓段的沒有想再活下去，」這位邱老婆婆嚇得忙挨到段文溪的耳邊說道，「段大爺，你先忍耐一時，我把話說明白了，任憑你段大爺的尊便，我是一個當使喚人的，不敢多事，現在事情擠在這，我老婆婆

子這個年歲，弄這種驚險，一半固然爲是教他這條命，一半也還是身門這不成材的三人，一爲老婆子遂把自己唾吧兒子一番苦心說與了段文溪，並且這陣老婆子說這話時，老淚縱橫，哀聲懇求不要聲張，只要被這宅中任何一個人撞見，那時是百口莫辯，除非把心挖出來，主人決不信這是想要保全兩下，沒有吃裏扒外的情形。」

段文溪聽這邱老婆子把心意說出，明白這老婆子和他兒子救自己依然是一片忠誠護主之心，雖不是單爲得財，這種行爲倒也令人可愛，段文溪不再說甚麼，趕到那唾吧簡義進來，段文溪越發的看着這母子實在是一片善良純厚的天性，自己只好任憑他們母子去做，不再管他們。

那簡鳳台已打發了兩個家人到段家圩去打聽段文溪是否已逃回去，只是這兩個家人打聽回來，絲毫得不着一點確息，段家的衙門緊閉，索性連個人出入全沒有，簡鳳台雖是十分狐疑，但是也無可如何，到了晚間，簡鳳台囑咐家人前後院分班守夜，這唾吧簡義眼巴巴等到天黑，想要早早把段文溪送走，只是所有的家人們一個個反倒興高采烈的全想在主人前賣弄精神，沒有肯早早歇息的，唾吧簡義熱鍋上的螞蟻，起坐不安，前後的轉了好幾次，幸而他的行爲沒有人注意，誰也不理會他，唾吧簡義直耗到二更過後，前面所有的家人只有兩名守夜的，其餘的人全歇息了，簡鳳台對於段文溪現在倒不用提防，因爲他受傷甚重，總然迷出手去，他沒有天大的本領，十天半月中也無法施展，只不過得防備他另約能人前來報復，但是據中九鳳說，「家門附近，他還找不着有本領的人出頭替他找場，簡鳳台少微的安心，只囑咐守夜的家人要小心前後院的燈火，自己前後院轉了一遍，以簡鳳台那聰明強幹，他居然也沒到後門那一帶去，這種地方他安心的原故，也就放心在簡義母子住在那裏，諒無差錯

那知道這差錯就出在他母子身上。

啞叭簡義等到主人簡鳳台回轉內宅，他趕緊來到自己屋中，向他母親打着手式，比劃着現在得記

段文溪送走，只是此行危險實多，本宅人是容易躲閃了，只要出了後門就算離開家中，只是這桑林浦

全鎮上的人沒有不認識他的，只要遇上四隣，事情就算一敗塗地，只是啞叭這些話不能表示清楚，示

意他母親去說與段文溪，更在這時，對着他母親，仰着頭表示看着天，雙手抱攏不住的禮拜，那情形

是只有求上天保佑，別叫他這回事失敗了，弄個不人不鬼，啞叭這時的情形十分可憐，他母親看見兒

子這種舉動，完全是爲主人打算，辦好了落個勞而無功，辦糟了連性命搭上還落個欺心背主，心疼她

啞叭兒子，不由老淚縱橫，趕忙到段文溪的身旁，低聲說道，一段大爺你一身傷痕，論情形本不能動

，可是你心裏明白，這裏你能呆下去嗎，我們母子倆個拿性命來救你的命，我們可不希望你承情，我

老婆子這般年歲臨到這時我勸你兩句，聽不聽在你，我們主人事情作得不對，但是單掌拍不響，你遇

上這種下流的女人，也得認家門無德，你們是前世冤家，今生的對頭，這種下流的女人，你還要他作

什麼，至於^{看見}兩個孩子，他們硬給弄來，更是渾到萬分，別人的肉貼在自己身上，那不是糊塗事嗎

，真是人神不容啊，他們作這種事，早晚自有天報，你段大爺還年青呢，你把命送在他們手裏不嫌冤

嗎，可是冤家宜解不宜結，我這可憐的啞叭兒子，背着死命的想救你，也就是爲有冤善解，現在他有

法把你送回家去，你好好的養傷治病，可憐我們母子的這番情形，傷好了你也不必再來了，不怕段大

爺你聽得不痛快，論錢論勢，論名鎮，你那一樣也占不上他，何必自送這條命，現在不能再耽擱了，

這，聽不聽在你。

啞叭簡義過來，伸手弄了弄段文溪的眉頭，段文溪看了看他，向他點點頭，又向邱老婆子說道，「你母子的心意，姓段的身雖受重傷，我一切事全明白，我姓簡的恩怨分明，你們母子這番情形，姓段的這口氣不斷，我不會忘的，可是我作事來明去白，我和簡鳳台的事，目下不來，我們早晚還有一本帳算，不過老婆婆你這麼大年紀，我先教你放心，早者須三年五載，晚呢，也許十年八年這就說不定了，你們若是怕我找你主人報仇，現在你們把我還交給他去，我沒有想活着，這不算你們心狠，」

那邱老婆婆聽了，兩手合十，口中念佛，急忙說道，「段老爺，將來的事由你罷，我只盼你晚來二年，我老婆子這個年歲，有今朝沒有明日的，我但求神佛保佑叫我老婆子早死，我看不見你們一切的事，我就不管了，段老爺我扶你起來，傷痕痛你可忍着點，別喊，啞僕簡義伸手也要扶他，段文溪此時是遍體鱗傷，那能動轉，只是事逼在這，只好咬着牙努力用胳膊一支板鋪，上半身抬起，但是這個起法，可不好受，咬着牙不肯出聲，祇是頭上的汗珠子已經像黃豆往下直掉，啞僕簡義伸手把他扶起，但是他全身沒有一處沒有傷，簡義手扶他的地方，也是心如刀割，啞僕簡義雖是口不能說話，他也看得明白，皺着眉連連搖頭，這時段文溪心裏疼到十分，自己忍着無邊的痛苦，把兩條受傷的腿，用着十二分的力，垂到床鋪下，啞僕簡義這就要往起擗，這位邱老婆婆攔着簡義，伸手從床鋪上拉過一條被單子，來比劃給兒子看，簡義點了點頭，把這被單子圍着段文溪的下身，從他兩脇下繫過來，結好了扣，一綫身把結扣的這綫先套在自己的右肩膀上，兩段文溪示意，叫他兩隻胳膊圍在自己的肩膀上，簡義且把兩手探到後邊去往前一低頭，從段文溪的膝蓋下把兩腿攙住，往起一站，把段文

溪攆起來，伸手把早預備好了的小布袋食物抓起，邱老婆婆看了看點頭，頭前引路，後面的鎖鑰完全在他手內，戰戰兢兢的把門開了，邱老婆婆先探身出去，看了看外面黑洞洞的，聽了聽沒有人聲，簡義這才慌忙的走出後門，邱老婆婆趕緊把門關上，這啞僕簡義順着這黑暗的小道繞奔前街，

一進前街，啞僕簡義把心已提到嗓子眼兒，雖然那時街道上十分黑暗，可是他攆着一個人走，形跡可易顯露，他又沒有什麼功夫，腳底下更顯得十分沉重，住前走出沒多遠去，先把街旁的野犬驚動起來向他連連的狂叫，還算簡義的心細，早有提防，把布口袋中的食物，抓了些投了去，居然把野犬的吠聲止住，這麼小心翼翼的，算是走出桑林浦，啞僕簡義已累得通身是汗，可是段文溪一身的傷痕，被他攆着走了這麼遠，混身上疼徹肺裏，自己咬着牙伏在他背上，抬頭看了看已辨別出，走上木橋，自己看見已經快進段家圩，真是心如刀攪，自己堂堂男兒漢，出來是報奪妻劫子之仇，如今竟這癩回來，雖然是生返家門，但是生不如死，他正在心中難過，啞僕簡義本來已經累得力盡筋疲，一下橋的斜坡，腳底下一個沒登穩，跟跄的摔了出去，連段文溪全摔在土地上，這一下子不僅把啞僕摔得很重，滿身創傷的段文溪已經暈絕過去。

他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耳中突聽得兵兵的一陣暴響，聲音非常大，把他由暈絕中驚醒，才睜眼看時，覺得混身作痛，眼前昏昏暗暗的，自己是倒在地上，仔細辨了辨，正是自己的家門口，那啞僕簡義已不知去向，沈了一刻，大門忽隆的一響，門開處從裏面檢出兩人，手提着一把刀，頭一個竄出來的正是段虎，口中却還罵着，「我正想找你們這群小子打人命官司，好小子，真有人味，半夜三更敢來敲門，咱們誰有能為誰料理誰，」說着話張牙露爪的看不見人，舉着刀東張西望，腳底下堪堪踏

着段文溪，那段升也跟着出來，他總是有年邊的人心細，藉着門房裏的燈光一眼望到台階下似乎有人倒着，忙喊了聲，「混小子你別鬧，你看腳底下倒的是什麼人。」

段虎努着力的把脚步收住，往後退了一步，「呦」了一聲，驚叫道，「這是誰，跑這兒尋死來，你算瞎了眼，我們這家敗人亡的人家，天大事也敢接着，我倒看看你是什麼變的，」段虎是天生昏頭暈腦，說着話就想用手中的單刀撥地上的人，試試是死是活的，段升在他身後忙喝道，「不許動，別聲張，我到門房內拿燈來看，」段升一面攔阻着段虎翻身跑進門房，把手中刀放下，把一泥瓦燈台端了出來，左手端着燈，右手影着燈光怕被風吹滅了，三脚兩步來到大門口，燈光照處，段虎噁呀的一聲把手中的刀扔在石台階子上，驚呼道，「是我們大爺，糟了，大約活不成了，這是被人弄死，把屍首給送回來，」說着話俯身去摸段文溪，段升被他這一喊叫，幾乎把燈台也撒了手，顛巍巍的挨到近前，俯着身子滿面淚痕的招呼，段虎「你摸摸大爺的嘴邊還有氣沒氣，」這時段文溪其實早已醒轉，只是羞憤交加，不願意開口，可是聽到這父子關心迫切的情形，不忍再叫他們着急，呻吟了一聲又聲音嘶啞的招呼了聲，「段升，我沒死，把我搭進去，」這父子二人一聽主人還能說話，驚喜交集，那把門外燈跟刀拾進來，大門也得關上，」段虎很着急的答道，「快走罷，還關什麼大門，人全活不了，這個家還要麼，」段升此時也不敢再和兒子口角，搭着段文溪直奔院書房，這時真叫慘各院中全是黑沉沉的，沒有一些燈火，這書房更因為段文溪一天沒有回來，這父子二人在白天沒見主人回來，不過彼此疑心思想了會子，還沒想到就有了意外，從太陽一落，這父子二人，就象熱鍋上的螞蟻，

尤其是段虎，幾乎把段家牙整個的村莊全找到了，也沒有主人的踪跡，後來他實在急了，又跑到桑林浦去打聽他主人的下落，也是絲毫沒打聽出來，這爺兩個直耗到起更之後，段升段虎算是絕望，認定主人是不易回來了，他們想着只有兩條道，想着主人不是棄家逃走，就是我了簡鳳台去被了害，段升段虎那邊有心思管宅中的事，到書房中看了看，主人連個字條也沒給留下，只是穿混身的衣服走的，錢也沒帶，這多半是到桑林浦去找簡鳳台，這爺兩個把書房圍燈火滅了，門也沒鎖，回到下房裏，段虎跟他父親商量道，「爹爹，現在我們死心踏地想法子給主人報仇罷，爹爹依我相勸，咱們爺兩個總得拚出一個去，主人待我們不薄，遇到這種事情，我們不賣命，天良何在，爹爹你抗大年紀了，你賣命恐怕也沒有用，留着這條老命，料理我們倆人，好好的把主人屍首找回來，把他埋葬了，我明天早晨暗藏利刃到桑林浦出入必經之處，等着姓簡的，我不下手便罷，只要動手，很快的我得把他料理了，我看只有這麼辦。」

段升搖搖頭道，「我不願意你這麼辦，和姓簡的拚命，還是由我去對，我已活到這麼大的年紀，人世上我已活煩了，你還年青着呢，我這條老命和姓簡拚了，怎麼想怎麼對，留着你給我接續後代，也給段家照管祖先的墳墓，一舉兩得的事，好孩子，你還是聽我這個辦法罷段虎瞪着眼說道，「不成，這可不能依你，你這麼大年紀，白白去送死犯不上，主人被屈含冤的死在他們手內，那是沒法的事，我們現在得死個值，不能白白再送上一條命，我所好的手底下還明白，無論如何，這件事不能依你，」段升被他這行如發狂的兒子，鬧得依然無法，只有點頭答應，「死活由你吧，好在咱這家人，到此已經算全走到絕地，早死晚死是一樣，本來咱們爺們全沒想再活下去，就這麼辦，」這爺兩個商量好

了，全是滿腔怒火，晚飯誰也沒吃，段虎到後面把武庫中找了一把刀子，劈了個鋒利異常，壓在枕頭底下一頭倒在舖上，仰面朝天的看着房頂子，心裏只琢磨着主仆仇的事，段升看了兒子這種情形，也不願再和他說話，自己摸著黑，到後面轉了一週，後院的房屋，影著鎖的鎖上，從裏面轉出來，仍回到門房中，這爺倆個誰也睡不着，桌上的燈光，凝結得剩了一點燈亮，人的眼前境界，陪着心變換，室暗燈昏，又聽得院中不時的響動，破窗子被風吹得不時的作響，這一片宅子裏，只剩了這父子兩人，心裏又是懸系着主人或已被害了，立刻顯得鬼氣深深，院中的聲響，在不時的東響一下西響一下，那段虎一腔怒氣助着，滿不介意，這段升有了幾歲年紀，思前想後，心裏越是難過，越合不上眼，屋裏的燈，這一暗淡無光，燈光不時幌動，門邊牆角，總看着有人影子，時常時現，他自己心裏想：難道我們主人已經被害，冤魂不散，這是回來看看我們父子嗎，越這麼想，眼前的景象越壞，以段升這般年紀，竟自忍不住，連咳嗽了兩聲，坐了起來，自己暗念道：「大爺你要死的冤，可我你對頭冤家去要命，我們父子良心沒變，准對得起大爺你。」雖然這麼說着他這屋中的牆上，掛着兩把朴刀，是段文溪練功夫用的，因為把尖子崩了，叫他拿出去修理，段升掛在門房中，預備進城時再給帶去，此時他竟把這兩柄刀摘下來，抽出一把來，用他仗着膽子，把油燈的燈花彈去，他這麼鬧着，段虎聽得早已不耐煩，大聲說道：「你放着覺不睡，胡禱告什麼，我就不信那些事，鬼神要是真有靈覺，姓段的沒作缺德事，爲什麼遭這樣惡報，」段升喝道：「我說什麼，你管不着，不許你這麼胡說，」他們這是前世的冤家，你懂得什麼，一段升雖是這麼說着，也忍着當孝兒子面前，這麼見神見鬼的，實有些難堪，提著把刀走出去，往院中走了一週，這段升完全是自己恐嚇自己，他自己造成恐懼的心情，

就是俗語所說的，疑心生暗鬼，他是完全自己騙了自己，可是這種畏恐之心一生，一時間還真不能去掉。在院中提着刀轉了一週，依然看見四外的鬼影匆匆，不敢在院中再呆下去，趕緊返回屋中。

剛往床上一坐，外面打門聲已起，這父子全跳在地上，那段虎是太急，手底下任什麼沒拿，就往外闖，段升伸手把他抓住，把自己手中這把刀，遞給他，低聲說道，「別先往外闖，先聽聽倒是怎麼回事，段虎提刀跑出來，段升也把那把刀拉出來，隨着來在大門口，這父子二人，掩身在大門裏，仔細向外聽了聽，門被人打完了，再沒有別的聲音，依着段升要等外面再有舉動再開門，段虎已不能等待，已經一邊罵着，一邊把門開了，提刀闖了出來，段升也跟了出來，這才發覺是主人段文溪，身帶重傷，被人送到門口，這父子二人，把主人搭了進來，一直的搭進後面書房，在黑暗中任什麼看不清，又怕再碰傷了主人，雖然這裏是他們常出入的地方，竟自把裏面桌椅碰得東翻西倒，好容易把段文溪放在床榻上，段升已累氣喘吁的，招呼着段虎快敲火種點燈，段虎道，「我滾處找火種去，桌子全碰翻了，還點什麼燈看着他，我去大門外拿燈火去，」段虎一氣兒跑到前面，把台階上的瓦燈台拾進來，把大門關閉到門房中，把紙燈籠點着，跑到後面書房，段文溪經過這一陣折騰，混身的傷痕發作出來，只有低聲呻吟，任憑段升一旁招呼，又不能答話，又在黑暗中任什麼看不見，急得段升不住亂罵，段虎不趕緊把燈拿來，段虎提着燈籠已走進來，撲在床前，用燈籠照着，主人的面色慘白，衣服上盡是血跡，急的段虎直踏脚，段升不叫他鬧，自己挨近主人的臉旁，低聲招呼，「大爺你醒醒大爺你怎麼絲毫不肯聽小人們話，終於落在人家手內，這是那姓簡的把你毀的吧，大爺，你有個好歹的，我給你報仇。

段文溪一聲微呻，把眼睜開，向段升段虎臉上看了看，兩行熱淚流下來，段升更是泣不成聲，段虎却拉住了主人一隻手道，「大爺，你還能說話麼，告訴我，這是在那裏受的傷，我給你報仇。」

段文溪一聲微呻把頭搖了搖，嘶啞的聲音道，「你們不要鬧，容我緩一緩，我死不了；段虎，給我一點水喝，」段虎聽得主人說出話來，忙答，「有有，我給您拿去，」把紙燈遞給他爹爹，段升週身看了看這屋，的燈台在窗台上，燈台，和茶几全翻了；趕緊扶了起來，把油燈燃起，又把燈台也收拾好了，也給點上，把碰翻了的茶几全扶起來，向段升問，「廚房竈上的一壺開水壓在火眼上的；你沒動麼？」段升道「我沒動，」段虎打着紙燈跑去給主人取開水，段升此時靜靜的坐在主人的身旁守着，段文溪穩了這半晌，氣息勻和了，忍着作痛的傷痕，微微的聲音向段升道，「你不要害怕；看我傷雖重，好在沒傷着要害，或者許死不了；再說我也不想死，我還願意留着這條命哩。」

段升慘然泣咽着說道，「大爺我們爺倆個只盼着您能够保全着性命，我們爺倆個已竟豁出這兩條不值錢的命，替您死，替您報仇，您放心吧，我們爺倆個絕不願這麼看着您就這麼全完了，」段升說道，段虎從廚房中把開壺拿來，到了一碗，正可口的開白水送到段文溪面前，招呼道，「大爺，水拿來了，你喝一些吧。」

段文溪看着這段虎一片赤誠，此時對自己那還是主僕，情形的關切，直如骨肉之親，父子兄弟，段文溪腮邊苦笑顫聲道，「段虎不用擔心，不用着急了，我這不是回來了麼，你把立廚中抽匣內那個磁瓶子裝的那七厘散拿來，我喝一些，」段虎連聲答應道，把這碗水放在床旁茶几上，段虎去找藥，段文溪，向段升招呼道，「你扶我一把，我坐起來，好吃藥，回頭我身上的傷也得你們爺倆個給我

收拾。」

段升見主人這半晌好多了，十分高興的答道，「好，大爺，你能把傷全好了，是我們爺倆個的福氣，大爺，你怎麼全身沒有受傷的地方了，小子好恨，」這時段虎已把藥瓶子找來，藥瓶子已多年沒用，瓶口用蠟封的很嚴，段文溪看了看段升，慘笑了一聲道，「糊塗鬼，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既是誰想動誰，誰還能留情，這算不得甚麼。」

姓段的算輸給他，他不要了我這條命，他小子失了著，晚早致他落個悔不當初，段文溪努着力往起抬身，段升趕忙往起扶，段文溪傷痕任憑他怎樣作痛，只皺着眉頭，咬牙不肯出聲，被段升扶着坐了起來，段升手扶主人肩背，摸着衣服上全染了血痕，段升心裏也是十分慘痛，段虎已把涼着的那碗水端過來，段文溪喘息了一會，把藥瓶子接過來，瓶口封紙已被段虎打開，段文溪叫段虎拿過一張紙來，把瓶中的藥倒出有五分來，段升一旁說道，「大爺藥不多麼，」段文溪搖了搖頭道，「不多，你不懂，這不是七厘散，」說了這句段文溪忽的眼內流下淚來。

段升長出了一口氣道，「大爺，你不要難過了，你不是自己明白，要留自己這條命麼，現在一切事得往開處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這口氣在，好雪恥報仇，現在你身上這麼重的傷，再要是不把心故展開怎麼好呢，段文溪微吟了聲說道，「我不是難過這些事，我現在落到這步田地，我愧恨死了，我用這瓶子藥想起老大爺以武術成名，一生算保全了威名，臨到我不成材的兒子身上，竟自不能保全家聲，把老大爺一世英名斷送了，還不算，更把家門的清白被我一個人全盡，我生不能見宗族戚友，鄉隣父老，死無面目見景下先人，現在我看見我父親給我遺留下的藥，見物思人，教我怎得不

悲，段虎一聽主人說這番話，想到老主人在世時，自己年歲尚小，老主人就沒拿自己當小廝那麼看待過，對於自己總沒有疾聲厲色，自己從小就是癡頭呆腦，只宅中的什物不知摔了多少，碰了多少，可是老主人就沒責罵過一次，只有不時的教訓自己做人的道理，這種情形，那時還不覺怎樣，自己一年比一年大了，漸漸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了解了老主人的仁厚，此時聽到小主人想起老太爺來，自己不禁熱淚流下來，可是很快的用自己衣袖擦去，幫爺兩個很勤的服侍着段文溪把藥服下去，又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把傷處全給敷上藥，這麼直忙到外面交了五更，才把段文溪安置的倒下，段文溪忽然嘆息道，「你們爺兩個這麼赤誠的對待我，教我反覺得有些對不住你們了。」

段升答道，「大爺你這說的是什麼話，我們爺兩個全是主人的衣食養活起來的，主人遇到這種不幸事我們不能替主人分憂已竟自恨的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我們這還不是應該的麼，大爺，到是誰把你滾來的，」段文溪遂把自己找簡鳳台的事說與了段升段虎，這父子聽了暗自着急果然這個對頭不易對付，真要是憑着拿刀動仗找他，還真未必動的了他，反許白白的去送命，要報這個仇，非另打主意不可，段升只有竭力安慰着主人，段文溪也囑咐兩人，遇有人打聽我的情形不必隱瞞，現在更不必怕甚麼寒蟲了，只管揚言我的傷勢過重，恐怕不易好了，就是好了，四肢也全得落殘廢，今生今世這個仇只怕不容易報了，姓段的已發誓，死了非去舌陰狀不可，任憑多麼近的相隣，也只這麼說，若有口頭刻薄了，背地辱罵咱們爺們，你們可絕不許有氣說甚麼復仇的話，你們全兩個真心的爲我，照着我的話去說去作，我有辦法，你們只要再放甚麼復仇報復的話，只怕我想再活下去全不易了，」段升段虎見主人說這話的精神十分鄭重，只有諾諾連連的答應着，伺候着主人睡下，段升到了前窗，把

段虎招呼到面前囑咐道，「段虎你看主人這種情形，這次，他雖是傷在對頭手內，可是他已有了極可怕的心理，他只要不死，他另有計劃報仇，何況他再用囑咐我們在外面口頭上，謹慎些爲是，他現在要竭力調治身上的傷痕，現在他猜冤家對頭知道他不容易好了，他好趁這時把傷治好了，你可別就悞了主人的大事，」段虎應聲說道，「依我的心意，我非和那姓簡的拚一下子不可，不然我這肚子怨氣也不好發洩，只是現在主人既是這樣說着，我那好給他惹事，只是我們有甚麼臉在這段家圩再呆住下去。」

段升喝叱道，「段虎，你我算得了甚麼，主人這時都只有忍耐下去，你沒臉見主人不過是一個當小斷的，主人該怎麼樣，那還不得立時上品麼，你只好好的聽話，不要胡鬧，我們把主人將養好了，是我們父子福，不許你胡鬧，」這段虎聽爹爹這麼勸着，自己想到主人現在的情形，也不敢再任性的作，只好懷着一肚子怨氣忍耐着，等候機會。

這段文溪在家中調養了些日子，傷痕漸漸全愈，可是傷勢越見好，反倒不時的囑咐這段升段虎父子二人在外面散佈自己傷痕過重，才見好些，又反復了，該着姓段的家敗人亡，只恐不易好了，段升段虎只可遵照着主人的話去照辦。

那簡鳳台對於近在尺的仇人那能就輕易忘掉，連着半個多月沒進城，絲麻裏有什麼事全得往桑林浦家中來找他，他霸佔申九鳳的事，鬧得風雨滿城，鄉鄰們不齒他所爲，只是他又有錢，又有勢，又有力，任誰也奈何他不得，自從出事之後，他屢次派人暗中到段家圩打聽段文溪有甚麼舉動，先前倒是絲毫打聽不出甚麼來，隔了七八天的工夫，他打聽了一名得力的家人不要露出是桑林浦去的設法

從暗中打聽段家一切，這次倒是被他們打聽清楚了，收錢段文溪竟被人送了回來，只是破口回來就說不清了，只是傷勢重，難救竭力調治，只不見起色，他家中只有家奴段升段虎父子二人，整天守着他這半死的主人，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家境又不好，大約這回姓段的就許從這兒絕了後代；這簡宅的家人回去一報告簡鳳台，這狂徒算是把懸索着的心放下，和申九鳳一說這件事情，認爲一定不假，按實際的情形，也真够他活的，這一對狂徒淫婦，竟自從這日起，把心懷盡斂，恣意歡樂起來，可是那又知道對頭忍辱含羞的，要出演一幕駭厲悲慘的事蹟，給他們一個當頭棒喝。

這忍辱偷生的段文溪傷勢漸愈，已能起坐，只藏匿宅中終日連前院裏全不肯來，自己打點着精神想法子來恢復自己的體力，段升段虎見到主人已竟能够起坐，四肢也沒落甚麼殘疾，暗中十分慶幸，但是段文溪越是體力強健上恢復越是對外恐怕走露出信息去，牢牢的囑着不得走露一字，可是他却指點着段升段虎把所有的衣物細軟，應該收拾的收拾，有的明是將來沒要用，可是他却令段升拿去賣掉，這一來段升十分疑心，只是不敢問主人是甚麼意思，段文溪更把自己內宅屋中所有申九鳳穿的用的歸置到一處，完全用火燒掉了，段升段虎眼看着好幾箱子衣物全燬了，雖是有些疼惜，只是主人是恨透了這下流的女人，自己也認爲這變態也正好，反正和她已是恩斷義絕，這樣一來眼前倒落了個清靜。

流光易逝，段文溪這麼死裏逃生，幸傷醫病，轉瞬已是三個月的光景，這段文溪的家門，終朝牢閉，除了段升段虎每天偶然出來兩次，這門口就再沒見着人，形如一所廢宅，那後門的廢園，雖是會把那鎖閉的園門一度開啓，但是園門依然又來鎖起來，從此不但沒有人再開弛，更見不到人跡，那幾

株海棠樹，早已落花紛紛，嬌艷盡褪，只勝了幾枝敗葉，走向頽敗之境，假山上再也不見到那個少婦的俏面寵，段文溪的兩個粉粧玉團的兒女，玉郎玉娥，本是那娘姨每天必到門外玩耍的，可是從這段家大門整天緊閉起始，街隣們再也見不到他園中兩個可愛的孩子，這宅中主人遭遇的這種蒙羞含辱的事，漸漸的傳說開，鄉隣無不替段文溪憤恨飲泣，知道將來他兩家定還有一場禍事，這段文溪傷痕全愈，步履如常。

這時正是暑光初消，金風送爽，段文溪這些日來，從一早起來，就是靜默無言的來回在書房小院蹣跚着步，段升段虎更是看着着急，主人傷是好了精神也恢復如常，只是每天起來除了低頭想心事，就是倒在床上睡覺，也不練功夫，也不看看書，寫寫字，更沒了一句話，有時段升爲了家中生計的事，藉和他一題，立刻皺着眉擺手不救他再說，半月來，只有正式和自己說了一件事就是把幾十畝田地賣掉，那算是和自己正式說的話，段升看着雖是着急，也不敢深動，何況主人對於大奶奶的事隻字不題自己那敢勾他傷心，倒深願意，他把這件事暫時忘下，只是那段文溪那又會忘下，段文溪是足不出家門，更兼自己負傷回來之後，連大門全不教開，段升段虎也不准到門外閑立答詢，不知他是在想什麼，段升這些日來已竟碰過主人幾次釘子，想輕易不敢問他甚麼閑話，自己依然在低着頭來掃地，這時大門是關着，街門外忽的有兩個小兒似在嚷着，口中却在招呼道：「阿爸，別走，我跟您賣油條去。」另一個小兒已帶着哭聲道：「阿爸，我買魚蝦皮，那阿媽不給我買吃呢。」段升聽得門外隣居這兩個小孩子的呼聲，心裏不由忽然的動心，這小兒呼阿爸兩個字，「活脫脫的是玉郎，自己正把大門過道掃完，」抬頭，忽見主人段文溪直睜着眼睛，望着大門，嚇的十分發着，段升招呼了聲：「老爺，

你還不洗臉去，段虎大約把水弄得了。」

段文溪被段升這麼一招呼，立刻回峯一皺，一踏脚轉身疾走，跑回後面，段升知道主人被隔面這小兒女的呼聲觸起主人的傷心，段升嘆息了一聲，十分難過，不放心，悄悄溜到後面，輕着脚步走進誇院的書房中門外，只聽得主人還在屋中發出悲慘的聲音慘呼道，「天啊，我還能忍耐下去麼，段文溪，你真是無恥的匹夫了，」自己呼號這句，竟自哭起來，段升在外面聽得心裏這份難過，越發不敢聲響，忽的裏面木床一震，主人竟自跳起來，嚇得段升一跳，又聽得主人一聲狂笑道，「你哭你哭會子有甚麼用，你太沒骨頭了，愛子嬌妻，哼，現在你不完全放手又該如何，」說了這句話，自己再不言語，段升再聽得屋中只是來回走着的地步聲，段升知道主人這麼過下去，早晚非要發狂不可，不敢在這聽下去，恐怕他驀然闖出來看見自己不便，遂趕緊跑向前面，到了門房中自己也是痛哭了一場，那段虎進來見爹爹無故的哭起來，一旁問起，段升把適才的情形向他說了，段虎也是十分難過，只是這父子對於主人的事，有何辦法，好在呆了會子，段虎進去給送茶水，已然看見主人與平時一樣，沒有甚麼異常的情形，略略的放了心，這爺兩個小心伺候着，一轉眼又過了五六天的功夫，這天正是段文溪的亡父段金樑週年的日期，段文溪從早晨一起來帶着很高興的神色，告訴段升要早早預備祭品，更令段虎隨着自己去打掃祖先堂，收拾的乾乾淨淨，段升段虎父子爺兩個整整忙了半日才給預備好了，可是這位主人竟不知是甚麼心意，直耗到午後，只不提甚麼時候上香叩祭，段升實在覺得太以的悶了，遂跑到段文溪面前問道，「大爺，祭品全預備好了，您怎麼不去上香祭奠，週年家祭，用不着等到晚上啊，」

段文溪聲苦笑道：「你們不懂的，我還有別的事呢，不用問，你們把你父子應用的東西收拾收拾，咱們今夜就是分別的日子了，現在只好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咱們有命有緣，將來自有再團聚的時候，你們爺兩個另謀生計，或者做個小本生意，也一樣能過活下去，不是一樣麼。」

段升痴瞋着眼睛看主人，聽他說出這番話來，不由驚問道：「大爺你這全是甚麼話，我不明白，事情慢慢想法子，總會有辦法，你不要想不開，我們在這段家圩就是不願住下去，我們也可以遷到別處去住，你教我爺倆走，我們又往那裡去，你知道我們爺倆全是這段家圩生長起來的，無親無友，我們投奔誰去，就是想走也得把這家裏全安置好了，大爺，我們走，你倒是打算怎麼樣呢。」

段文溪一聲苦笑道：「段升，你也這麼大歲數了，我們全是堂堂男子漢，你們也替我想，我只要還是人，我能在這裏住下去麼，我們現在可以不說吧，我們雖是主僕，但是經過這次的思難，情同父子兄弟一樣，我沒拿你父子當僕人看，我現在事情逼到這，不能不這麼辦了，我絕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走這最後一着，段升，你放心，我絕不死，我這些日子你還看不出來麼，我忍辱偷生，這麼拚命的加傷養好，我就爲是想活下去，段升，快去，跟段虎把自己應用的衣物可有用的，拿後面房還有我的兩箱子衣物，也全給你們，你們臨走時把他帶走，收拾完了，到街上好好的買些酒菜，我們主僕要吃一頓散火飯，說到這」拿出五兩銀子來，遞給段升道：「拿去，不要我麻煩了，我的打算，到晚上一定告訴你，」說到這又略一遲頓，正色向段升道：「段升，我以作主人的身份現在吩咐你話，你得好好聽着，不准你多口，你們爺兩個出我這姓段的家門，不准你們再在這段家圩逗留，可是你們是進城，是另有去處，」段升被問的幾乎落下淚來，向段文溪道：「大爺，我們爺兩個是在段家圩生，

一天天長起來的，除了認識自己的鄉隣以外，我們還有甚麼熟人。我們也不知道往那裏投奔是好。」

段文溪道：「那麼你們父子還是進城找一家住房，把你們的衣服全早早運走，晚間你們再回來，段升你只照我的話去辦，我現在心緒太不好，沒有甚麼可說的，我們就這樣辦了。」說到這揮手教段升出去，段升還待向主人懇求，別這樣辦，從長計議，段文溪已竟把臉色沉下來，向段升道：「不必多說了，快快去吧。」

段升看主人這麼聲色俱厲的情形，不願再多說，立刻退出屋來，跑到前面，想到主人的情形，真是特別的傷心，知道主人這種辦法是預備以死相拚，連家全不要了，自己越想越痛心，竟自哭起來，段虎才從廚房收拾完了，剛走到下房門口，聽得爸爸竟自己哭起來，段虎靈的跳到屋中，抓着段升的肩頭招呼：「爹爹，你又爲甚麼哭，咱們這個家够喪氣的了，你幹甚麼動不動的就哭，有話說呀，這當的了甚麼。」

段升擦了擦淚咽泣着說道：「我怎麼不哭，我太痛心了，完了，咱們這家實在算完了，我們還不知要流落到那裏去呢，大爺還不定安的甚麼心，」段虎急的面紅耳赤的頭上的青筋暴起，大聲說道：「你真是老糊塗了，到是怎麼回事，」

段升咳，的嘆息了一聲，立刻把大爺才交派的話對段虎說了一遍，段虎一聽，立刻跳着腳說道：「這可不行，我找他去，要死一塊死，我是跟他定規下了，」說罷他竟不知不覺的用手把眼角的兩行淚水抹下去，這箇小子才嫌他爹爹哭的喪氣，但是他忍不住心中的悲泣，立刻連頭帶腳的，奔向後面書房，段虎是來的十分氣憤，想着見了主人面，和他大鬧一回，不教他再安別的心，自己願意給

他報仇，那知一進書房，見段文溪在揸着手在屋中來回踏看，臉上那種沉默中復隱着一片殺氣，使段虎把來的勇氣全無。直接着往裏走着道，「大爺，你……你教我們爺兩個走麼，我們不能再離開你，咱們死活一塊去罷。」

段文溪一聲慘笑後，對段虎竟改了稱呼道，「傻兄弟，我沒只教你們走，我也得走，世上那有百年不散的筵席，你們爺兩個的心我明白，現在你們不必再和我說沒用的話了，我意已決，不是兄弟你能攔的住我的，去吧，照我的話去辦，我晚間有肺腑話和你們爺兩個說，我心亂如麻，去吧，你們要是再——我糾纏我只好抖手一走，只是我不能教你父子難過，去，快去，」說了這話，立刻把頭低下，轉身去看別處，段虎也不敢再說了，只好退出書房，這倒好，他也不嫌喪氣了，找着他爹爹，父子二人相對着大哭，作楚囚的對泣，只是爺兩個空哭了一陣，商賈會子，知道主人的皮氣，說話是板上釘釘，絕沒有反復的，只好先依着他的話辦，只盼着晚間他自己說出真實心意，那時再相相勸解他，此時要是把他惹惱了，頂要是踏脚一走更糟，這爺兒兩個把自己所有的衣物收拾好了，又到內宅上房裏把主人早打點出來的兩箱子衣服搭出來，這兩隻箱子還是半月前主人教段升收拾的，這才知道主人是早已安心這麼辦了，把箱子搭出來，連自己兩個倒收拾了四隻箱子，一隻網籃，段升教段虎去找兩個村中幫閑的來給挑着，教段虎跟着到城內，四安街里賢棧存放，那裏是個老字號，把房間關好，趕緊回來，順便在城裏把晚間的酒菜買來，段虎道，「咱們不得向大爺再說一聲麼，」段升道，「不用了，你再去了他也沒有話和你說，段虎只得找了驢夫，來把箱子挑進城去，在集賢樓安置好了，在城內買了酒菜，全檢着平日主人愛吃的，買才回段家圩，已竟日影西斜，這爺兩個到廚房中，把晚間的

菜全作好，已竟是暮色沉沉，段升到書房中把燈燭掌起，見主人在床上坐着，並沒睡着，遂招呼了聲，「大爺，酒飯預備好，安置在那裏？」段文溪答道，「就在這屋裏，你們爺兩個可不許拘束，我們一塊坐下有話和你們說，」段升只有諾諾連聲的答應着，爺兩個等着把座位擺好，把酒菜全部整好，段升段虎纔是僕人，這時將他們和主人坐在一處，若兩個這份局促不安，比甚麼都難受，段文溪明白這種意思，先把酒滿了三杯，站在那裏起杯來道，「咱們先喝他一杯，我有好多話和你們說哩，」說罷一飲而盡，段升段虎也得照樣喝了，果然這法子有效，這爺兩個酒一入肚，臉算加上一層老紅，全欠着身子坐下，段虎給主人斟滿上，這主僕三人這一席離別，眼看得這靜穆宅第中竟演出一幕死別生離，人間最哀慘的局面。

這主僕三人同衷共飲，雖然是美酒佳肴，但是每個人心中，全蘊蓄着說不出的悲痛，段文溪還是強作出高興來，強顏歡笑的致段升段虎飲了三杯，段文溪這才接着酒杯向段升段虎道，「我們今夜一別，不知甚麼時候再見面了，你們爺兩個的心，我知道，你們爲我的事把命賣上全不會含糊，」說到這略一停頓看着段虎道，「不過賣命也得有個分寸，我們應該明白，一個人只有一條命，死也只有一回，這條命得賣得直，若是只知道一味拍着胸口去那個不含胡，固然算得一條漢子，不過也得問問所賣的命有甚麼價值，我很後悔的不該往桑林浦去，我明是自己知道不是那匹夫的對手，可是我一時押不住火，竟自我了去和家人拚起命來，沒要了人家的命，自己反倒險些送了命，若是沒有嘔僕相救，有幾個段文溪也完了，雖是被救回來，若是傷痕醫治不得法，或是落了殘廢，我那血海深仇，休想再報，只有埋沒九泉，含羞而死，段虎，你想我作的事不太糊塗了麼。」

段虎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大爺，那也是事情擠到到，不能不那麼辦，遇到那種不能忍的情形，誰還能去再管他值不值，那喘不出氣的事，臨到頭上，誰也受不下去，生不如死還不如，爽爽快快地好受哩，我現在就覺得往後的日子不好過下去，找一個值得一拚的，弄個他死我活，他活我死，爽快的來一場，反比零碎受着強的多。」

文溪聽了段虎這番話，不禁咳，的嘆息了一聲道，「段虎，你的心事我滿知道，只是我的事你可就不十分明白了，你要好好聽從我的話，只盼我們將來尚有團聚之時，你要是有心人的，只盼着那簡鳳台好好活下去，那下流女人也教他驅禱綿長的活下去，好等着我回來時和他們清算這筆賬，段虎，誰要是傷損了這兩個人，就是我段文溪的仇人我決與他甘休，段虎，我現在一切全明白了，我把這條命寶貴着活下去，我就爲得此仇不報我死不瞑目，這種事我還不願意讓別人替我辦，我要手刃了這奸夫淫婦，所以我決意現在離開段家圩，我要遠走天涯，我能訪名師求絕藝，到了我能制服這奸夫淫婦時才肯回來，我不請人幫忙，我只有這條路能走，那簡鳳台他絕不想再留我這禍害了，我若再在這裏隱忍下去，只怕早晚反要逃不出他手去，所以我盤算了多少天只有棄家遠走，我始終教你們在外面嚴密着我的情形，就爲得是我容易走開，倘要被他知道了我現在的情形，我休想離開蘇州府。」

段虎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他就這麼厲害麼，難道我們這有王法的地方，能任他橫行了，我小子還沒看出他就這麼厲害，」段文溪冷笑一聲道，「王法麼，你懂得甚麼，他有錢，有勢，有手眼，王法只有來懲治平常人，像他這樣的身家，王法恐怕就靈了，這些事我們且要管他，你我主僕一場，我此番走後，這段家圩，你們不要再回來，好在這裏也不易回來了，從現在起我跟姓簡的這場事

我們是冤家有頭，債有主，事有我自己來辦，不准你父子管，也不准你父子再提他，我不定一年半載，三年五年，我總要重回蘇州府，再返段家圩，那時就是我們爺們吐氣揚眉之日，話我也只說到這，段升你有了幾歲年紀的人了，總可以看出事情的輕重，再有段虎太教我不放心了，別看他二十多歲，渾渾濁濁的，憑一股子勇氣血性來攪幹，唯獨我身上這件事，你是要不聽我的話，只有害我，沒有一點益處，並且你白白送一條命，於我的事一點用處沒有，說說是你我雖是不成材，好歹也跟老主人練了七八年本門功夫，我絕不是他的敵手，像你這只憑有膀子笨力氣，他一舉手就要了你的命，我在那簡鳳台這匹夫身上越發信當初主人的話半點不差了，國術是養身保命的功夫，也正是殺人的利器，心術正的，能够藉着他鍛鍊身心，爲國效用，可是心術不端，內得了去，反能助長他作惡，加強了他這逞強梁的力量，所以老人家是不肯隨意收徒弟，一生只教了一個弟子，還不教他從武學上求進取，如今以姓簡的這匹夫，偏偏的得遇江湖能手，傳授了一身本領，更教他練了鐵沙掌的純功夫，他竟敢仗着他一身本領，作起這傷天害理的事來，不過將來他總要有報應臨頭之日，只是現在這篇罪惡，還不全是他這身本領造成的麼，段虎，我把你的心意說穿，我很盼你聽我的話，在我們分手之後，你要任意的胡鬧，就太對不起我了。」

段虎眼淚汪汪的說道，「大爺，你是非走不可，我們也不能再攔你，只是你這個家難道就不要了麼，好歹我們給你守着，段家圩已經住了好幾輩子了，現在日子好壞總還能敷衍着過下去，好歹把這點家業保全着，將來還有重新整理門庭之日，哪怕我們爺兩個全打發走是甚麼心意，我真不明白，我們爺兩個不論到甚麼時候，這個心還是紅的，不會變的，我們爺兩個倘若走了，這個家交給誰呢。」

段文溪慘然說道，「傻兄弟，你這話出口太教我傷心了，我還有不放心你父子的地方麼，我們現在還有何人，只有你父子是我段文溪可以親近之人，我現在老婆，孩子，全完了，名譽臉面全完了，我還要這個家何用，我此番出走的情形，已經告訴你們，我現在心如鐵石，傻兄弟你不必多說沒用的言詞，你總然把嘴說破，我決不會回心轉意，世界上我認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只盼我們將來能夠有再見之時，我們主僕一場，我雖然是有事逼得心如鐵石，但是我的心不是鐵的不是石頭的，我這麼走着，好似刀割，我不願再說下去，生離死別，是人間最慘痛的事，誰也不願意，勢逼處此，叫我有什麼法子，傻兄弟，你真有愛我意，不要再惹我傷心了，我們空掉會子淚有什麼用，現在天色不早你們父子得進城，你們的衣物全送去了，隨身還有什麼米面，收拾到一處。」說到這站起身來，回身到床邊，拿過四封銀子來，一共是二百兩，向段升說道，「這點錢你們爺兒兩個帶着，趕緊離開蘇州城，任憑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作些小本生意，維持你們父子的生計，有今日這一散，還有將來咱們的一聚呢，你們快快收拾去罷。」

段升也站起來，見主人又給的銀子，正是前些日子賣地的錢，分出一半來，想到主人棄家遠去，更知道他也是無親無友，和自己爺兩個人不多，可是對於自己竟這麼恩待，把變產的錢分給自己一半，可是他只有那一點錢，此去不知何日才能回來，主人雖然不是什麼公子哥出身，可也是飽食暖衣長大的，不懂什麼叫生計，倘若困在外回，舉目無親又下讓自己爺倆個，還能拿勞力去換飯吃，那豈不要折騰而死，段升雖然不願意勾他傷心，但是那裏還抑制得住這種情感，熱淚直流，咽泣着聲音說道，「大爺，你非走不可嗎，我兩爺兩個沒有力量攔阻你，只好是聽天由命，老大爺要是有眼，保佑你

早早回來，那個還不相見之時，只是這銀子我們不要了，我們爺兩個不論走到那裡，也還能憑力氣吃飯，一節你此輩出走，當做的帶那一點家，又不能定準了是一年半載可以回來，你不爲將來想想麼，求親訪友全是靠不住的事，我這些年在宅中吃喝全是主人的，我還積蓄着幾十吊錢，我們不用銀子，大爺你把他全帶着，防備着有個長短不齊，可是這所房子交給誰，大爺你也得有個安排。」

段文溪慘然的說道：「段升，你不要胡鬧，我既然這麼辦了，就沒有更改、不用管我了，我此去只看自己的命運，未來的事，現在雖還不敢預定，你們不要把我看成嬌生慣養的公子哥，我現在已經變了，我要嘗盡人世間一切的苦，凡是人生所能受的，我全要去嘗嘗，只有我這個心不死，我總能報復我這不共戴天之仇，這所宅子你們不用管了，我自去安排，快快把這點銀子拿去，你們還得趕緊去。」說到這抬頭去看旁處。

段升段彪在這種情形下，那肯就走，依然是留戀着不肯出這個屋子，那段虎還想藉着收拾桌上的碗盞爲名，爲是多耽誤一刻，想哀求哀求主人，好歹也得問他這家交給誰，這父子二人又全是忠實不欺的性情，全是說什麼辦什麼，答應了什麼沒有改悔，在主人面前只要答應他離開蘇州府，不再回段家圩，那麼只要離開這裏，主人走後，絕不會再回來，可是對於這份家實在難以割捨，那知段文溪背着身子低着頭，倒背着兩手，正在思念什麼，忽的一回頭，段虎正動手去收拾桌子。段文溪「咳」嘆息了一聲，嚇得段虎趕緊把手放下，抬頭一看主人，臉色慘白，十分難看，兩眼角已流下淚來，向段虎說道：「你還作什麼，不必收拾了，這些東西要他有什麼用，現在什麼叫家業，什麼叫財物，一切全完了，傻兄弟快快去罷。」

段升段虎不由得放聲哭起來，段文溪把脚一踏，顫聲說道，「你們哭，哭到天明，不還是一散麼，我這時要是死了，你們父子大哭一場，今生今世再沒有見面之時，不過也是完麼，好糊塗，你們真要把我急死，可是段文溪說着話，自己的淚也是止不住，順着腮邊流下去。」段升忙顫聲說道，「大爺你別着急，我們走，大爺你要知道我們心裏太難過了，我們不是捨不得這個家，我們實在是捨不得離開你呀，大爺你多擔待我們。」說到這，又招呼着段虎，「我們別讓大爺着急了，走吧。」他父子這時那忍得住悲痛，依然又哭着要轉身往外走。

段文溪看到他父子這種依戀的情形，如向亂箭穿心，自己幾乎痛絕，從桌邊繞過來，一把抓着一個，聲音已經變了，帶着哭聲說道，「我沒有跟你們着急，我不是往外趕你們，上天逼迫我這麼無情，叫我有什麼辦法。」說到這句仰起頭來，招呼了聲，「天啊，我段文溪造了什麼罪過，叫我身受這般慘刑，我沒法受不了。」說到這，痛哭起來，段升終是有了幾歲年紀，在主人抓着自己的手，已覺出他手掌冰涼，並且顫抖得厲害，知道再叫他傷心痛哭下去，要出意外了，忙的強止住悲哀，向段文溪道，「大爺我們不惹你難過了，你得保重你的身體要緊，我們爺們一切全遵着大爺你的話。我們淨等着將來，但盼我們能聚在一處吧，大爺我們走了，」段虎一旁聽着他爹爹說話的情形，以及主人的情形，自己也吓呆了，一邊擦着眼淚，一邊遲疑的往外走着，段文溪止住了悲聲，把抓着段升的手放了下來，把臉上的淚擦淨了，向段升說道，「段升你們爺兩個把這點銀子拿走我送你們出去。」段升答道，「大爺你怎麼還送我們。」

段文溪道，「我不是去送你們，我把大門關上，我還要再等一時才走哩。」段升見主人的情形上

和緩了許多，又試着說道，「大爺你要是進城也得早些走啊，」段文溪慘然說道，「我不進城了，我滾走高飛，這蘇州城實沒有立足之地了，」段升不敢再引惹他傷心，教段虎把銀子拿起，父子二人走出屋來，段文溪在後面跟隨着，院中黑沉沉的雖有斜月疏星，這麼大的院落中，格外死沉陰暗，兩人先到了下房中，把兩個包裹打點起來，爺兒兩個一人揹了一個往外走去。

段文溪在院中來回綉踏着，見他們父子這種難割難捨的情形，自己好生傷心，好好的一人，弄到這種生離死別，幾個月的工夫，這段文溪就算把自己這一家人全葬送到茫茫苦海裡，愛子嬌妻，親如家人父子的義僕全完了，自己立刻拋家出走，前路茫茫，尚不知將來的結局，就許埋骨異鄉，葬身異地，空懷復仇之念，含冤九泉，想到遭遇之慘，淚下濕衣，自己幾乎不知自己置身何地，忽聽的大門一響，才自驚醒，已隨着他們爺兩個到了門首了。

大門已開，這裡離開城市的鄉鎮，居民睡的全早，門外黑沉沉冷清清，沒有一個人，這時已是深秋時候，一陣陣秋風起處，吹得衣衫飄起，愈增淒涼景況，段升段虎父子全到了階下，轉過身來，看着主人淒涼無語，只是戀戀的不肯就走，這時段文溪也正在痴看着他兩人，自己此時有萬語千言想出口，自己竟沒有那勇氣再說下去，只有向他父子連連揮手，段升段虎只有一邊擦着淚，一邊轉身向街頭走過去，這時段文溪竟自顫着聲音招呼道，「段升，你回來。」

段升段虎也是一邊慢慢走着，乃是說着這邊沒有關門的聲音，不住回頭看這形成永訣的主人，忽聽得主人又招呼，這父子二人一齊答應着，走的慢，回來的快，三脚兩步來到階前，段升問，「大爺你……你……有甚麼事，」只是段文溪雖知這父子招呼回來，欲言又止遲疑的不肯說出來，段升

段虎也不明白主人的意思，全是呆癡癡的望着主人，段文溪用極懇誠聲音說道：「段升段虎，我此次離開段家圩，是安心想要再回來，你們記着我的話，我既走，就要離蘇州府，絕不再在附近一帶滯留，我以必死之心，來爭取將來的事業，我絕不輕生，我只要能離開這裏，我無論遭遇甚麼阻難，我也要活下去，我不能憑白的輕輕再斷送這條命，你們放心的好好去謀生，不論聽到甚麼事，不論看到甚麼事，你們不要疑心，不要害怕，我的命現在誰也要不了，我定能安然離開蘇州府，你們可千萬聽我的話，我只要是說出甚麼來，事到今日今時我還能再忍心騙你們麼，最致我不放心的是我這傻兄弟，你可不得口是心非想別的念頭，你只要不聽我的話，在今夜離開之後，要對簡鳳台有一點舉動，那就對不起我了，我們只有盼着將來全能再見着……」段文溪說到這遲疑着欲言又止的似乎還有甚麼話要說，只是不肯再出口，最後毅然說道：「沒有別的事了，你們趕緊去吧，城門關了就麻煩了，」段升道：「一不要緊，城門可以通融，晚一會不要緊，」這時段升段虎那能再留戀着不走了，遂說了聲：「大爺你多保重吧，」這爺兩個一步九回頭的向街角走了，段文溪也在淒涼慘切中看不見他們父子的背影，才轉回身來，緊咬牙關，走進大門，把大門關閉，自己閉着大門，心裏思念着，這個門從這時起算是和我段文溪沒有相見之日了，祖宗遺留下來的基業，算是被我這不成材的後代，一手給斷送了，祖宗陰靈若是不昧，保佑我有重返段家圩，我定要重建家宅，再立門戶，我若是作了外喪鬼就完了，一邊思想着往後面走來，回到書房中，自己整理好一個包裹，裏面只兩件禦寒的衣服，和幾百兩銀子，把亡父所遺的一瓶子金塔放在一起，自己又把牆上一口利劍摘下來，只是一想到自己一身，所學要他何用，只把一柄牛角錐的鐵帶頭匕首放在藥瓶子旁，又找了些要傷布，和這柄利刃全放在一處，

這柄嵌龍匕首也是亡父段金樑的遺物，在父親手中就作為防身的利器，既輕便又易於攜帶，可是自從父親去世後，就把他當玩物的擺在書房，歷來沒有再動過它，自己也早把它忘掉，這次棄家逃走，這才想起來，段文溪把嵌龍匕首，和藥物拿起，出了書房，走在陰沉沉的院落裡，一直的狂奔跨院的祖先堂。

這道院子緊挨着東面大牆，也就算家祠，很寬大的院子，三間正房，是祖先堂，只在東牆下有兩間較小的屋子，是僕人們存放香燭祭品的地方，這道院內平日沒有人進來，只是主人朔望焚香祭拜到這裡，平日絕無人跡，院中的兩株海棠樹，長得已經高過房簷，這時已經花殘葉落，院中尚有不少的花瓣，和落葉，被風吹得滿院盤旋，祖先堂中從白天段升給收拾打掃時，就把供桌上油燈點起，燈盞中的油續得很滿，這時依然閃爍着青光，欲滅還明愈顯得慘淡淒涼。

段文溪走進祖先堂把手中所拿的東西放在供桌上，好在香燭全早已預備好，供品也早已擺好，段文溪把兩隻燭台全燃起，這祖先堂中光亮一大，自己抬頭一看兩旁牆上所懸的是祖宗父母的遺容，自己已不覺汗流浹背，看見父親和母親全在四日相視的看著自己，一陣毛髮悚然，趕緊的跪下，向父母的遺容叩頭哀聲說道，「你這不爭氣的兒子，沒臉再見你們了，我既不能興家立業，反倒把段氏家中的清白斷送，我死在九泉全沒臉再見父母的陰靈，說着連連叩頭，這兩張遺容是掛在神主的首，上首懸着四個遺容，是段文溪的曾祖父，祖父，自己把身軀徧過去，又抬頭哭着說道，「祖宗的陰靈不遠，你保佑你這不成材的後代子孫，我身上屢盡了家聲，我要從我手裏洗刷清白，現在我實在對不起祖宗了，叩頭起來，一橫心，膽量立刻也壯起來，把供桌上的香拿起，就着燈光點着了，自己心

裡燐算着事，這股香已經燒得很好，但是段文溪的心緒已亂，舉着香竟忘了往爐中插，直到香火落到兩手而上，才驚覺了自己，竟要發狂，忘了眼前應該作的事，趕緊把手上的香火抖掉把這股香插在爐中。

自己退到後面，跪在供桌前恭恭敬敬的向上叩拜，叩拜完了，抬頭望着供桌上的神主哀聲跪拜道，「不略後輩兒孫段文溪從此誓言，在祖宗的面前叩求鑒察，文溪是不能克振家聲，竟遇上這種淫賤的婦人，更加不好兒孫，治家無狀，造成這種敗壞家風使段氏全家生者死者全喪盡臉面，不孝兒孫從今夜今時起，敢以誓言見告祖先之前，段文溪不能手刃姦夫淫婦，不能重新恢復家業，洗刷段氏的清白，我情願落個骨化飛灰萬劫不復，只求祖宗的陰靈保佑能致你這一輩的兒孫，生離段家圩，不孝兒孫感恩不盡，」說到這把心一橫，把供桌上所放的虬龍匕首刀和藥瓶子抓過來，放在在拜墊上，地上有撕下的香紙，把藥瓶中遠出的金瘡散完全倒在紙上，就放在眼前。

伸手把虬龍匕首刀抓起，抬頭望着父母的遺容，慘然招呼道，「爹娘，陰靈有知，可留你兒子這條命，我好給段家報仇，一段文溪這時猛把左手的小指伸出去按在地上，右手的手腕往起一舉，往下切去，鏗的一聲，血水和火星同時飛起，用力過猛，把切斷的手指激去多遠去，在地上顫動，十指連心，疼得段文溪扔刀後自己幾乎暈去，可是咬着牙，仍然用右手把地上放的藥抓起，往割斷的手指處一按，就是心裡明白，緊緊的用右手把傷口渾緊握住，可是業已不能再支持，往後一擡頭前自疼死過去，牆上雖然有他生身父母遺容，和生前一樣的那麼看着他，可是親生的兒子落到這般光景，他們只是癡呆的看着，不能來救他了，這種淒慘的情形，若是被任何人看見了，也是驚心動魄。

這段文溪他雖受重傷，人就怕任何一件事，下了決心，他的心就定了，比鐵還堅硬，他的心中不想死，所以他在暈亂中能够把金瘡散按在傷口上，手又緊握着血不至於盡自往外流，算是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經過了不知多少時候，隣家鷄聲一陣陣啼着，他自己被外面送進來的陣陣的秋風吹的悠悠醒轉，自己噁啞了聲，已經似乎把斷指的事忘了，乍的一睜眼才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趕到手一動，這斷指處疼徹肺腑，這才驚覺，把方才的事才記上心頭，右手想撤下來，好坐起來，那知右手因為把握傷處，血流出來的過多，經過了時間太大，血全凝結了，右手竟和左手斷指處連上，這一動，疼了一身汗，只好往右一偏身，用右手支地，才扎着坐起來。自己緊咬着牙關，把手撤了下來，凝結的血跡，這一動，疼得段文溪頭上見了汗，金瘡散的效力還算好，血不再往外湧，段文溪把傷處慢慢用布包裹上，把藥瓶子和那匕首撿起，放在一旁，一眼望見那割下來的小指，血蹟淋淋的在供桌角邊，段文溪幾乎二次暈去，坐在供桌前的拜墊上，耳聽一陣陣鷄叫的聲音，在告訴他天這就亮了，段文溪咳了一聲，抬頭看了看，只見供桌上的油燈已結了很大的燈花，那青黃的燈光，吧的一跳，燈光的火星子一躍，火光一長，跟着往抽下去，搖搖欲滅，蠟台上的兩枝蠟燭，左邊那枝燃得還勝半寸，那油絲作響的流着，右邊那枝已剩到僅勝一點殘光，奄奄已熄，餘光猶存冒着煙氣，蠟淚流滿了燈台，雖是陣陣叫着，可是天色還沒亮，祖先堂中一種鬼火閃閃，看到眼裏，到處有黑影在幌動，段文溪看着燈台上的燭淚，嘆息着自言自語道，「燈光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一春蠶到死絲未盡，素燭成灰淚未乾，一咳，我段文溪，一冤未伸兮仇未誅，流乾血淚又何用，一想這不盡憤然自責，大事當前，你還這麼沒有斬鋼鎚勇氣，你真恨煞人了，一咬牙猛往起一站，那知勢子過猛，左手斷指處

整個的按在自己的腿上，這種痛傷那禁得這一碰，混身一顫，仍然坐在那，段文溪一陣難過，淚又復流了下來，這正是，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段文溪創傷痛深，幾不能自持，時光那再容你留連，只得小心着傷痕站起來，看了看供桌上神主，先把兩邊所懸的三代遺容，落下來把上下的畫軸去掉，只留畫上遺容，全折疊了起來，只用一只畫軸的細木盒子連供桌上神主，就全裝了起來，段文溪更把那斷指也用布包起，塞在盒子內，趕忙來到院中，把海棠樹下看了看，用鐵鎬把地上泥土掘起了一片，好在下面的土十分濕潤，遂把下面掘了二尺多深，把木匣埋在了裏面。

段文溪這時連受傷帶過分的勞累，已面無人色，自己仰頭望了望天空，這時東方已透出曙色，可是晨星未退，斜月猶明站在祖先堂的院中這種凌晨的冷風，把自己埋藏神主時累得一身冷汗全吹冷了，只是略在這裏一留戀，反覺得衣服單寒，自己此時說不出心中的苦悲酸痛，也不知自己是否尚留戀着這破碎的家庭，只是遲疑着不肯就走，正怔怔呵呵的站在那，耳中突聽得東牆外小巷那邊住的人家裏，一陣小兒的哭聲，段文溪心裡一驚，自己叫着自已，段文溪，段文溪，人家有美滿的家庭，有骨肉天倫之樂的，值得留戀，難以割捨，你現在愛子贖了人家的姓了，已不是你的骨肉了，嬌妻生心離叛，已竟作了恩愛冤家，這段家圩雖是你的出生之地，你還有何面目再見別人，鄉鄰父老全在背地裡罵着你無恥的匹夫，你還有甚麼留戀，去罷，自己從院中重走進祖先堂。

天時尚在陰陰發曉中，見這祖先堂中越發的顯得淒涼了，迎面供桌上的神主已竟全搬去來，更因為自己往下請祖宗神主時，把案上五祀推到一旁，油燈倒了，香爐也倒在那，牆上的遺影時，把擺

得好好的桌椅全給離了地位，再加上供桌前地上一片片的黑紫血跡，非常驚心刺目，自己想到只爲自己一人不成材，竟自的連累亡去的先靈，全不能安靜了，這祖先堂中真好似演了一幕兇殺的慘劇，自己再不忍看下去，把供桌上的虬龍匕首刀和藥瓶子抓起，呆呆走出祖先堂，才奔前面書房。

段文溪來到前面書房中，把自己的包裹看了看，現在已是秋風陣陣，自己包裹中有兩件禦寒的衣服，明知道一到了朔風一起，不足抵禁嚴冬的酷冷，但是自己海角天涯，茫無定所，身邊那能多帶累物，只有嘆息着把虬龍匕首刀和藥瓶子放進包裹，把包裹繫好了，揹在背後，抬頭一看紙窗上全都現了青白之色，心裏一驚，立刻暗叫自己，你好糊塗，你再恍惚可要走不脫了，心慌意亂的走出屋來，趕奔廚房中，把早買好的一桶油提起，先把廚房中堆木柴的堆上潑了些，又轉奔後面，先由內宅自己的上房中，及自己和申九鳳同床共枕所睡的大木床上，連衾枕被褥上全潑上了油，自己唯恐燒不盡，留了殘痕，教人看出是那淫毒婦人所留下的東西，令人唾罵，段文溪此時的心情激憤，已非筆墨所能形容，把後院各屋中所易引火的地方全潑上了油，轉到前面，把客廳也全照樣的全放好引火之物，這樣轉了一週，把一桶油全潑完了，天也漸漸亮了，這段文溪頗有些心慌意亂，從前面燃起一束代油草把子，用火引着了，這時段文溪心似刀割，自己拿着這已燃着了草把子手竟有些顫抖了，自己不知怎的，想的是十分週全，從那裏放火，自那裏撤身走，這時竟自不敢下手了，自己竟已不懂爲什麼這麼怯懦起來，段文溪自己眼含着痛淚，幾乎不能支持了，把已燃着的草把子放在地上，自己說道，「我爲甚麼以一個清白人家子弟，竟要殺人放火，殺人放火是我作的麼，要走盡管走，何必自身先作罪惡事，我走吧。」可是往外走了兩步，又轉回來，再地燃着草把子抓起來，烟火還在燃着，大叫自己

「段文溪，你要殺人是才犯罪的，人情，天理，國法，他能教我忍受這樣的侮辱欺冷麼，我是男子漢，我就得報仇，我自己不報仇，誰能給我報復，我只有自己飲奸夫的血，食淫婦的心，我還有資格，還有丈夫氣，我就得報復，我放火是曠的我自己家宅，有誰來干涉我，有誰來管我，我是已竟走向死的道路，還有甚麼可怕，我怕的是甚麼，我留着這份家宅，走到山窮水盡，我還要回來，我把牠燒個一乾二淨，我把那重返家園的心死掉了，我拿着絕不回頭的心要辦我未來的事，天啊，我段文溪殺人放火了，」他也不知是哭是號，舉着顫抖的火把，從門房裏面把床鋪被褥引着了一點，不效他早早着化了，提防着不成被人撲滅，門房中烟氣一湧，立刻跑出來，把風門牢牢緊閉，這門窗已緊閉，要是火往外出，得需要一個時間。

段文溪形如發狂的奔向側座客廳，自己此時幾乎忘了自己置身何地，形如一隻負創的猛獸，碰到甚麼全是仇敵，不把他吞噬了，也要把他粉碎了，奔馳在這前後院中，段文溪此時實際也真是精神錯亂了，理智不清楚了，其實何必挨着屋子點起，這時他却犯了死心眼兒，一聞不肯落下，直點到後面的上房，這三間屋子，却是他最痛恨的地方，把床鋪被褥完全引着，烟火立刻撲上了窗戶，段文溪退出屋來，一聲狂笑道，「好，這才好，乾乾淨淨斬草除根，我這才算一切全完，在這時忽隔巷賣青菜的一聲呼喚，段文溪一害怕，咳，的一聲，自語道，「我再不走，難道真得留在段家圩不想去了麼，」自己飛奔後園門，見外面幸而清靜無人，園門鎖着，躍身一縱，躍出短牆，噤了聲，咬牙用右手把自己的傷口按住，這一縱身出來，又震動了傷處，疼得頭上冒了汗，只是回頭一看，宅子的前部已有地方噴出火來，再若遲延，有人呼救就糟了，段文溪顧不得一切，順着河邊小道狂奔郊外，盡瞧着

那幽靜的小道走，這一帶仗著是自幼生長起來的地方，全是十分的熟悉，直走的幾圍段家圩有一甲地，來到一座小橋林中，看了看四外無人，立刻長吁了一口氣，把頭上汗擦了擦，轉身來往段家圩一看，自己說不出是悲是怒，段家圩一片烟火沖天，火勢著的非常猛烈，被風送過來的一片呼呼的聲響，段文溪却在暗中禱告著神靈保佑，別連累了人家，自己痴立一時，越看下去越覺傷心，更兼時刻疑心恐怕遇見了鄉人，遂匆匆的出了樹林，冒着冷月的霜露，陣陣秋風的荒野，離開他自幼生長的故鄉，只這短短的時間，已作了無家可歸，含冤懷恨走天涯的江湖流浪人了。

第三章 淫徒勸火窟 避仇走天涯

這段家圩段文溪的宅中火一起，就是十分猛烈，因為段文溪是安心不致使他剩一點，那火勢只要一撲出屋子，前後院同時發作，立刻是一片大海，再想撲救那還來得及，況是那大門還關着，更知道他家中還有主僕三個人，到這時會未見逃出來，鄉隣沒有見死不救的，立刻聚集起一班壯丁，繞到後面去把後園門打開，只是空橋進許多人來，沒法子往裏再查探，火勢太厲害，近不了身，只是亂雜的叫着，這一陣火驟降驟降，的連着兩三處屋頂塌下來，激起灰燼火星子滿天飛揚，連撲救的人全不能停留在後園內，有的大聲呼叫着救火救人。

幸而段家的房屋全有大牆環繞着，前面臨街，後面這座小園又通着河邊，不致連累上街隣，就這樣兩邊隔着的隣家，已着爇七可危，可是各處鄉村在那時一半有救火會的設備，只要舉上千戶的就有

一處，這種救火會是一種鄉里間急公好義的善舉，遇到了火警，凡是少壯全要自動的集合，奮勇去撲

救，這段家圩本處沒有救火會，可是桑林浦却是設置多年的一處濟急水會，會頭就是本篇罪魁禍首蒲鳳台，段家圩和桑林浦是一河之隔，著起這麼大火，那會坐視，救火會響起吊鐘，想起舊時救火會這種風尚實可敬，只要一聽到報火警的號令，只是住在這救火會村頭的少壯，不論幹着甚麼工作，或吃着飯，睡着覺，全立時飛奔出來，自動的到救火會集合，稱這班壯丁爲武善，這是一種崇做見義勇爲的一種作謂，他們平日專管那一種工作，立刻按着所會的去幹，例如平日管抬輓水機，又叫作水龍，立刻撲奔輓水機，管續水的，則每人一副水桶，單有十幾隻長木柄的水斗子，專司在冬季結冰時，或是取水的地方，水夫不易動手，由他們從水眼中或是水井中，抽水接應水來，再往輓水機裏輸送，他們的救火效能雖則沒有多大，只是那時電力機械更是在鄉間尚未見過，這救火會在當時，也很保全了多許性命財產，救火會出發分文善武善，武善，就是管救火的工作，文善完全是鄉紳們，武善們分配救火工具，文善在白天手拿雜色綢製旗子，任指揮調督之責，夜間則懸織絲紙燈籠，每一撥救火會出發，陣容也相當的威壯，這種民間自治組織，更尙一種節氣，當地若出了災禍，所在地若有救火會，就是跟這火場最近的村鎮，立時負起責來，要以鳴鑼給鄰近各村莊送信報警，這是最不能忽略的事，再加場中當地的火會，只要聽到遠處的救火會來了，立刻由文善中管事二人，衣冠齊整的跨着杏黃緞子鑲着絨邊，青絨緞大黑字，手裏頭拿着拜帖的夾子，迎上前來，以盡地主之禮，這火場中只要外來的火會到了，總要把正面的地方讓開，讓人家沖來的得正式施救，唯獨在這種守望相助，見義勇爲，固然可佳，可是若在虛面子場面過節下，不肯讓，若是出事的地方臨近的火會已經撲救得熄滅了，已知道遠處的村莊，尙有正趕來的，這本處的火會文善們必得趕緊到了去，先令自己的人給遠處的

送倒鑼，文善們迎着人家，拿着名帖向人家管事們齊聲道謝，攆駕請人家回去，事後還得親自去拜望一份名帖，那才盡到了禮節，若是這邊着事的人一個辦理不當，有失禮露空的地方，就能引起極大事非，往往因爲一點小事，引起一場群毆，這是當時救火會的情況。

這桑林浦集善水會，設備最完全，會頭就是簡鳳台，有錢有勢，在這一帶他這水會是很著名，段家圩有了火警，他們這裏離得最近，每次遇到這種情形，簡鳳台在桑林浦家中他是必然親自出去，就讓他在城裏，知道了信息，也要騎着牲口趕緊來了，親自監視着水會去撲救火災，在平日他辦這種事，人和錢兩面全沒肯落後的，這次他正在家中，可是他趕上這種時候，一來心緒不寧，二來也正熱戀着申九鳳，這幾個月來，他就輕意不出門，這次聽到外面集善水會又響起號來，他先把家人叫進來，告訴他們不論誰問，就提我沒在家，好在會有別人主持着，自己去不去是沒有關係，跟着又囑咐人家，出去問問是那裏的火警，燒的是什麼人家，這時集善水會已經趕到了段家去救火，家人們進來報告說是段家圩，這把火着的很厲害，大約這一回得燒毀不少人家，大爺然若是到房上看看，就可以看見了，火勢真够厲害的。」

簡鳳台一聽家丁報告，就是一驚，隨即走出屋來，站在院中抬頭往西北一望，果然天空中湧起很高的黑烟，因爲有房子擋着，看不見火光，簡鳳台看着身邊僅有一個親信的家人，一擦衣服，竄向西面的走廊，翻到房上去再一看段家圩的火勢，果然十分猛烈，他是常常身臨其境救火，一望之下，已看出大致的情形，看火勢着起的勢子似乎沒連累多遠處去，若是小戶人家，倒許有四五家被災，隨向下面招呼家人李德道，「去，趕緊去，快把火的燒是什麼人家，打聽明白了告訴我，怎麼我看着好像

姓段的所住那一帶，快去快來，家人答應着往外飛跑，心說，「這才叫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沒有姓段的在那住，燒十八家你一樣不管，只顧你顧着你的事，只勞我們兩條腿，這還非跑得一次段家圩不成，你不給他看清楚，倘若說錯了，他那肯饒你。」這家人如飛的趕到段家圩，這倒不用費事，才一過河，已經被各處的救火會擋着了，段家的後門正隣近河邊，還用再細看嗎，並且立時就散佈開許多謠言，紛紛的議論着說，「姓段的這回算是一個沒剩，連人帶家業全完，這遭的是什麼報，真叫人不敢說，誰全知道姓段的是好人，可是他遭的報比誰全厲害，先出了那麼一擋子丟人現眼的事，如今又火燒獨門，連老的帶少的一個沒出來，人要走紅運，可了不得，什麼事都能趁心如願，你就說姓簡那個活冤家，真隨心如願，想什麼有什麼，不是那性麼？」簡家這個家人李德越聽越不順耳，這裏聚着五六處救火會，把段家這個火場圍起來，六七架輓水機，拚命的往火場裏打着水，武善們從河裏往外挑水，把河水全澆渾了，銅鑼和號令的聲音震動天地，黑烟子，火星子滿天飛舞，這麼上千的人拚命救火，只是段家的房子一間也沒有剩下，到處是棟折椽摧，房倒屋塌，李德看着這種情形，連自己桑林浦的火會全不敢找，恐怕簡鳳台等急了，挨他一頓罵，飛跑着回去，跑得通身是汗，進得宅中，門房裏別的家人看他笑着說，「李德你這麼給老爺賣力氣，回頭准可以給賞賜。」李德一邊擦着臉上的汗，一邊往裏走着說，「我這全要累死了，別玩笑了他趕進前而倒座，那知進得屋中，簡鳳台竟沒在這裏，李德一看又往後而去了，嘴裏低聲罵着，「你要捨不得離開她，索性別出屋子多痛快，人家來了你又去了，給人家支使的人，前世燒了多高的香，我看你早晚怎麼遭報的。」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從內宅院中穿過去，來到西跨院中，進院門，只見大爺和中九鳳正站在台階，仰着頭往西北看着，李

德心說，「你這萬惡的女人還看呢，你不嫌傷心麼，妨得人家莊段的家敗人亡，早晚簡家也叫你送了終，他只顧心裏想着，又因簡鳳台的規矩大，從一進門就像平日規規矩矩的往前走，招呼了聲，「大爺，大奶奶。」沒容他開口，簡鳳台把眼一瞪，喝叱道，「李德，我疑惑你死在火塲裏，或者是把腿摔折了，我這裏急死你還是四方步邁着，到是燒得什麼人家。」

李德是一心想着這麼忠誠給主家効力，絕不像他們那幾個狼心的，小老婆現勤，馬前三刀，人前一面，背後一面，那知人家坐在這裏充副號大爺，我全跑得血奔了心，還挨窩心罵，這真是殺人放火吃飽飯，阿彌陀佛，餓死人，這還有好人走的路麼，李德一肚子怨氣，遂他沒有好氣子的說道，「大爺你着急，我吃的飽，穿的暖，死不了，我沒敢耽誤，來回緊力跑，身上全發汗浸透了……」簡鳳台聽出他是誠心和自己搗亂，吃飽穿暖，不明說餓暖生淫慾，立刻怒叱道，「混賬，你胡說些甚麼，問你燒的是什麼人家。」

家人李德分明是一腔怒氣，想要乘機發洩一下，只是心裏想着，趕到，簡鳳台一喝叱，立刻把頂撞主人的勇氣消泯的乾乾淨淨，可見平日簡鳳台的嚴厲已把他們全管轄的絲毫不敢放肆，李德遂說道，「這把火着的可够厲害的，所燒的是段家圩的段文溪宅子，這回燒了個乾淨，大約連一間也剩不下，連人全沒出來，大約全悶在裏面了，還算萬幸，只燒他自己，火會拚命的撲救，總可以連累不上別人了。」

簡鳳台聽李德說着，臉上一變色，申九鳳勐了一聲道，「連人也燒在裏面麼。」簡鳳台看了看申九鳳，見她兩隻一汪汪水的眸子，真要把水流出來，簡鳳台從鼻中哼了一聲，吓得申九鳳趕緊一抬頭

裝作往天空看，那散佈開的濃烟，簡鳳台立刻回頭向李德問道，「李德，你看清楚了麼，段家的人怎麼竟白一個沒出來。」李德道，「他們街隣全那麼說，我可沒看見。」

簡鳳台道，「那麼你不是親還得見，只怕人未在裏面吧。」當時李德嘴唇動了動，要說，大爺你放心，姓段的這回不會再活了，可是沒容他出口，簡鳳台已竟一擺手向李德道，「你去吧，問得不明不白的，你們只有吃飯的本領。」李德也不敢答話，向申九鳳臉上掃了一眼，轉身够奔前面，心裏在罵着，這個妨人的妖精，把姓段的毀了個家敗人亡，妻離子散，連根子全給搗了，這時還要貓哭耗子假慈悲，不用忙，早晚姓簡的連人帶家業也剩不下，李德一邊恨恨跑着，向前面，此時連累帶急，頭上還冒着汗，門房裏的人全站在大門口，往段家圩那邊張望着，一聽李德從裏面出來，僕人中以簡鐵兒年紀最輕，說話也最討厭，他明是看出這李德臉上的氣色難看，定是在主人面前沒討了好來，可是他竟轉身來跟着進了門房，向李德道，「嚇，李爺，你真賣力氣，我這可得喝你的喜酒，大爺賞了你多小錢，這回沒白賣力氣吧。」

李德瞪眼說道，「小鐵，你要再拿我開心，我可罵你了，你幾時看見我得過他一點實惠，人心全是肉長的，大爺近來換了個鐵心，他拿着我們當下人的當牲口使喚，還嫌不解恨，有氣性的離開姓簡的別處去找飯去，這個活人妻一進門就不得了，大爺像昏君似的，被她迷住了，人家來回跑了這一陣，他饒沒有一句好話，反倒拿着我李德不當人看待，小鐵你趁早躲開我，我這連敗時衰的人你們別理我好麼。」簡鐵兒啞了聲道，「幹甚麼這麼着急，我不惹你好嗎。」說着扮了個鬼臉兒，跑出屋來，這時裏面一聲咳嗽，簡鳳台從裡面出來，走到過道中，見下人們全在大門外張望着，七言八語的講

論着，簡鳳台厲聲道，「你們是幹甚麼，進去。」下人們見主人雙眉緊皺着，自己向外走去，吓的大家一個個全溜進了門房。

簡鳳台和申九鳳一商量，認爲段文溪家中這把火着的可疑，只有親自去根究一下，倒是看火怎麼起的，人是否全燒在裡面，沒有這麼巧的事，火起時差不多天全亮了，雖是聽說那段文溪傷式未好，尙病在床上，只是實際的情形究竟是不知，這場火有許多可疑之處，申九鳳勸着簡鳳台不教他去，柔聲向他說道，「我看你還不必露面兒，我們的事沒有不知道的，你自己去多麼不合式呀，教下人們去仔細再問也就明白了。」

簡鳳台冷笑一聲道，「我怕甚麼，我不察個水落石出。」我這能安生下去麼，他們全知道又該如何，我現在把一切全都拚出去了，生死事業，任憑他怎樣，我全沒擺在心上，只要你能明白我的心就滿好。」

申九鳳此時心緒十分亂，在他面前還不肯過露驚慌之色，不過一個人面色上的表現，是掩飾不住的，從一聽到段家起火起，申九鳳就心慌意亂，趕到一聽到家人李德回來報告，說是，火燒段文溪家宅，申九鳳的精神上越發抑制不住感情，我和段文溪現在是恩斷義絕，可是她們夫妻那些年來，並沒有過分的乖離，此次爲戀好情熱，毅然捨却了段文溪，帶着兒女歸到簡鳳台家中，但是她到了這種時候，那會沒有一點情，所以方才幾乎落下淚來，簡鳳台是多麼精明的人，這種情形那會擔得過他的眼去，簡鳳台未免就含着醋意，此時話語中隱含諷刺着，申九鳳聽到他這種話，心裡一驚，連忙收斂自己的焦急悽慘之情，向簡鳳台說道，「我攔你也是好意，事情已經作了，怕人有什麼用，那麼你去看

看也好，可是你趕緊的回來，別叫我不放心。」

簡鳳台此時也不再說什麼，匆匆的走出家門，一邊往桑林浦的街外走着，一邊抬頭望着段家圩，這時火勢雖雖稍殺，可是濃煙尚在，往天空湧着，簡鳳台出了桑林浦，隔河已經望見火場的地方尚在零亂着許多撥火會正在撲救着，他這一走過木橋，河邊上幾十副水桶，都在擔水救火，他這濟善水會一般武善們，有的已經看見是他們桑林浦的會頭來了，有的人就高聲招呼，「簡大爺你往這裡來，我們集善水會就在火場の後門這邊。」簡鳳台只向他點頭，此時注意着火場的情形，見這段文溪全部的房屋，俱已焚燒得一片焦土，只有那後面假山和幾株海棠樹尚在孤立，一片宅院已經毫無阻礙，走到自己集善水會前，更可從後面直看見前街的大門一帶，所有的臥房全完倒塌，靠東面一帶，正是段文溪的祖先堂舊址，只存了一株海棠樹，枝葉具已燒焦，可是樹因為離着房稍遠，樹幹仍然未被燒壞，這簡鳳台看到這把火燒的情形頗覺可疑，他自己集善水會的人和他說話，他好似全沒聽見似的，轉到假山旁，這裡泥水滿地，簡鳳台竟不顧濕了鞋襪，依然往前察看，有他桑林浦中的水會首事人跑了過來，招呼了聲，「會頭，別往前走了，好在火勢已熄，可是有幾處沒倒下來的牆，危險十分，少時讓他們清理一下，索性把他推倒，免得傷人。」簡鳳台停着脚步向跟過他來的人問道，「怎麼一個白天這把火竟會着了這麼厲害，幾十間房子，好幾道院落，難道是同時起火麼，這些些救火會竟不能保全一部份房屋，這真是怪事。」

跟過他來的這人，聽他這一問，隨着答道，「會頭你說的一點不差，這把火着實有些邪性，我們桑林浦集善水會，和段家圩這麼接近，火起後我們跟着就趕到，咱們集善水會作起活來，不論到那兒

也沒有含糊過。肯幹，賣命，只是這把火一起，是前後一齊着起來，無論如何闖不進去，叫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束手無策，這還算萬幸，這把火只燒了這一家，沒連累上別人，真得認便宜，只是這宅中的本主，一個人沒見，據他們近隣說，恐怕全燒在裡面，這還得等少微清理一下，進去察看。」

簡鳳台搖了搖頭道，「這種情理不對，火勢發現天已亮了，他家中不是一兩個人，要是人沒有出來，難道連呼救的聲音會沒有麼，很大的宅子，前院起火人可以往後面跑，後面起火可以往前面逃，何致于全悶在裏面，難道你們沒問他附近街鄰麼。」這答話的人說道，「這種事實在難說，街房隣居沒有一個聽見什麼聲音的，昨天晚上還有人看見他宅中的僕人出入，今天火起後前後門全關着，所以疑心裏面的人沒有逃出來。」這時六七架輓水機往裏盡力的打着水，濃煙比較比方才減了許多，地面上官人已經到這裡彈壓，他們也在等待着能進去人時，檢察一下，宅中的人是否全被火燒死，他們也好到衙門中去交代，每有這種火災的時候，本處的地方先得注意火頭是什麼人，誰家遭了事，還得釘着打官司，這就是俗語所說的「失火挨板子」若是火頭找不着，就該着當「地方」的倒運，衙門裡先把他打一頓，這次段文溪家中火燒獨門，把本村中的地方急得圍着火場亂轉，幸而本村的村長已經早在這裡照料，告訴他不必擔心，總得等待查明了究竟，事主是否已經全葬送在火場裡，現在還沒判明你這時着這樣急有什麼用。

這時段家的宅內完全成了斷瓦頽垣，煙氣和水氣相騰着，各處水會的會頭聚在一處，和地面上官人那商量，說把火燒得離奇，必須立時清理火場，簡鳳台這時一過來，可是前後街連小巷中人全擠滿了，語聲亂雜，說什麼的全有，對於簡鳳台，段文溪兩家的事，知道的人是很多，冷言冷語不住的講

論着，明是看見簡鳳台過來，故意的教他聽個一言半語去，任憑簡鳳台是怎樣的老練，也差得向上難堪，可是也只好忍受着一切，也不敢究說什麼人說他閒話，看到會頭都在這裡，可是大家也正和官家那裡講論着，有人喊了聲，「桑林浦簡大爺來了。」這般人同時住口，明是所說的話不願叫他聽見，簡鳳台那心裡不瞭然，自己只有腆着面面向前招呼，這般人還真不敢不維隨他，連地面上官人全很客氣的向他打招呼，簡鳳台此時只有扳着面目，向大家說，「段家的火着的太離奇，只有請各會頭們，招呼大家多辛苦一下，咱們立時把火場清理。」

倒得看看是否完全燒在裡面，會頭們齊聲答道，「這是應該辦的事，不過武善們這半天，已經把力氣全用盡了，得叫他們休息一會。」簡鳳台答道，「好吧，這段家圩和我桑林浦如同一個地方，我們集善水會，可以算這裡的主人吧，除了我們本會的茶水點心自備，現在我每一處水會助五百斤點心，算我姓簡的自己拿，所有茶水的挑費完全由我集善水會供給」這種地方就是耗財賣臉，辦這種善會的事，搶陽鬪勝，他這麼說出來，這段家圩的村長立刻向前道謝，這種地方只要你作出這種疏財仗義的車來，當時就能找出面上的好看來，用不着一罨茶的時候，立刻用黃紙報條寫出來，貼在火場的附近，這簡鳳台當時這種舉動，也是故意要買大家這筆賬

所有救火會的會頭們，明面上是恭維，暗中可是應該，何況他霸佔段文溪的妻子，差不多全知道，這時大家商量着事已經經過好一些的功夫，這段家圩本村的村長們臨時給救火的武善們預備的茶水點心，大家已經，休息了片刻，這種事可不能過份的就攔，因為地面上官人還得按着公事往上交待，立時招集各水會，分開了各帶着一般人向裡清理火場，可是這種火場是最不容易着手，明是火勢全熄

，可是每逢清理倒塌的房屋，竟自撲出極厲害的火絲，所以一時往裡清理，抽水膠跟着用水去澆滅，這種工作是十分困難，可是從四外直清查到當中，全宅的房屋幾乎全搜尋到，只有些燒殘的衣服被褥等，看不出什麼地方有傷人的形跡。

當時這本村的村長已經把段家的近隣仔細盤問過，他這宅子裡准知道只有主僕三人，可是這種事就奇性了，火起後前後門滿關閉着，直到現在幾乎把燒壞的地方全翻騰到了，毫無一點痕跡，大家認為宅子裡無論如何總不會一個人沒有，商量一陣，候着到官家報案以後，再重新清理一下，好看個水落石出。

簡鳳台看到這種情形，他心中已經瞭然了一切，絕不存半分的希望如能從這火場裡找出段家的屍骨來，只怕是夢想吧，火場搜尋完畢，簡鳳台比較聽見段家着火還急，他不敢再在這裡耽擱下去，他倒也不是怕事，自己要趕緊回去，冷靜的把這件事思索一下，已知道對頭人這一手辦的居心非常毒惡，自己一個應付失當，就要後悔無及，所以他只向火場的會頭們週旋了一下，叫他桑林浦的集善水會仍然留人在這裡照料，說得等別處的水會全走了，他們才可以撤回，簡鳳台一人回轉桑林浦。

他此時心亂如麻，低著頭走到宅中，門房的家人招呼他，他好似全沒聽見，來到內宅，進了東跨院中九鳳住的屋中，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兩眼看着地，至於屋中有什麼人他好似都沒看見，申九鳳在他走後，自己在屋中也是起坐不安，形如待決之囚，他也是盼着段家圩這把火有了確實的信息，自己也好有打算，兩個孩子玉郎，玉娥，有女僕給照應着，玉郎跑到她的面前找她要糖食，申九鳳此時已實在沒有哄兒女的心腸，向女僕們灑着手，他趕緊抱出去，自己此時真不知道是酸是苦了，心裡那

份不安的情形，幾乎不能忍耐了。好容易盼簡鳳台回來，一看他這種情形，就知道段家圩一定還有意外的事，自己嚥吞吞往簡鳳台的身旁挨，牽到簡鳳台的身旁，柔聲說道：「你這是怎麼了，難道段家圩又遇見什麼事了麼，申九鳳問了這句，簡鳳台依然不答，申九鳳就不由的落下淚來，推着簡鳳台的肩頭招呼道：「鳳台你倒是怎麼了，有什麼事你倒是說呀，你不是能擔待事麼，現在這麼一語不發，可我了。」

簡鳳台這才抬起頭來，向申九鳳臉上看了看「咳」的長嘆了一聲，又少許了沉，方才說道，你坐下不用着急，急的日子在後頭呢，你也不用害怕，我現在是想我自己的事，我實在是後悔。」

申九鳳這時坐在他身旁，左手拉着簡鳳台的手，右手用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淚痕，悽慘說道：「你後悔不該把我弄出來麼，我也知道我是你前世的冤家，我既已和你有這段姻緣，後悔也來不及了，你現在的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簡鳳台把身子偏了偏，四目相視的凝望一會，自己點點頭，苦笑了，一聲道：「好人你說糊塗話，我對你沒有兩條心，既把你弄出來，就想著和你同生同死，我和妳說過，姓簡的，作事沒有三心二意，我既已經把事作到這，任憑他怎樣我算認命了，我後悔的是姓簡的沒有斬斷鐵的手段，只顧一時心軟手軟，我算自己害了自己，放虎容易擒虎難，我害了別人，別人可未必再能容我了，我現在得好好的打量一下吧，現在可歸到了棋錯一步滿盤全輸的地步了，我現在要右一番決斷的計劃，我得通通打草打雞，妳不要再說那些，無情無理的話，再給我心事添難過，我可有些禁受不住了。」申九鳳忙說道：「我的大爺，你倒說怎麼回事呀。」簡鳳台道：「他害了，他走的乾淨，走的厲害，走的叫人可怕，只衝着最後這一步，我簡鳳台有些不如薛文溪了，他不能斬草絕根

的決心，她有鐵一般的心腸，他安着百折不回的心，我明白他，我知道他，他不把我簡鳳台挫骨揚灰，他是不甘心的。」

申九鳳聽到簡鳳台這種話嚇得玉容失色，驚懼的問道，「怎麼，他沒燒死麼，我聽說是同房子燒在一起的，難道他走了麼。」簡鳳台一哼了一聲，「我不想叫他死，可是我不願意叫他離開段家圩，這種事當着你面前，不怕你聽着難過，是我簡鳳台手賤弱了，劫奪奪子之仇，他怎能不報，我簡鳳台太已糊塗，我自恃太過，認爲我鐵沙掌足以致他的死命，他雖有謀我之志，他沒有動我之力，可是我就沒想到，他現在不拿他的性命和我拚了，他這一遠走高飛，走的這麼乾乾淨淨，寸草不留，他是安心要和我將來算這本賬，我鐵沙掌恐怕將來不足恃了，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現在你教我怎能不悔，怎能不恨。」說到這申九鳳淚又流下來，哭着說道，「我也沒想到他有這麼厲害的心，我是認爲你武功本領比他強着許多，錢財勢力他那一樣兒也比不上你，我這婦人的心情，總想着時日一久，事過境遷，他或許把這件事丟開，既或他不肯鬆手，我們也能應付他。萬沒想到他竟走這步棋，我算害了你了，那麼他的家宅全都被燒了麼，這把火是他自己放的麼，」

簡鳳台點點頭道，「事情沒有這麼巧的，段家圩一起火，趕到李德回來一報告我，說是火燒的是段文溪家，我就知道這裏另有文章，果然不出我所料，平常失事着火是常有的事，但是姓段的家宅前後好幾間房子，火勢一起，就沒法撲救，這分明是放火，已經無可疑異，他這片家宅已燒成一片焦土，我不敢過份大意，直等着把火場清理過，他主僕們明明是早早的走脫了，這種情形妳叫我怎能不恨，現在妳放心，事情已弄到這般地步，我簡鳳台算認了命了，我只怨我心軟手軟，自己留了後患

現在他這一去只有兩條道路，是他去約請能人，幫助來找我姓簡的耳眼，可是據我想，他堂堂男子漢、妻子落到別人手裏，稍有丈夫之氣沒有面目去找人，第二條道他就是重訪名師，另學絕藝，將來學出奇制勝的本領再和姓簡的來了斷這樁冤怨絲的事，可是他若走第一條路，或許能早早的回來，只要他想去第二路，只憑他那般身手，就讓他遇上名師也得有三年五年的功夫，或許能找我簡鳳台一分生死存亡，不過我是這般思想，過去的事我已作錯，追悔不及，未來的事，我簡鳳台要和他名走各的道路，最後的生死還未必能決定罷，我和段文溪這可要拚命運了。」申九鳳這時心疾如燒，知道未來的禍患，雖不是眼前的事，只怕終歸脫不過去的，拉着簡鳳台的手慘然說道，「那麼將來的事你打算怎麼辦呢。」

簡鳳台冷笑了一聲，「他離開段家圩，我在桑林浦也不能再住下去，我也得遠走高飛，我們將來誰把誰毀了，還不能預定，至于我的辦法，你現在也必過問，只要我簡鳳台的命不該絕，或者還許叫段文溪廢盡心機終我泡影，我索性跟他結了雙料的仇，我們成了宿世的冤家，叫他在下一世再找我了。」申九鳳此時對於段文溪的情形，已不似先前、對於他尚有允許順情，含着可憐憫之心，此時是又急又恨，恨不得他立時離開人世，去了將來的禍害，遂向簡鳳台道，「他的如意算盤打得雖好，訪名師學絕藝，是談何容易的事，我看他或者這次就要作了外喪鬼，我們不必過份的擔心。」

簡鳳台冷笑道，「我們不放心麼想了，我從今日起，不和他見着面，我絕不敢保定了他不來找，我要從明天就伸手辦我未了的事，無論如何我得先要離開蘇州府。」申九鳳道，「你這裏這些產業，還有的絲綢的買賣，怎能你走呢。」簡鳳台道，「這份家業我得了什麼，連買賣我全盤與別人，有

我姓簡的活着，萬貫的家財要他傳，後代；我簡鳳台現在的死生還不能保，我還顧着這點家產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況我現在一走，也還够我們後半世的過活，我們何必那麼貪心，鑿道捨不得家財，反拚得性命麼，」可是簡鳳台說這話時，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

申九鳳此時心裏是萬分難過，正不知將來落到那種地步，也不敢再向他多問，只有小心的伺候着他。簡鳳台竟自從這日起把家產除去能携帶收拾了一番，賣的賣了，託付人照管着的照管着，更把簡記絲場讓與了別人，沒過十天，他才帶着全家離開蘇州府，親友們只知道進京謀幹差事，可那知道他是全爲逃災避禍，但是他究竟去向什麼地方，連近親近友也全不得而知了，這簡鳳台將來再登場時，已另換了一場局面，暫時先按下他不題。

且說火焚家宅後身走出的段文溪，含着滿腔的淒情奮怒，在火勢能轄下，出了段家圩，離開村莊很遠，回頭看着那火光冲天，將全份家產付之一炬，這種情形，任憑是鐵一樣的心腸，也得痛切傷心，段文溪不忍再看下去，揹着包裹在曉風朔月中，踏上征途，這蘇州城附近那灘敢留戀，他是自幼生長在故鄉，認識自己人決少不了，一路上盡檢着荒疎的鄉村繞着走，這天連午飯時全沒敢就悞，緊着往下趕，直走到日落之後，已出了揚州江都縣的地界，到了儀徵縣境，在這裏落了店住了一夜，這一夜中自己把將來的事才仔細的盤算了一番，打完了主意，自己聽人說過，丹陽縣金家鎮有一位名武師名金沙掌金金錢，聽說他練的是獨門掌力，能够單掌開碑，掌斷鐵索，善打金鐘罩，能破鐵布一衫，他這種掌力是最厲害不過，只要有氣血筋骨的，不論是人或獸，只要他這一掌打上骨碎筋折，自己已想對付簡鳳台何不投在他門下，破出三年五載的功夫足可制簡鳳台于死地，段文溪這一拿定了主意

，反又高興起來，自己想着無論如何也要求這位金老師收錄自己，任憑他受多大苦，也要把那種功夫學出來，拿定了主意，到天光亮趕緊起來，從儀徵起身，渡江南，到丹陽是大小七站，段文溪只走了八天便入丹陽縣境，在這住了一天，這金家鎮離他住的這裏是一個大站，按路上說是有一百二十里，段文溪從黎明時起身，自己身邊雖然還有二三百銀子，可是他捨不得浪費了，自己將來的事還在茫茫的不敢預定，自己打定了主意，要儉節帶着化用，免得早早的困在江湖，所以這麼遠的路，絕不肯僱脚程，徒步的走下來。

段文溪這些日來已經折騰得筋疲力盡，更兼手上的傷痕未好，在經過這麼十分的勞累，這一天走這一百多里的途程，這段文溪已經累得混身是汗，面色難看的好像一個病夫，他趕到金家鎮，已經是日暮黃昏之後，這種時候那好去投師訪友，何況跟這位金沙掌全義又是素慕平生，自己是慕名而來，和他沒有一面之識，那好在夜間去登門求見，只好等待明朝前去，找了一個較小的客棧住了一夜，略微休息了精神，早早的起來，梳洗已畢，算還店賬，才向伙計打聽這位金武師住在什麼地方。

伙計一聽他要找這位金沙掌全義，上下看了看段文溪兩眼，向段文溪說道，「客人你找這位金沙掌金四爺麼，你與他是朋友麼，」段文溪道，「不錯，我和他是朋友，不過這裡我沒來過，不知他府上住在什麼地方。」伙計聽了，立刻換了一副極和緩的面色，陪笑着臉說道，「金家鎮你找別人不好找，要找金四爺，你就是問幾歲的小孩子，他也能指引你，金四爺在這一帶可真個個人物，只憑他那一身的本領，和手底下那份功夫，真能震懾住這二十一縣的地方，沒有敢和這位金四爺比較高低的，人家那份本領也真迎得住人，任憑你是銅筋鐵骨，只要被金四爺的那金沙掌打上，連骨頭全被打散

他那手底下真有叫人不相信的神力，只被一個人在這裡住，把這一帶完全鎮撫着，毛賊草寇，誰敢往這裏來送死。他手底下那百十名徒弟，各各是英雄，各各是好漢，功夫學成了，一出師門，立刻威名就能創出去，他就住在這金家鎮的東街靠街口那兒，路北的那片大宅子是極其易找，那條街就屬金四爺這片宅子大，用不着再問別人，只要你走到東街的街道內遠遠的就可以看見他住宅了。」

段文溪是十分高興，居然能這麼不廢一點事就能打聽清楚，向店家客氣了一聲，揹着包裹按着伙計所指示的道路，撲奔東街，趕到了大街中心，還的已望見東街口路北有一座很大的住宅，四圍高大的風火牆，圍着這片宅子，大門口有四株龍爪槐，上馬石拴馬椿俱全，台階上站着兩個人正在說着話，段文溪揹着包裹來到近前，方待向台階上站的人招呼，忽然從宅內走出一群少年，一邊說着笑着，出門往西走，正與段文溪走個正對面，段文溪雖則在店中歇了一夜，可是他勞累得已經不成樣子，青黃色的一張臉面，滿面病容，再加身上的衣服全是很髒很舊，這群少年們遠遠已經看見，彼此嘻嘻笑笑一打招呼，竟要對段文溪戲弄一番，這般少年一共是七個人，他們結成了隊，若是單開走，街道雖然不寬，誰也碍不着誰，只是他們是成心搗亂，七個人擠在一處，把這條街已給橫斷了，對面只要有人來，他們閃避着才可把人放過去，如今見段文溪身臨切進，不閃不避，誠心攔着道不教段文溪過去，這般少年和段文溪已經將要碰到一處，段文溪招呼了聲，「衆位請讓一步，允我過去。」內中一個年歲稍大，有二十幾歲的光景，厲聲說道，「這是官道，不是私人的，誰愛走誰走，你過去不過不去！我們說得着麼。」段文溪一聽，少年的話十分無理，不過自己在這裏不願多惹是非，仍然抑着氣向這少年說道，「老兄你這話可有些不通情理了，我好言好語的求你借光，你反到這麼無情無禮，我

要是過得去就不和你說廢話了。」

那少年竟自冷笑一聲道，「你既知道得借光還這麼橫，來呀，把他怎麼來的怎麼打發回去。」說着伸手就往段文溪的右臂上抓，更有兩個少年往這邊一欺，立刻一個抓段文溪的左臂，一個向着段文溪的背脊襲來，這種舉動，這群少年們是安心欺侮外鄉人，想把段文溪抬起來，摔他一下子，大家一笑，他人單勢孤，也鬧不出手去，這就叫無事生非，無理取鬧。

段文溪莫看遭了這場禍事，可是他終有一身功夫，這般少年不過全是練過三年五載的功夫，手底下不過比平常人俐落而已，知道這叫誠心擠事，自己來到這裏是投師來的，絕不敢招惹意外的事，這已竟逼迫你不得不略給他們些顏色看了，當時看見三面受敵，左右這兩個少年手已撲到，段文溪已然猛的往後一縮步，暗中腳底下已合上勁，往後這一撞，身後這個少年，自己雙掌已翻出去，往左右這兩個少年的胳膊下一穿。

立刻把兩個少年的胳膊盪開，可是雙掌隨着往後一撥，「霸王卸甲」式往這兩個少年的胸前一按，往後一送，自己身軀已縱出去，可是段文溪依然心存顧忌，不敢真打這兩個少年，竄出五六步去，一個轉身，向這班少年道，「你們這是作甚麼。」

這班少年全是這金家鎮金沙掌金全義的徒弟，少年們的情形是惹事生非慣了的，這金家鎮只要見着這班少年的，沒有不頭疼的，不過誰也犯不上和他們嘔氣，打了孩子，大人再出來還真擔不了，所以這班少年在這鎮上就叫橫行，今日吃了這個虧那肯認頭，一聲嘩噪，「小丫頭敢動手別放他走，留下他吧。」這群少年齊往前撲過來，段文溪心想，這可是命該如此，擠得姓姜的到這裏鬧事，看起

來，我段文溪是叫這金家鎮無緣，雙掌一分這就要。這班少年們演一場群毆，就在這班少年嘩噪聲中，那東街口路北那個大門中走出一人，一聲響嗽，一個聲若洪鐘的人，高聲喝道，「你們又胡鬧些甚麼，這人一發話，這班少年已竟嚇一個個趕緊縮手，有的還回頭看了一眼，有得的連頭也不敢回，一個個溜向道旁，有的穿入小巷中，有的奔西街口走去，立刻全走淨了，段文溪嘆息了一聲，這才抬頭打量給自己解圍的人。」

只見已是自己打聽的這金家鎮金沙掌金全義的住宅，階下站着一個形如僕從的，在台階上站的人，年約五旬以上，身量非常魁偉，胖胖的身軀，赤紅的一張臉膛，粗眉大眼，唇上有掩口的黑鬚，穿着藍綢子小褲襖，肥大的袖管挽着，裏面雪白的小袴，也連着褲起半尺來高，下面是藍綢子中衣，青緞子雙臉粉底鞋，這種相貌，打扮非常粗俗，體格雖然顯出矯健可是沒有甚麼英挺之氣，這種相貌更不像江南人，頗像北方的健者，段文溪趕緊走向前來，向這人抱拳代笑道，「在下不是這位老人家解圍，非吃一次大虧不可，我這裏謝謝了。」台階上這人上下打量了段文溪一眼，立刻說道，「聽你說話的口音不是此地人，你一個出門在外的，還這麼多惹事，大約你是個練家子吧，不過你這樣體格，真動上手，只怕終歸是要吃虧的，一個年輕人，在外面跑的，總要少惹是非，免得吃了虧沒地方訴冤去，這算你運氣不錯，趕上我出來看見了，不然的話，就是在我這金家鎮敢去不含糊的，我總得叫他含糊了，你姓甚麼，這是往那裏去，趕緊去罷，再者這裏盡自留連，被他們碰上，定還要找你的晦氣。」

段文溪一聽這人說話的情形，十分狂，頗有些不說理，怎麼這金家鎮就這麼厲害，自己只得改陪

著笑臉說道，「這位老爺子，你可錯怪了我。我一個離鄉背井的人，那敢生事。我是路遇這班少年，他們把街道全橫上，不教我過來，這也太不講理了，我那會甚麼功夫，我若會點真功夫，我還不投奔這裏來了，借問這位老爺子，這可是金老師父的府上嗎，有一位人稱金沙掌金全義老師父的可在家嗎，有勞您替在下通報一聲，我要求見他老人家。」

這人一聽，口中哦了一聲，可是跟着淡然的說道，「你姓甚麼，找這位金師父有甚麼事。」段文溪道，「在下姓段名文溪，是蘇州府人，因為久仰金老師父的大名，弟子是慕名而來，求你老人家替我回一聲，我段文溪拜見他老人家。」

這人聽到段文溪的話，看着段文溪，腮邊含着笑向段文溪道，「你老兄這麼遠來到這裏，是單爲得訪這位金老師來的，你身上有功夫吧。」段文溪聽他所答非所問，不知道他究是如何人，只可很恭敬的答道，「弟子沒有甚麼功夫不過對於練武這一門是天生愛好，早就惦着訪名師，我能得一點武林正宗的功夫，也不枉對於武術愛好了一場，這才訪問了多少位練武的老師，全說是儀徵縣金老師夫，負一身絕技，名震江南，弟子這才一心來到這裏，爲是得入正大門戶，你老人家貴姓，求你老人家給回稟一聲吧。」

這人哈哈一笑道，「不用費那麼大事了，我就姓金，金全義就是我，不過我可不敢當，你那麼恭維，我沒有甚麼真實功夫，我不過是一點虛名而已，我金全義功夫沒有甚麼了不得，不過可憐的交朋友，好在你老兄說話很誠實，一見面就表明了心意，是訪師，不是訪藝，那麼你提到投師，我絕不敢當，大遠的來了，你請裏邊坐，我們談談。」

段文溪一聽此人竟是自己訪所的金沙掌金全義，不禁有些懷疑，怎麼自己看不出他有多大本領來，也許是自己眼力不夠，人家功夫到了不能全表現出來，盛名之下歷來沒有那麼僥倖得名的，自己不要輕視了他，這麼容易見着了本人，不還是很萬幸嗎，遂恭恭敬敬的向金全義一拜道，「原來你老就是金全義老師父這，真是弟子的幸會，金老師我到了裏面再給您行禮吧。」

金沙掌金全義見這段文溪出言這麼恭謹，似乎很歡喜，把先前那樣不值一顧的態度盡斂，遂點頭道，「老兄別這麼客氣，我可不敢當，我可有言在先，我是拿朋友對待你，絕不敢當拜師二字，我們裏邊談吧。」

這位武師金沙掌金全義立刻轉身往裏讓，在門道中還有兩個形如僕人的，立在那伺候着，只是那種穿戴打扮，頗有些上不上，下不下，總帶着點江湖氣，金沙掌金全義一走進來，這兩個僕人把手往下一垂，倒是很恭謹的可是他們對於自己，在眉梢眼角却帶出些輕視之意，段文溪只裝看不見，隨着金武師進了大門過道，迎面是影壁牆，東西各有兩座八角門，金全義領着段文溪走進了東面的八角門內，這裏很大的一道院子，非常寬濶，是三間南倒座，金全義把段文溪讓進屋來，段文溪把身上的包裹解下來，放在了門旁的椅子上，然後整理了整理衣衫，把懷中早預備好了一個紅封套取出來，在封中上面寫，金老恩師全義，下款寫弟子段文溪拜敬，旁邊註着銀票百兩，雙手把這封套遞過去道，「老師父，這是弟子一點心意，求您收下吧，金全義哈哈一笑道，「你這是作甚麼，一我沒有甚麼，其實本領來傳授給你，我那能隨便收人家為徒呢，這麼厚的禮，我可不敢領，段老兄你趕緊收回吧，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咱們交個朋友不一樣麼。」

段文溪此時，金全義則是絕沒存着一點虛情假意的皮氣，索性往地上一跪，向上說道：「老師父，弟子是一片虔誠來的，無論如何你老也得教我這個徒弟，只要老師父肯答應我，任憑教我這三年五載，十年八年，我絕不會半途而廢，我抱着一二分誠意來的，老師父不肯收留我，我段文溪有何面目再回家鄉，再說弟子也實在不知江南道上還有什麼能人，弟子此次離家出走，立下誓願，不學得真本領，枉生一世絕不再回家門了。」說罷不住的向上叩頭，這時金全義拿着他那份紅封套連點頭，說道：「看你這片至誠的心意，我怎好不收留你，不過咱們一切全得講明白了，這種事不許有後悔，你先起來，咱們說一下子，你是否能够按我所說的去作，尚不敢決定，這不是只憑叩頭行禮的事，我們一切該妥當了，那時你在祖師爺前行拜師之禮，那有的頭兒叩呢？」

段文溪答了聲，「弟子願受金老師父的教訓，趕緊立了起來，退向一旁，靜候着金沙掌金全義，聽他講些什麼，這時金全義正色說道：「段文溪，你世來的心，是想要我門中得些真功夫的，這種有志氣的行為令人可敬，我到很歡迎你這種情形，不過你不遠千里趕到我這裏，你得實話實說，你究竟打算學些什麼功夫。」段文溪忙答道：「弟子不敢說學金老師父的話，弟子久仰老師父的金沙掌，爲江南道上很少見功夫，弟子很願意求老師父的栽培，若能把這種掌力傳授於弟子，弟子生生世世，不敢忘老師父的大德，弟子更願意當着老師父面前表明自己的心意，不論多少，怎樣受苦，受罪，決沒有後悔，學了這種功夫，絕不給師門丟人現眼，弟子家中尚有幾畝薄田，尚是溫飽，學會了功夫，絕不會用他去換飯吃，至于使着本領爲非作惡，莫說弟子沒有那種動量，何況弟子現在點氣落魄江湖，可也就算出身清白門戶，不爲師門計，也要爲自己的家門保全臉面，老師你還不放心麼。」

這時金沙掌金全義在段文溪說話的當兒，他把手中的紅封套已一打開，把裡面的銀票、名帖全拿出來，看了看這紙名帖，上面寫著，某名弟子段文溪頓首拜，字跡寫得工整，格式也規矩，還有一百兩銀子的銀票，更是他這儀徵最大錢莊開出的，金沙掌金全義未免打動了心，隨手放在桌上，向段文溪道：「我可不是打去你的高興，武術你練過沒練過，說實話。」段文溪道：「弟子不敢蒙蔽老師，莊家把式我練過二年，可是老師父你一定明白，武術這一門功夫，別說是還差遇名師，就是真遇上好師父，一年半載的能學出什麼來，弟子不過學過一兩天莊家把式，可以說是沒用吧。」

金沙掌金全義道：「對啊，你練過就好，功夫上你雖是不會什麼，這兒裏的事情你總可以明白，這種武功不是一年半載能有成就的何況你是安心和我學金沙掌來的，可是這種功夫，既要看各人的天份，又得仗着師父的傳授，肯用功的也得三年五載，不肯用功的，白廢多少年的功夫就許一點練不出來，白白的把少年的事業斷送了，你想入我門戶，我看在這一方面上，也得收留你，也得傳授你，可是這種功夫練出來，能在江湖上成名，學他可就難了，你能有你那堅忍的恒心，也得破出五年的純功夫，把這金沙掌的手法學成了後，站樁站架子，就得一年半載的功夫，你入我門戶之後功夫沒有練成，你不得離開我的門戶，這種功夫心急不成，沒有耐性不成，事要三思，免勞後悔，你自己付度一下，這實在不是冒昧的事，你已是二十來歲的男子了，你住家在甚麼地方，怎麼竟一心想訪求絕藝，你家中還有甚麼人。」但段文溪這種地方可不敢說實話了，因為自己一身所經歷的事，漫說全盤吐露，只說出一字來，他也不敢收留自己，只得含糊說道：「弟子住家在蘇州府，家中父母兄弟全有，我們一家被人欺侮得沒法子在家裡呆了，這才賭氣由家出走，老師你放心，我這一出來，就沒打算回去，我

已經立下誓願，功夫沒學成之前，我段文溪絕不能半途而廢，老師父你就答應收留弟子吧，」金沙掌金全義道，「好吧，你既這麼決心，我就把你收留下，這看你的福份如何了，我金全義沒有多好的功夫，這些年來頗得許多虛名，我教出的徒弟，已經有一百餘名，出師門以後，走到那裏全沒落在人後頭，現在我門中尚有三十多名弟子，早晚跟着我練功夫，不過我這兒的規矩，凡是在我門下學本領的，得始終服從我的命令，除了練功夫之外，得跟着操作些旁的事情，可也是無形中鍛練你們的身體，你願意幹麼，」段文溪忙答道，弟子一切尊師父的吩咐，無論什麼事弟子全願意去作。」金沙掌金全義點點頭道，「你現在已經算是入了我門戶，你的師兄們很多，等他們來我給你引見引見，往後好求他們的照應，才說到這裏，門外有人撲的一笑，跟着走進兩人來正是這位金沙掌金全義的徒弟，方才在街上故意欺侮段文溪的，內中也有他兩人，進得屋來向金全義道，「師父你怎麼輕輕易易就收留下他，他所說的話，完全是他一面之詞，究竟他是怎麼個出身來歷，我們爺們不得而知，師父他來歷不明，出了什麼事，豈不後悔，他才到金家鎮在街上就和人家打架鬪毆，我看他絕不是好人，師父你得慎重一下才是。」金沙掌金全義道，「這種事用不着你們多管，方才的事我已親眼看見，絕不能算是在我金家鎮故弄玄虛，我饒不懲罰你們，反倒在我面前說這些閒話，出去。」這兩個門徒，快快走出屋去，金沙掌金全義道，「段文溪，這全是你的師兄弟們，你往後要指着他們多照應你呢，在大街上和他們爭鬧的事，不用再記掛在心上，不打不成相識，我少時領你到他們見見，把那點小事解釋開了就得了。」

段文溪口已是名武師之子，雖則父親段金樑也是個練武的但是自己想到他老人家生前那種豪放謙

概的氣概，絕沒有這種俗氣，自己耳聞目染，他是對於江湖上的事很接近，但是終因為親自在江湖經驗過，如今一接近這十足江湖氣的金武師，頗有些格格不入，對於這位金沙掌金全義已存幾分懷疑，怎麼這麼成名的武師，形跡上這麼淺俗，只是自己被本身的情勢所迫，絕不敢再稍存觀望，反恐怕、家一個不收留，自己投奔那裏去，段文溪存了這種心意，所以心裏雖是懷疑，可不敢稍形諸於色，可是對於未入金武師的門牆，先和他們的門徒有了嫌疑，這是多麼教人懷疑的事。

這時金沙掌金全義却向段文溪道，「你沒有行李麼，不必在店中住，這裏有許多閑房子，只管搬來住，你只要好好的用功，你衣食住是沒甚麼可說的，不過我雖是在這金家鎮成家立業，可終還是個外面的人兒，沒有甚麼，所有你們師兄們，多半本是和附近有家，倒還沒有吃師父的，你離家在外，只管安心住下去，有力氣添補些，沒力量，將來也不會忘了，師父這份意思吧，」

段文溪一聽金老師這番話，這分明是要和自己講明白了，這倒也是情理中事，舖把式場的老師沒有帶着二十頃稻田往外賠吃的，遂說，「老師父不必客氣，弟子遠道投奔了來，爲的是傳授我一點武林絕藝，使弟子重返故鄉，那是弟子所來的志願和希望，其他的事，是弟子力所能及，請老師父不必客氣，只管吩咐，弟子是唯命侍從。」

金沙掌金全義聽到段文溪的話，哈哈一笑，「你能這麼體諒我，我這作師父的決不慢你，你先跟他們下去休息休息去，我告訴他領你到廚房去吃些什麼，晚間我帶你到把式場上，給你引見引見，也叫你看我這裏用功的情形。」段文溪恭恭敬敬的答應着，這位武師金全義，招呼了一名下人來，把段文溪領過來。指點段文溪住宿之所，又領他到廚房中告訴廚子。這是新收的徒弟，每天有他一份伙

食，那厨子看了看段文溪，腮邊含着冷笑，開定了段文溪的姓名，把一盤子老米飯，放在案子上，一盤子吃剩的燒油菜，一盤子吃剩下炸魚，全給他擺在面前，段文溪一看這種情形，自己去拿了一個碗和一雙竹箸，從瓦釜中盛了一碗飯，坐在大案子前，低頭吃着，可是心中萬分難過，自己出身雖不是什麼富厚之家，可是自己也是飽食暖衣，直到長成人也沒有吃過這種飯，父親去世後，自己頂立着門戶，因為自己的年歲輕，不事生產，家業日落，但是還沒受着什麼苦，每日的飲食，雖不能過分考究，可是總要燒幾樣小菜下飯，想不到禍從天降申九風，簡鳳台，把自己害得有家難歸，流落異鄉，投到人家門下來吃着這種難以下咽飯食，想起以往的情形，就得把性子放下，可見段文溪此時已低着頭，一邊吃着，一邊用箸子撥着老米中的米砂，自己可想到現在的情形，須要忍受下去，因為自己出來的情形是死死就在一髮之間，離開蘇州就走天涯，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須要留着這條命，好去報復，冤仇可是離開故鄉，身上並沒有多少錢了，二三百兩銀子，能用到幾時。

奔儀徵嘔訪尋着這位金老師，還沒有想到就這麼容易，居然就這麼被他收留下，這也是難得的事，自己這種飯食，如果因循下去，身邊帶着有限的錢，要過將來無窮的歲月，恐怕這老米都不易得了，段文溪想到這種情形，立刻心定神安，絕無絲毫煩悶的情形了。

那厨子立在一旁，兩隻胳膊在胸前圍着，背靠着桌案，凸着嘴，睨斜着眼，看着段文溪，見段文溪飯吃的不少菜是一點沒用，厨子一旁說道，「嘿，這種飯菜大概你吃不慣吧，既想出來用功夫，不在乎多花幾個錢，段爺，你要是吃不下去只管言語，這金鑽家地方雖小，鷄鴨魚肉都能買得到，我每天給你做兩樣新鮮菜，教武功的師父沒有管這種開眼的，窮文富武，練武功，不吃些好的，那裏來的

力氣，段爺可說是不是。」

段文溪明瞭出這廚子是全諷刺自己，自己才入師門，那好到處和人傷感情，鬧意見，只好低頭裝傻，這就叫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陪著笑臉向廚子說道，「大師父你別抬舉我，我沒有什麼吃不慣的，多麻煩你吧，我吃飽了。」這種地方就叫做習慣使然，段文溪自幼在家中就有人服侍着，這些事，倘來不會操作自己立起就走，廚子却招呼道，「段爺……今天是頭一天，我替你洗刷碗盥，往後這裏可是各人服侍各人，廚房中只有我一人，宅中上下二十多口子，我實在服侍不過來。」段文溪忙答應着，已走出廚房，回到他休息的屋子裏，只有一副板鋪，上面任什麼也沒有，段文溪這時漸漸感覺到來日大難此後恐有無畏的痛苦，自己就是隨身的幾件衣服，全份家產付之一炬，任什麼也沒帶出來，天氣漸冷，恐怕到嚴冬更是自己苦惱的時候，好在現在是新秋時氣節，包裹中還有幾件禦寒的衣服，只可是顧慮現在，不管將來，段文溪是自己勸着自己，認定了自己所遭遇際，全是應受的魔難，坐在這間小屋內，絕沒有第二個人看望自己，有這本門中徒弟，拉開門看看他，說兩句勿關輕重的話，立刻走去，段文溪也只好置之不理，不過現在段文溪心裏還是懸着，只這半日的工夫，眼中所看到的情形，對於金沙掌金全義，實有些懷疑，他既已是成名的武師，又精于金沙掌的工夫可見他那種粗野的語言，江湖人的行爲，叫人真不相信他，何況未入門戶，先看他門下一般弟子，生了嫌隙，這最足令自己難堪的事，想到前路茫茫，來日大難，不盡對未來的事十分灰心，坐在这小屋中，直到太陽快落下去，也沒有出屋子，也因為自己初到這裏，所的有人，全生疏，自己又是一個不好說話的人，不便和人答詢。

天已經快黑了，有一個僕人進來，招呼段文溪，可是說話的神形，也十分可恨，拉着風門也不往屋裏走，也不招呼姓名，帶着那種輕狂神形道，「喂，大清白天就睡，睡倒了脾胃也是病啊，晚飯又得了，往廚房裏吃去吧，吃完飯還下場去呢，往後咱可別等着請，這裏的事，該着怎麼辦自己去怎麼辦，等一會還下場子了，吃飽了也好消化消化。」說完這話，把風門一推，轉身出去。

段文溪雖是在窮途末路，可是他有生以來，沒受過人侮辱，自己遭受這僕人的奚落，不由得憤慨十分，自己暗叫自己，段文溪，段文溪，大約你今年走到死路上去了，怎麼所遇的事，全是不近人情，我在家鄉的遭遇，嬌妻被人霸佔，子女被人擄劫，那怨我命中造定，遇上申九鳳這個下流女人，把我害了個家敗人亡，可是我還是反過來責備自己，這算我治家無狀，德薄不修，我不能怨別人，可是我投師學藝，我來到金家鎮，不過一天的工夫，任憑什麼人我都沒得罪，拜師父，我是一百兩銀子的見面禮，說是吃飯，我如數拿飯錢，我段文溪雖然是落迫江湖，我還沒有賴衣求食，何至就這麼遭人輕視，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要照這樣下去，只怕在人世間沒有我立足之地了。」

段文溪自己嘆息着，出了這間小屋，够奔廚房，他又那知道，這種情形，完全是白天所遇的那般步年作祟，他在金家鎮，和他們街頭衝突，要是彼此走開，各自東西，誰也不認識誰，那會有什麼事非，偏偏的他所投奔的地方，只是這般少年練武的地方，更兼這般少年全練了一年半載的工夫，自己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領，武功沒學成，先學會了一路下流的習氣，到處無事生非，一派得狂傲蠻橫，遇着這倒運的段文溪，犯在他們手內，偏偏又投進他們師父的手中，這般少年是安心給段文溪點顏色看，就是不把段文溪擠走了，他們也要抖抖他們作師兄的威風，叫段文溪在他們手中遞個手本，段文

溪那裏天知道這種情形。

來到廚房中，看厨子那裏正盛出幾樣菜來，放在木盤中，在案子上放着，段文溪進到廚房中，自己就有些頭痛，例來就討厭廚房這種氣味，可是現在只好低頭忍受，厨子見他進來，向段文溪說了聲，「自己拿碗盛飯，吃完了咱們趕緊收拾，你新來乍到的，早早到場子裏去，別叫四爺說你年輕輕的先學懶。」那段文溪對他說的話，只好聽着，不好答話，早晨來時，他還告訴飯在什麼地方，這時却不管自己一切了，只好自己找到，盛飯的竹杓子，盛了一碗老米飯，雖然看到案子上放着幾樣菜，自己不能指望是給自己下飯的，見鍋台上放着一盤子燒油菜，端到案子上，方才拉過一條椅子坐下，那厨師夫正在竈上做著菜，抬頭說道，「盤子裏所預備你可別動，那是內宅用的，想吃好的自己拿錢。」

段文溪此時實在是忍無可忍，抬起頭來向厨子說道，「大師夫，我的事用不着你這麼操心，姓段的也是富生富長，我現在流落江湖，任什麼也說不起了，不過還不至于那麼下流，大師夫從此以後，你不用再囑咐我，我段文溪什麼全吃過見過，現在我是講不起了，我來到金老師父這裏，我是學功夫來的，不是到這裏裝公子哥來的，老米飯，沖著鹽水吃，我是甘心願意，誰叫我是自己抄奔來了呢，我是投師學藝，你是憑手藝吃飯，咱們誰也別管誰好嗎。」

這厨子把他手中所做的菜正做好了，盛到磁盤子，把他手中的鐵鈞用力往爐台上一放，向段文溪道，「段爺你說這是什麼話，我好心好意的照顧你，你反到和我怎麼說起閑話來，固然是誰管不着誰，不過我可跟你說在頭裏，凡是金老師夫學藝的，新入門的徒弟，全都幫助我們操作，你要是不願意

作和我們四爺是說不着，你可得跟師父交待明白了，既一聽我說話不痛快，那麼咱們沒有話可講，吃完飯，刷傢伙洗碗，早晨起來打掃把式場子，擦兵器架子，這全是你的事，其實這些話我全是多說，你作不作，自有人和你交待，我何必操這個心呢，可是我胡三在這也好幾年了，誰全知道我真心口快，就有人閑我說話不順耳，今又碰了你整個釘子，我還是頭一回哩。」說到這他站在門口招呼了聲，「阿四，茶得了，你還不端走等什麼。」跟着進來一個十七八歲的一個小廝，把茶盤子端走。」

段文溪此時低頭吃着飯，任憑廚子說着了些閑話，自己絕不回答，心裏盤算着自己的事，一時間忍不着怒火，本想和他再口角幾句，但是想到自己是做什麼來了，還是暫時忍耐一時，要看看這裏的一切情形，此處若果能學得幾手絕藝，為將來復仇的打算，那哪無論受到如何的魔難，也要忍耐下去，這位金老師若有名不符實的情形，只好另作打算，段文溪此時心頭鬱結的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了。」

段文溪忍着廚師的冷刺熱諷，吃完了飯，那廚師竟真個教段文溪洗碗盥器，段文溪想到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好和這廚師洗刷一切傢伙，少時後面有本門的徒弟過來，進得廚房中，見段文溪在擦洗盥碗盥盥，招呼了聲，「段師弟你幹這些活計倒還真有門道。」

段文溪雖然是二十多歲的人，此時已羞得耳根子通紅，本來自己出身和公子哥兒差不多，自己家中更有段升段虎和內室有娘姨操作一切事，自己從小就沒有受過這些個，此時真覺臉上難堪，把頭低下並沒有答出話來，這來人復又說道，「沒完的事讓大師父去做，我們該着下場子了。」段文溪把兩隻濕手用抹布擦乾，向這來人問了聲，「師兄貴姓，我新來到的，請你多關照我一切。」

那人答道：「我姓盧，名盧文豹，你姓段吧，沒有什麼客氣，來到師門學工夫，誰也管不着誰，你往後可以不用這麼客氣，跟我走吧。」冷極強酷無情的情形，段文溪覺得惱在心裏，在笑面上，只好跟着盧文豹走出廚房，往後繞過兩道院落去，看情形這宅子是西院，一道角門，門敞着，進得門來，見是一片把式場子，東西南三面全沒有房屋，只有靠北面，三間形如廠廳式屋子的，足有五丈長，在這場子的前面，擺着一排兵器架子，在兩旁用竹杆挑起四支燈籠，這座把式場子，長有十幾丈，寬也有五六丈，地上滿是細砂子舖地，打掃的潔淨異常，這麼大的場子，只設四盞燈籠，那能照的了多遠去，只是靠兵器架子前，略微明亮些，那兵器架子上的兵刃擦的雪亮，長短的兵刃還是真齊。

段文溪對於武功本是門裏出身，他一看這種情形，最長的兵器是大杆子，可是這種兵刃，使喚了多少年，一睜眼就能看出來，大杆子爲百刃之祖，凡是一位武師，別看這種兵器笨重，不便捷，不便運用，可是大杆子你抖不好，那花槍你如何使喚的好，段文溪此時心中真有些糊塗得慌，這金沙掌金全義，他的名姓兒傳到江湖上，不是一年半載，自己知道他也有好多年了，怎麼自己來到這裏，所見到的和所聽到的，叫自己太以懷疑了，好在自己是練過工夫，明白一切，只要自己見着他本人略施身手，就可以看出他是否名實相符，段文溪一路跟盧文豹往裏走着，已看見把式場中，早有一班徒弟們，在言語嘩雜的說喊着，並沒有金老師，知道師父還沒來，更不用忙着往前走，仔細的留神看場子中的一切。

這座把式場子，也是北面爲上，進來的地方，是這場子的最南頭，從南往北，留神看着，兩旁的牆下，因爲在黑影中，乍一進來，看不真切，此時走到近前，見東牆下一排埋着八根木樁，最的粗直

徑過三寸，露出地面，可倒有四尺高，自己暗叫自己，「段文溪，你雖是名武師之子，可是你除去父親指點練過的工夫，因為沒有在湖上跑過，只是聽說過，親眼見的過事太少了，今天來到這裏，才一入目，這八根木樁，自己就不能充行家了，本身的武功，雖是沒有什麼功夫，可是自己完全是在父親手裏，走的是武術正宗的路子，一聞首下功夫，就是從初步的功夫學起，父親段金樑一毫不肯含糊，站架子全是按照規矩學練，那時自己有些頭痛，可是少一天不成，完全按着正當的途徑走按，着陽樁練下盤，自己家中所有的完全和他這裏不一樣，立木樁沒有立這麼細的，也沒有立這麼高的，更聽父親說過，武功中有什麼梅花樁，九九樁，竹刀換掌，練草上飛行的竹杆子換步，全不是這樣的佈置，也沒有只埋八根的，這種情形真不懂是什麼意思，段文溪看着十分懷疑，腳底下可就慢了，他那位師兄盧文豹，見他不趕緊跟着往裏走，把兩手往後扭着，一斜身子回頭看了看段文溪，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帶着輕薄的口吻說道，「段師弟莫非在這種功夫上，也練過嗎，最好是能夠在這裏露幾手，我聽我們大師兄說是你手底下大約很明白，柏木樁你也能踢吧。」

段文溪一聽盧文豹說出名目來，自己心裏涼了半截，心說，這叫柏木樁嗎，我真不懂。可是對於盧文豹所問的話，只好陪着笑臉道，「我要是身上有工夫，我何必投到這裏來，師兄們別笑話我，我是少見多怪這種柏木樁，沒有幾年的工夫，怕說踢它，連碰也不敢碰吧。」盧文豹微笑着帶出得意的神色。「此時裏面的一般少年，看見段文溪進了把式場子，忽拉拉跑過六七個來，把段文溪給圍上，七言八語的，這個招呼師弟，那個就招呼段少爺，這群少年口中沒有一個稍微鄭重的，段文溪忍着滿腔怒氣，只好敷衍着。」

內中一個正是白天在金家鎮所遇的那幾個最可惡的少年，此時聽別人招呼，已知道他姓馮，名叫志武，他是金沙掌金全義的大徒弟，段文溪臨時置身在這種地方，怎好不先敷衍他們，就向大師兄說道，「小弟初來到金家鎮，在街上多有冒犯師兄們之處，那只好是我不知，如今全成了一家子，我來到師父門中，還得求師兄們多多指教，多多照應」

大師兄馮志武說道，「段師弟，過去的事不用提了，打不成相識，你既入了金老師的門戶，不用打也得相識了，咱們同門習武，各人學各人的工夫，段師弟我說句放肆的話，我們的師兄弟幾個，全是好這一道，所以每天到這裏練習功夫，誰也沒指望練成了，出去保鏢護院，打把式賣藝，好在師父沒在此，說實在的，我們不過借此消遣，誰也沒指着拿這種玩藝兒闖家立業，成名露臉，只不過是聚在一處，比幹別的去，有點好處就是了，段師弟你說有什麼好處。」段文溪聽他這篇下流的話，恨不得當面暴打他一頓，給練武的出出氣，此時反來問自己，何況他這種問話，又是按心戲弄，那肯答他的話，只說了聲，「師兄我不懂的。」那馮志武哈哈一笑，用眼光往旁瞧了瞧，自己的師兄弟，哼哼向段文溪道，「你不懂，我告訴你，練這種工夫就為的是多吃飯。」他這句話出口，這般少年鼓掌狂喊起來，段文溪此時好生難堪，索性把頭一低，給他個一語不發，這般少年紛紛往裏走，只見馮志武和盧文豹，仍然隨在段文溪的身旁，馮志武好像賣弄家私一樣，一面走着，一面指點着，靠牆根一帶所佈置練功夫的器具，可是在段文溪眼中看來，他們所賣弄的，全認為是他本門中得意的功夫，練掌力的，練氣功的，練輕功的，以及練輕身術所用的鉛瓦，沙袋子，全一一指給段文溪看，這盧文豹頗有賣弄本門功夫之意，只是段文溪所看到眼中的，他這種設備，全是普通練功夫所應當有的，不足

爲奇，只有含糊的答應着，跪着他在場子中轉了過來。

在西牆下，更放着兩隻三尺五高的木桶，一桶裏是綠豆，一桶裏是綠豆沙，一處，段文溪看到眼中，知道這是練鐵沙掌功夫的，在這兩隻木桶旁邊，放着兩隻矮木凳子，一隻木凳子上釘着七寸寬，八寸長的豬皮另，一隻木凳子上，是一寸厚的毛頭紙，在這兩個木凳子旁，立着一根木樁，在三尺高的地方，木樁上釘着一尺見方的木板，木板上完全用皮滾着，可是段文溪在這一類練掌力的功夫上，父親雖然沒教過自己，不過對於這種功夫上，知道很詳細，對於這種掌力的練法，功效，力量，全知道的清清楚楚，他這種設備，倒是全對，可是見到場子裏，並沒有預備藥物的情形，心中遂暗暗懷疑，可是尙未認爲人家在沒操練時，洗手的藥沒預備在這裏，這尙在情理之中，可是從西牆下走過去，靠兵器架子旁，堆着許多石塊，砸鐵，更放着一隻極堅固的木樁，自己倒不明白他這是作什麼用的了，可是這場子中的情形，別管自己知道不知道，盧文豹每一樣全說與段文溪聽，段文溪只好一切裝傻，故作不知，把這裏所有的設備全看完了，一同來和兵器架子前，許多少年正圍着那位大師兄馮志武，七言八語指指點點的那情形是分明全在議論段文溪，段文溪只有向着少年們恭恭敬敬的，挨個兒招呼師兄，這般少年也有客客氣氣的答應的，就有冷冰冰揚揚不睬的，忽聽得角門那裏，一聲咳嗽，少年們立刻靜了聲，一師父來了，這才稍爲安靜了些，段文溪回頭看時，正是金沙掌金全義走了過來，這位金武師一到，段文溪當場受辱，正是猛抽身，可是把自己名師求絕藝的熱望，不啻當頭一棒。

第四章 投師失意下 臥病困湘邊

這一班少年全在招呼着師父，段文溪也上前行禮，金全義點點頭，說道：「你來了，你看這把式場中，地方够大的吧，別說這二十來人，就是有百八十口子，我這場子裏操練起功夫來，誰也碍不着誰的事，段文溪跟着答了聲：「這座場子實在好，宜于練功夫。」金沙掌金全義向那大師兄馮志武道：「你們和這段師弟見過，他是誠心學本事來的，你們要好好的照顧他，全給他引見了嗎。」

大師兄馮志武道：「人太多，當時引見了，他也記不清楚：多等幾天就熟了。」金沙掌金全義點點頭，隨又向段文溪問道：「你過去全練過什麼功夫，不妨在這裏隨便施展施展，叫我也看看你的路子正不正。」段文溪忙答道：「老師，弟子不會什麼功夫，請師父多指教弟子，我到幾時才能正式拜師。」金沙掌金全義道：「那到不是忙的事，我想讓你先看看這裏的情形，如若有不合宜的地方，還沒拜祖師，你可以另作打算，免得叫我碍難。」段文溪忙答道：「弟子此來，是死心塌地，決沒有二心，還是求師父早早的把我收留門下我也好安心學下去。」金沙掌金全義點點頭說道：「好吧，等我散了場子，查查曆書，選個黃道吉日，讓你行拜師之禮。」段文溪忙謝過金老師，這時馮志武向金全義說道：「師父你可得問問段師弟，他既拜在你的門下，在師父面前不許說欺騙話，我看他好像帶藝投師，他要是身上有功夫，藏着不露，那可有些對不起我們了。」

段文溪一聽師兄這種話，連忙說道：「師父，我已跟你說過，我誠心誠意的投奔，來，決沒有一句假話，我若不是愛好學武功，我決不千里遠來的投奔，來，不錯，我就過，可是不過是花拳繡腿，

莊家的把式，提不到功夫，那敢說會武術。」那馮志武聽了段文溪的話，向師父金全義說道：「你看怎麼樣，我說的不錯吧，人家身上原有功夫，咱們爺們別想學呀。」

金全義似乎被他徒弟這句話，說的有些掛了火，向段文溪道：「咱們練武的，講究說話直爽，不用那麼虛假客氣，滿用不着，練過就說練過，沒練過就說沒練過，我金全義這門戶裡，不拿什麼門戶來冒牌，天下武術是一家，任憑你那一門那一派，也寫不出兩個武術去，你說的話太叫我聽的不順耳，練武的下過三冬兩夏的功夫，別的全是假的，用的功夫假不了，各人的成就有高有低，十個手指頭還不能一般齊呢，你跟人學過三個月五個月，或者是三年五載，致給你武術的，功夫好壞，總是師傅，花拳繡腿，莊家把式，這八個字，那完全叫輕狂，看不起人，往後不許那麼說話，記着了。」段文溪此時只好諾諾連聲的答應着，自己本是一份客氣的意思，被這師兄馮志武挑撥的還沒有跟他學一天本事，先叫他申叱這麼一頓，心中不滿，還得強陪着笑臉，不敢帶出一點神色來，連說：「師父教訓的極是，弟子往後改了這話說話。」大師兄馮志武在一旁，得意揚揚的眼望着他一般師弟們，腮邊掛着微笑，這時金沙掌金全義向段文溪說道：「練過什麼拳腳，在我這裏練一次我看看，是五行拳，是長拳。」段文溪答道：「弟子學過一次，『通背拳』，金全義一怔，跟着又帶着嘻笑的口吻說道：「你還練過通背拳嗎，不舍乎，這種拳術你竟敢說是莊家把式，也太狂了，不過通背拳能練好了的，沒有多少位，你比劃一回，我看看。」段文溪此時可打了主意，自己是家傳的武學，父親段金樑，是以通背拳成名，自己對於現在這位金老師，雖沒看到他的身手如何，可是疑心是有了，無論如何自己此時不能算不誠實，我把我自己身上的功夫得收斂一點，我把本門的武功，要是完全施展出來，就

許我出麻煩來，當時毫不遲疑，雙掌一抱，向金全義說了聲，「師父你多指教。」一轉身又向一般師兄們一拱手，說了聲，「師兄們別見笑。」立刻向場子中去了去，身軀站定，一立門戶，按通背拳一樣一樣的練來，可是暗含着把架子全用散了，不只干讓他們看不出功夫來並且現着手底下一招一招，十分生疏，有的時候，故意的練錯了，在身軀顫動時，用眼光看着師父金全義，見師父不儂方才那種嚴肅的態度，腮邊含着微笑，不住的向他徒弟們看着，段文溪好巧的把這路通背拳練完，收着式，向金全義一拜道，「師父，我這功夫上練的生疏了，大概還有不對的地方吧。」金全義才哈哈的說道，「練的還算不錯，只不過裏面有兩手不大對，本來練武功的，完全練的是功夫，把一天退回三天來，我來告訴你，在你方才練到第九手，「白猿獻果」你那兩掌翻的不對，掌心向內，往外推出去，得猛然的一翻掌，把掌心向外打出去，這是奔對方胸膛下手，要照你那樣發掌，只有竟等着挨打了，你看那一式應該這樣。」他說着立刻雙掌在段文溪的胸前，猛然往外一翻，在段文溪的胸口上按了一下，段文溪倒退出兩步去，忙說「師父的手法真靈，招術變化的好，弟子得好好下工夫。」金沙堂金全義哈哈一笑道，「我還沒肯用力呢，你就這難禁受不住了，其實我這一手還是不常用，我善使長拳，你往後肯好好下功夫，我定然指點給你。」段文溪剛要答話，大師兄馮志武，依然不懷好意，向金沙堂金全義道，「師父，我這段師弟功夫不錯呀，我看很下過三年五載的功夫了，我想和段師弟對一回掌，也試試我們這半年練的怎麼樣，師父也可以細看看段師弟的情形。」

金沙堂金全義道，「他初來這裏，又沒有什麼真功夫，那是何必呢？」馮志武道，「還有什麼關係，他既入了我們門戶中，和師兄弟，一塊比較比較功夫，誰強和誰真動手嗎，師父不用管這些事」

了，我們往後常常一處操練，決不能因為這些事，會把親師兄弟的情義疏遠了。一金沙掌金全義並沒答馮志武的話，馮志武隨轉身來向段文溪道，「段師弟，你進來，我看你手底下很有功夫，咱們何妨過兩招，試一試呢。」段文溪忙答道，馮師兄，我天膽也不敢跟師兄較量，我方才所練出來的，師兄還沒看見嗎，簡直的不成，叫我一個人練，全練不好，動手過招，我簡直是外行，我在這住幾個月，叫師父把我指點明白了，我定然和師兄一塊比試武功。」

那馮志武冷笑道，一師弟方才師父已說過你了，什麼事痛痛快快的，別這麼囁囁蜚蜚的，什麼事痛快辦，沒有那麼些說的，來吧，我們現在是師兄弟了，難道還能給你苦子吃嗎？」

段文溪已知馮志武不懷好意，他們這種情形實在是欺大欺小了，自己的情形，無論你們看着不入目，我總算才來到這裏，我若是訪友來的，按武林中的習慣，不管來人是懷着什麼心意，許你們這樣做，因為練武的，只要聚到一處，沒有第二件事可講，我段文溪是拜師父來的，從一見面，我沒有走錯一步，對着師父對師兄們是禮義備至，絲毫失禮的地方都沒有，如今竟逼迫我動手，這一來與我本身有十二分的不利，我輸在你手裏，不過給你們大家一場取笑，拿我段文溪算是開心解悶，還不知招出你們多少輕薄話來，我若是用真真的功夫，勝了你，那時掃了你大師兄的面子，我這新來乍到的師弟，更沒有我立足之地，這點有些逼人太甚了，段文溪處在這種局面下，真叫難以應付，更可恨的是老師金沙掌的金全義，他竟一句不攔阻，這個作師父的，實在是不盡人情，可是在萬分惱怒之下，還得強忍忍耐着，陪着笑臉向馮志武道，「師兄，我別說這沒有真本領，沒學過真功夫，我今天才來到師父門中，師兄面前，我不敢放肆。」

馮志武聽到段文溪這話，把面色一沉，帶着申叱的口吻向段文溪說道，「段師弟，你怎麼這麼多的說詞，我們在金老師門下，就沒看到這麼不快活的人，我們一般師兄弟，下場子練功夫，隨隨便便，誰也沒有一點拘束，全是學能爲，練本事來的，師兄弟有什麼分別，不是一樣嗎，我們既然入了金老師的門下，不許再有一點隔膜，別那麼些費話，來來跟我比劃兩招。」說這話他往後一退，亮開式那情形就是逼迫段文溪不動手不成，段文溪遇着這種情形，看了看師父金沙掌金全義，見他正和盧文豹說着話，好似對他們舉動沒作什麼理會，段文溪一想這種情形，自己也是萬分無法，只好弄到那兒全算着了，命裏該當，你想忍耐下去，逼迫的你沒有一線之路，只可破出一切，弄到此地不能立足，也只好去另尋門路，遂向馮志武道，「師兄，我頭一天到這裏，非叫我現够了世不可了，那麼我就給師兄墊兩招，請師兄你手下留情，別叫我過分的出醜，我就感謝師兄不盡了。」

馮志武微笑着說道，「段師弟你也太會客氣了，我馮志武就不會像你這麼口甜會說，其實咱們學武功，多下功夫，少說話，師弟你預備好了，咱們過兩招吧。」話聲落，馮志武丁字步站着，雙掌在胸前圈着，兩下裏相離很近不過隔着四五步，他口中說着，雖然把身形撤下去，往右斜着，往前欺身進步，段文溪一看不動手也不行了，也只好亮開門戶，仍然用劈卦掌、身軀往左一斜，雙掌在胸前翻出，左掌在前，右掌在後，脚下步也跟移動，偏着左邊，迎了過來，這麼近的距離，兩下裏雖然是左一右，相反的往外多繞了幾步，可是跟着往一處一合，段文溪可不敢發招，自己已拿定了主意，我來到這裏，任甚麼也沒有看見，我爲我本身將來的事，只得合着忍辱先挨你兩下，叫你痛快痛快，抖抖師兄的威風，有什麼事咱們是後會有期，段文溪安心是這樣，馮志武步已欺近，左脚往前一上步

，右腳往後跟着往前一提，右掌從胸前打出，奔段文溪胸旁打到，段文溪認識他這種招術，是五行拳中的「崩」掌，這種拳式發出來，若說是他一點功夫沒有，算委屈了他，可是像他這種拳術，一發招要真想打着自己還差的多，段文溪左腳往左一滑，微一偏身把他耳風已然讓過，右掌往他腕子上一撥，可是沒敢用十足的力量，這已經把馮志武的右臂擋出去，要論動手，段文溪以劈卦掌的手法，此時正好用左掌穿出，傷他的右脇，可是段文溪不敢這麼過招，馮志武眼中也太於看低了人，他認爲這一招怎麼也可以把他打倒，那想到招剛出去，已被人們把一條右臂撥開，險些個身形全被幌動，馮志武竟自猛然往後一撤步，一甩右肩，左掌竟又穿出，奔段文溪的面門打來，這一式在五行掌中是「炮招」，並且馮志武安心不善，他竟下狠手，這一招要是被打上，段文溪勢必當時帶傷，這種地方任憑你是多麼有忍耐的性子，像馮志武這麼折弄人，段文溪也有些不能忍耐，掌風到，段文溪一甩頭，馮志武的左手只離着段文溪的面門，差着半寸只是打不着，可見段文溪此時要略微的給他一點顏色看，右手從自己的胸前往下翻着，猛然向他的左肩劈去，眼看着已然打上，可是手底下的式子稍慢了一些，馮志武頭招發出，又沒打着，人家的掌反到了，得趕緊撤臂折招，他的掌風往下一領，撒左手，翻右掌想用劈掌來傷段文溪的小腹，他這三招用的很熟，但是在段文溪的手底下，簡直他是施展不開，段文溪猛然往回一撥右掌，用掌鋒往馮志武的左臂上一掃，正滑到他臂的曲池穴一帶，就這樣輕輕一掃，馮志武已經「吭」的一聲，險些出了聲，這條左臂又酸又痛這時羞憤成怒，他身軀是往左偏的，趁勢身軀往左一帶，往下一撲，全身塌下去，右手探出，用力一個盤旋，用掃掌腿，向段文溪掃來，口中還喝喊着，「倒下一」，但是段文溪此時已經不顧一切了，左腳往左一滑，出去半步，還是撒出一條

左腿去，自己雙掌一拘，左脚用力，全身往左一擡，右腿在後，是正接馮志武這一掃堂腿，可是段文溪右腳上已用了力，而他的腿已經擡上，用腳面往他迎面骨一掛，微往起一撥，這種掃堂腿的式子，不怕用不上，掃不着人家，身形隨着盤旋過來，轉身躍起，這是自己的力量，可是就怕用不上時，力量稍弱，或是被人家借式變招，那一來是當場丟醜，絕不會的，他這右腿盤旋過來，被段文溪往迎面骨上一掛，他自己的力量足，段文溪的下盤比他還有真功夫，這一硬接上，他的力量已散，又被段文溪往起一撩，立刻整個的身軀揚面朝天，跌在地上，段文溪見已竟掃着了，自己也往地上一撲，雙手一按地，口中故意的「啊蘭」一聲，可是跟着騰身站起。

馮志武這跟頭栽了個十足，栽了一身土，趕到爬起來，左臂和右腿，全非常疼，憤怒十分，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當着一般師弟們，不肯輸口，向段文溪道，「段師弟，可真有你的，你痛痛快快的說，到我們金老師這裏，是安着什麼心來的，你身上有很好的功夫，跟我們裝傻，我們這實心眼子的人就信以爲真，認爲你是練過一年半載的工夫。」想教給你兩手，想不到我倒上了你的當，反倒栽在你的手中，這麼看起來，連我們金老師未必是你的對手。」這時所有他一班師弟們，全趕了過來，因爲大師兄栽在別人手中，那好不停，就想動手打段文溪，可是這時金全義不能再看着了，已經跟着走了過來；段文溪只是低頭不語，這馮志武是聲色俱厲，不依不饒。

金沙掌金全義，向一班弟子，喝止了一聲不叫他們胡鬧，纔向一般徒弟們說道，「你們不許這麼胡來，什麼事全有我這師父好了，等着我問他。」跟着回頭向馮志武說道，「你是一個做大師兄的，總得讓着師弟們一頭，輸着一招半式的，不應該這樣，他無論如何是才來了一天，你要叫他栽大發了

，他臉上也不好看。」

馮志武氣恨恨的說道，「師父不是這麼講，我挨棒被打，是怨我自己不肯用功夫別看栽了跟頭，我還得認爲自己不爭氣，這沒有什麼，師父我們得問問他，爲什麼身上很好的功夫，和我們裝傻，動上手時，可是一點情不留，師傅你得想想，你現在是成名的武師，得提防人家的來意，我們在此處可別受了人家的暗算。」馮志武這幾句話，竟把金沙掌金奎義說的動了心，也覺得這個段文溪有些可疑，回頭來向段文溪說道，「我金奎義入了練武的這一門，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什麼人我全見過，我在江湖上，和人家沒有深仇大怨，可是樹大招風，我有了這點小名望，難免就有忌恨我的，這些年來，倒也見了幾位武林中有本領的朋友，和他們無仇無怨，誰不認識誰，硬要來到金家鎮登門找我比較武術的高低，我不過是得着一點虛名，真本事沒有，不過運氣不錯，我在金家鎮這個場子還能舖到今天可是來訪我們朋友全是明來明走，你從一來我這，我就看出你是帶藝投師，這也是常有的事，不足爲奇可是任憑怎樣問你，你一口咬定只說是會些花拳繡腿莊家把式，可是從你一練劈掛掌，我的眼不瞎，我已看出你說的話已有不實不盡的地，方頭一天下場子，和師兄動手過招，不過是比劃比劃，可是你暗中竟用真功夫，把你師兄摔在地上，他好歹是我門中的大弟子，未曾想這麼辦，你也得想想你摔了一個馮志武，算不了什麼，可是我這沒有本領的師父在這，你和摔我金奎義差了什麼，可是動手過招，收招不住，難免失手失腳，不過你也得留一面，你若真沒有惡意到我這來，看佛敬僧，你得看在我這做師傅的面上，別這麼給他難堪，現在你已露出來面目，究竟你是爲什麼來的，咱們說明白吧，你有什麼心算只管往外說，我姓金的總不能叫你失望，你倒是爲什麼來的，說痛快話吧。」

段文溪此時只有苦的心裏，師徒二人都是這般無情無理，硬由硬罩，不爲自己稍留餘地，越逼越緊，只得仍陪着笑臉說道：「師父你這可是錯會意了，我並沒有含着惡意，我完全是投師來的，師兄一再逼迫我動手，我不答應不成，這才勉強和師兄換了兩招，這一掃堂腿，我們兩下算碰到一處，是一樣的心意，我也被摔在地上，並沒有佔上風，師傅你是聖明人，練武的動手過招，若是不招不架，只有站在那裏挨打，我若是那樣，師兄定要疑心我，是故意的和他過意不去，只好勉強的接架，何況大師兄是本門的大師兄，我來到這裏傷了他的面子，除非是我不想在此這裏學功夫了，我既投到這裏，蒙師傅收錄，已經感恩不盡了，我怎麼敢無故的得罪師兄，我往後還怎麼在這裏住下去，世界沒有這般糊塗人吧，師父萬別誤會，弟子實沒有別的情形，我是投師來的，學功夫來的，我敢對天明誓，絕沒有二心。」

金沙掌金全義哈哈一笑，說了聲：「好吧，」我這做師父的對徒弟只憑良心二字，你只要學功夫來的，我就實心實意的教你，不過今夜這件事那可做的稍差，睡覺去自己想想，初入師門，有這麼來的嗎，我怕你往後不好呆下去。」段文溪聽了他的話，心裏也是一驚，自己時運顛倒，逆事重重，初入金家鎮就和這般師兄們生了悶氣，才下場，又開了這麼一手，自己也知道恐怕不易呆下去了，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回身向馮志武恭恭敬敬的一拜，向馮志武說道：「師兄，請你多擔待，我實在是收不住勢，我要有真功夫，何至于這一掃堂腿都躲不開，一塊白你倒下，我來到這裏絕無惡意，我敢對天發誓，師兄你多擔待我吧，我這給師兄陪禮了。」段文溪說這話時，又復恭身一拜，這時馮志武雖然見師弟給他陪了小心，可是依舊怒氣未息，臉上滿帶着不憤的神色，向段文溪道：「師

弟甚麼話不用說了，你明白我明白，咱們是同門師兄弟，我沒裁給外人，咱們提別的吧，往後一塊兒的日子常呢，誰是什麼心意，誰也明白的了。」才說到這，那金沙掌金全義却招呼道：「段文溪，什麼話不必多說了，你這來。」金沙掌金全義一轉身，回到把式場子裏面，段文溪跟了過來，站在師父旁邊，敬聽他的吩咐，金沙掌金全義道：「段文溪，別的話不用講了，咱們從這時起，拿出實在的心意來說話，可是聽不聽在你，你到我這裏來，是想學習什麼功夫，說實在的，別拿話敷衍我。」

段文溪此時不敢冒然的說自己的來意，只得委頓着說：「我投奔老師來，就是知道老師父功夫拳脚器械全高，並且你老的金沙掌是江南北成名的功夫，我只要有福的話，我願意多和師父多學一點本事，至于我究竟願意練什麼，我自己沒有一點把握，師父看我够學什麼材料，叫我學什麼好了，我有安心聽師父的教訓。」

金沙掌金全義微微一笑，向段文溪道：「你這個徒弟可教，你已經有武功的底子，比較着容易，兵器上你喜歡摸什麼。」段文溪道：「弟子拳脚上不行，兵器上更提不上了，單刀花槍練過一兩次吧。」金沙掌金全義道：「大杆子動過沒有動過。」段文溪道：「大杆子是百兵之始祖，弟子這種初學武功的，那敢動那樣的兵器。」

金沙掌金全義也不答他的話，向手下的徒弟說了聲：「大杆子給我撤下來。」徒弟們跟着就把兵器架子上的大杆子，拿了下來，放到老師面前的地上，金全義道：「你是慕名而來，究竟是怎麼樣，你不過是聽得外間的傳言，沒見過我，今夜我索性練幾手，給你看看，我的功夫好壞，你只管批評。」說着話把袖子一挽，把袖子纏在膀子上，往前走了兩步，大杆子正在腳下，這時因為徒弟們還圍在

身邊，金沙掌金全義道：「你們全在後面站着，給我亮開式子。」跟着他用右腳一撥大杆子的掌頭，那大杆子第一滾已到了他腳面上，腳尖微往裏一合，脚心往起一挑，大杆子第一滾已抄在右手，跟着左腳一上步，左手往前一托大杆子前把，這大杆子已然抖平了，右手往右斜上了半步，蹲橋騎馬勢，雙手一合勁，嘖嘖一轉，把大杆子抖的杆子稍兒頭成一個圓圈，有桌面大小裏外連帶了三把，雖說是不會，其實他滿明白，金沙掌金全義，他這往外一亮式，段文溪看出他這根杆子上，不能說他是沒有功夫，大杆子並不是軟兵刃，可是使用這種兵器的，如把你運用成一條懶龍相似，顫動起來，看你的功夫腕力如何，杆子上的本領，要看你的火候，行家的眼，是絲毫也擻不過去的，這時金沙掌金全義往前一上步，隨着嘖嘖往外右一合，杆子稍向左擺去「金鷄點頭」「單臂平扎」這兩式施展完，這腳往前一上步，前後把往右一合，腳底下可是跟着移動，這根大杆子，被他按着步眼，施展的是，禪三圈，外三圈，每一顫動，就有風聲，連續施展了十幾式，對於這大杆子的訣要，講究用的那，批，拿，崩，拔，壓，劈，刺，蓋，挑，划，這十個字的大杆子「要」兒，倒是全下過功夫，「懶龍出洞」「烏龍穿塔」「反劈風」「正劈風」，十分的靈活，勁疾，在大杆子有這樣的功夫，「已經很算難得，他這條大杆子，施展到招數緊急時，這一座把式場子，除了兵器架子前，一般弟子所站的地方，全被他這杆子撲到，使人在他運用杆子招術時，無法容身。

可是有幾處，段文溪暗中不由得嘆息武功之難，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像金老師施展的已經足算有功夫，可是他這條大杆子，真看他施展開關擊大的威力，在憑誰也得承認，這根杆子一用他，有幾十人休想近身，可是他這條杆子只能打還，不能打近，只能攻，不能守，遇上武林名手，技擊名家，有

精純造詣的本領，有輕靈小巧功夫，只要攻進去，他立時的敗在人家的手下，在兵刃上是有這兩句俗語，「一丈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運用長大的兵刃，能够有小巧的招術，能把自己的門戶使用這條長大的兵刃封閉住了，不容敵手攻進來，那才算功夫，使用短小的兵刃，却能對數長大笨重的器械，以巧制勝，那才算功夫，那才算火候，平常施展一回拳術，一招一式，進步抽身，差不多在這把式場裏，全得用很大的地方，可是在武功上練到精純的地步，能够在這方丈之地，和敵人攻守進退，任意施展，絕不爲這小小的地方牽制，所以常常有那技擊名家，隨時隨地，能够施展他的本領。

今夜金沙掌金全義用這種最能表現功夫的兵器，來施展給段文溪看，分明已含着現露之意，可是這種地方也足以自暴自棄，段文溪對於這種重兵刃，自己限於天分氣力，說真了，絕沒有他這麼純的真功夫，不過段文溪功夫不到家，眼力可真高，他一見即識，已經看出來金沙掌金全義這龐大的名望，要只憑這條大杆子一看，可有些名實不符了，段文溪在這時還存着萬一的希望，認爲金全義的武術器械上縱然火候稍差，可是他以金沙掌出名，那種功夫，倒不一定是非得武功器械一樣高，那種絕技，全憑着名師傳授，艱苦的訓練，他掌力上練出特殊的本領來，那是武林中常有的事，自己爲他這種功夫來的，他別的功夫上行不行，自己很可不必介意，段文溪倏然之間，金沙掌金全義已把大杆子收住了，向段文溪道，「我這上面的功夫如何，你也練兩手，我看看。」

段文溪忙答道，「師父別強我所難了，無這條大杆上，好幾十年的功夫，練到這樣高妙的地步，憑說我沒有使用過這種兵器，就是我練過三天兩早晨的，看到你這樣絕技，我還敢現眼嗎，師父有這精純的功夫，可見你老不僅單憑着掌力成名了，弟子投到你老門下，真是我一生的幸運事，只求師父

你多教導我吧。」

金沙掌金全義聽到段文溪這種話，似乎十分得意，哈哈一笑道，「你見的還是不多，我自己知道，這條杆子上火候還差的多呢，好了，我別盡自就隔，天色不早，他們也該着各自操練了，說到這遂即吩咐手下弟子，各自操練自己的功夫，這一般門徒，有的拿兵刃，有的練拳術，有的到一旁操練掌力，這把式場中立刻是形形色色，頗顯得熱鬧，段文溪只站立在一旁，看着大家去練，金武師向他說道，「你今夜頭一天下場子，先不用教你什麼功夫，你跟我先看看，你這一般師兄們所練的功夫怎麼樣，段文溪是諾諾連聲的答應着，跟隨金武師的身旁，看着他指點一般徒弟們，有時金全義指着別的徒弟向段文溪問，那情形是試探段文溪對於他這裏所教的功夫，是否滿明白。

段文溪已拿定了主意，再不敢多答一句話，只有裝傻，裝外行，有的地方反故意問他們練掌力，用雙掌向木桶中戳豆戳鐵沙子的功力，金武師立刻提起十分高興來，向段文溪說道，「你看見了，我金全義教授徒弟，就憑着拿出真心實心來成全人，我雖然得這些功夫，受盡了千辛萬苦，下了多少年的純功夫，才有這種成就，我當初學來的，可不能這麼容易，跟師父學兩回彈腿，練幾手功夫，全是下過好幾年的功夫，我練掌力時，是在師父面前，整四五年的功夫，小心的侍奉着師父，決不敢稍有一點差錯，才要他把這點功夫傳給我，前後我不下十年，才算把這種掌力練出來，可是如今我對付我的徒弟，決不像你師祖時對我那麼不肯輕傳，你遇上我這麼一個師父，恐怕不容易吧，這種掌力練出來，成名露臉還在其次，先可防身護命，不過我傳授他們時，可有一件要緊事，叫他們在祖師面前得立下誓，將來這手功夫練成了，不准隨意施展，因為這種掌力，只要往外一用出去，打在了敵人的身

上，骨斷筋折，當時就得廢命，就是打在不要害的所在，也得殘廢了，這不是我故意說着這話，你等我練到這種功夫時，就叫你心服口服了。

段文溪聽他這麼說着，忙答道：「師父說的不差，我常聽能人說過，這種掌力十分利害，師兄們能够得師傳這麼傳授，真是難得，只是弟子還不知道，師兄們這種練掌力趕到幾時把這第一步功夫練成，這截豆鐵沙子得到了什麼時候才算够火候，大約得好幾年罷。」

金沙堂金全義答道：「這可沒有一定，一個人的精力，氣血，全不一樣，還在自己肯下功夫不肯，練武功的講究：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這掌種力也就是這個理，練截豆桶，這種練法，就是把手練鐵了，多截一口，掌力上多一番功夫，時間的長短，沒有限制，這桶綠豆，我是給他們漸漸往裏參鐵沙子，掌力一天比一天堅硬，氣血一天比一天充足，多暫把這豆桶全換成鐵沙子，那就成了，到那時再換一種功夫，也正是我本門中掌力成就的時候，說着倒是沒什麼，但是平平常常的，也得經過三冬兩夏才可看出門戶來。」

段文溪聽到這，不由的十分失望，自己從一進把式場，看到他這種練掌力的設備，決欠着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任憑他練「鐵沙掌」「金沙掌」「棒牌掌」「鐵沙掌等」「一指神功」這種最利害的掌力，在初練三年之內，不許離開藥力，因為練以上的幾種功夫，他在初練時，皮肉筋骨，勢必有極難的訓練，截豆，截鐵沙子，摔掌，這種情形，你十天工夫下來，任憑你這人氣血多麼足，指甲痛楚不算，有時你只顧怕師父說你不肯用功夫，在截豆時，雖是有數目的，每截十二次，必須緩舒的，可是在得這種功夫的心理，全存着不傳是一事成全之意，並且這種功夫也不是平常所有練武的就會，很

難得的，勢必要拿著十二分的功夫去練，只是手掌無形中受了傷，往往手疼先胖起來，就是說個三天五日，仍得再去操練，不過時日很久，不到一百天，這手掌的皮膚，完全起了一層堅的皮，凡事全有一個理在，一個鄉下人，終日手把着鋤頭子，在莊家地裏操作，兩手兩足，他那兩手伸出來，是什麼樣子，試想一個少年子弟，把兩手練成了粗糙皮厚堅硬，固然是有了，但在這種掌上，決不是功夫，打出去稍微一重，反能把自己的皮肉震破，武功是純剛純柔全不行，必須要剛柔相濟，筋骨，皮肉，氣血，全得要合的到處，所以傳授這種功夫，最重要的得隨時有藥物來洗，壯血氣增內力，內服的藥卻還有不用，的增壯氣血，可是這種藥，無論那一門那一派，也沒有敢不用他的，自己對於這種功夫不會，聽老師們講的很高，練鐵沙掌金沙掌的，洗藥一共是十九種，這十九種藥並沒有什麼貴重的藥品，他這重要內用途，就是向血活，消毒，柔軟皮膚，每一次練完了掌力，把這種藥汁子，倒在一個盆裏，兩手全得在裏面浸他一盞茶時，並且自己要反復的擦他，把手掌所練的滯力，和這皮膚上起的刺，全可以退去，如今金老師手下這般弟子，隨着他這裏練起來，真是異樣的事，自己還有一點疑心的地方，可是他這學一般徒弟，眼見已經有四個人操練掌力，可是會注意他們，既是練過日子不少，他們的手上全沒有見什麼變化，難道他們全另有秘傳嗎，這是一件最可怪的事，趕到仔細的一看他們操練的情形，這才明白了，他們手上沒有什麼痕跡的情形，趕情他們練掌力，絕不按照正規，用足了力量去戳豆桶，這樣練，練到十年八年，又該怎麼樣，莫怪他們手上沒起變化，段文溪看到這種情形，灰心已極，遂一邊敷衍着金沙掌金全義，口中還是誇讚，可是暗中自己，已經越發的加了一番小心，要看清這位金武師，究竟是怎麼個路道，段文溪因為關心着自己一生命運，以及往後的事，這可不

等待金沙掌金全義自己往外現露，遂故意的引逗他，問這樣，問那樣，走至把式場的西北角上，指着地上所堆的碎石，遂問道，「師父，這是練什麼功夫的，弟子沒見過，怎麼這些新石完全成了碎的了。」

金沙掌金全義笑答道，「你問這個麼，這是我個人操練功夫的，你一般師兄們雖着動這種功夫時，還遠着呢，」金沙掌力如何，就在這碎石上，可以看出功夫的強弱來，你不懂的，沒見過，你算是到我這裏來着了，我叫你開開眼。」

段文溪心想，這種碎鐵斷石，你用他做甚麼，難道用江湖上騙人的方法標榜金沙掌內家的掌力麼，那你也太以欺人了，這時金沙掌金全義向徒弟們一點手，招呼過三個人來叫他們把一個堅固的木樁子放在了地當中，更拾了幾塊完整的石，拿到木樁子旁邊又令弟子搬過一塊石頭來，向段文溪道，「我這種功夫，可不定練的好練不好，試試看，我算要是不行時，我可以從練一次，」段文溪一看他這法子，完全是江湖上走碼頭賣藝的用掌碰石頭，油錘灌頂，鐵尺排擋一流的人，用一種手法，騙人取財，如今已是名震武林的名武師，竟也搬弄些這種把戲來，這也太以的離奇了，只不知他這名是怎麼闖出來的，段文溪此時是一語不發，靜靜的看看他，是要看他究竟如何的練法，金沙掌金全義把所有的東西擺好，先用一地方石擺在木樁上，遂又拿起兩塊薄石來，放在石頭上，這兩塊石絕不是平放在那裡，一橫一豎，上面這塊只橫架在上面，他用左手按着它，按着的是搭在底下石頭上這塊石的上面，上面這塊橫的有半尺，底下是完全空着，段文溪此時臉上全有些銳刺刺的，自己說不出一陣難過，自己想到費盡了辛苦，陪盡了小心，所遇到的竟是這種走江湖賣藝的所傳，自己也太對不住自己

了。

那金沙掌金全義仍舊含着十分得意的神色，向段文溪道：「我這一比劃上，大概你總可以明白了，不過你可不要看錯了，金全義不是江湖一流，我弄這玩藝兒，敬的是行家，貨實識家，要拿我這手功夫，也和江湖上把功夫略在地上，換錢我飯吃的一流，那就完全錯了。我這憑的是掌上功夫，你看見了，這塊石要是憑着用掌力去拍，那算我騙人，沒有真實的功夫，這塊石我要憑掌力把他切斷，練了出來，你就該明白了。」說到這，見他左手來按着這塊青石的後半截，右手猛的往起一揚，猛然往下一落，口中喊了個「開」字，他用手掌的力量，往這塊青石攔腰一按，這塊石形如刀裁，從當中折斷，段文溪看着微微一笑，心說你就是這樣功夫嗎，我見過多少呢，口中依諛贊着說：「師父的功夫實在驚人，這種絕技，弟子今天是頭一次開眼，有這種功夫，沒有這麼練的。」

金沙掌金全義道：「這還不算呢，我這裡還有兩手功夫，索性叫你開開眼，」段文溪含忽的答應，自己再不多說一句話，那金沙掌金全義又拿起一塊薄石來仍然照樣橫架在木樁上，底下仍有那塊虛擗着，上面這塊也仍然是半實半空，金沙掌金全義向段文溪道：「練掌就得練指，指掌上全都得把功夫下到了，練出來後這一雙肉掌上，才能說練完全了，若是只練掌，不練指，雖也能見出功夫了，可是內中的出入就大了，你們將來下功夫時，不要貪多，只要求精，你們看看這塊磚，我要憑指力，把他截斷，」說着手底下往那磚上一比劃，用手指往磚上橫着一劃，眼着把這等右掌往起一揚，口中又喝了一個「開」，往下一截，這塊磚就應聲而斷，段文溪心中一動，心說他這種功夫，雖然也有巧力，但是手指上倒也得三年五載的功夫，這在平常走江湖武術中，實不容易練到，但是這種取巧的

功夫，實難登大雅之堂，跟着金沙堂金全義把碎石塊撥落在地上，另招呼一名徒弟，拿起一塊青磚，放在木樁的兩邊上，把那磚有三寸，長有一尺餘，寬不到六寸，橫架在這樁的兩面上，向段文溪道：「任憑他武功多麼好，身體多麼健壯，一個人終是血肉之軀，他身體不能是鐵的不是石頭的，那麼你看這一塊石頭人決不會比他還堅固，我這時叫你看我氣力是否利害，就知身上有功夫，叫他和這石頭比一比，誰強誰弱，眼前就可以立刻明白，」金全義說了這話，他却離開這木樁前，圍着這木樁的四週，緩緩繞走着，這正是他調節氣力，運氣貫到這條右背上。一幌慢慢圍着大步走，兩隻胳膊不時橫在自己的胸前，只是虛空按着，如同面前，有什麼東西，被他用力推動一樣，他往前走一步，把背圈起來，來往不住的幌動，離他稍近，已經隱隱聽見，他兩肩臂內骨節全發出響聲，他圍着這木樁轉了三週，這才仍立到原處，站在木樁後，向段文溪說道：「你要仔細看清了，這也是最重要手法，」段文溪只有點頭答應着，任憑他怎樣說，自己只不答話。

那金沙堂金全義却用左手按了按那塊石頭，稍有一些幌動，趕緊叫徒弟們把他弄好，直到手掌按上，絲毫不動，這才令徒弟退到一旁，遂向段文溪道：「那種江湖傳言，單掌開碑，只有那麼說着，沒有那麼練的，那不過是一種傳說，事實上誰真動過，這種厚的石頭，論我手上的功夫，真不敢提到火燒二字，功夫練到了的，這一手下去，碎石紛飛，不許有一塊整的，真要是功夫練到家了，這一掌下去，碎石能擊出數尺去，至于說是，擊石如粉，那種功夫，任憑何人也沒有見過，終歸落到「嘴把式」一流，只有那麼說的，沒有那麼練的，我這堂力上不定行不行，咱們試試看。

金沙堂金全我這時把衣袖往上挽了挽，把一條左背全露出來，右手依然用手指輕輕的按着這塊石

頭，脚下是蹲橋騎馬式，身軀往下低着，右臂往上一指，手背上同時臂上青筋全暴起來，可見他臂力量實足，手掌五指也向下，手心向外，忽然他往下一落，嘎吧的一聲，一掌震在石上，這塊石頭，竟被震爲四塊，全堆在木樁上，金全義平身立起，仍然是圍着全木樁轉了一週，他是爲的是散掌臂上的氣血這跟着轉過來，向段文溪問道，「怎麼樣，我的掌上，沒有什麼功夫罷了，不過你們想想，血肉之軀，許是禁不得我這一掌呢，一個人成名江湖，談何容易，沒有十年八年的苦功夫，慢說是成名，想做一個武術家，只怕全不容易吧，我金全義爲了練這手功夫，我受了好些年的苦呢，要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不受苦中苦，焉得人上人，一個人成名露臉，談何容易，練上武功，就想在江湖道上成名，世上沒有那麼容易的事，一者是得遇名師，二來是自己有志向，第三樣還得你有那種骨格，有聰明，這三樣你少了一樣，想成名人那是絕談不到，就是能够在武術門中算你那麼一號，也就很得知足了，我沒這福，你們認爲對不對，金全義這番話，明着是對着一般徒弟說，暗中可全是朝着段文溪一人所發，完全是說與他聽。

段文溪此時是意冷心灰，把自己來時的一番高興，早已消滅到九霄雲外，他說這番話時，分明是施展完了這手功夫，完了事對徒弟賣狂言，他越發這樣，段文溪幾乎不能忍耐，心說你不過是江湖賣藥之流，竟不知如何叫你成這麼大的名，今日你是原形畢現，完全落到我段文溪的眼中，我痴心枉想，投到你這裡，實指望到你這裡得一點武林的秘技，學幾手真實的功夫，那知道我竟只聽虛名，不知實在，空投奔了來，叫我滿懷熱望，化作寒水，我不敢怪別人，我更不恨你，你雖靠着武術騙人，但是我段文溪是運乖時衰，自己投上門來，也是我自己的命運安排，不過你不必再賣狂了，自己有心

要當面指責他一番，不叫他那麼輕狂自恃，認爲眼前沒有懂武術之人，可見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多招出事非來，多找一番苦惱，何況在他門中招翻了他，還討不了好去，自己只好認籌氣，一百兩銀子，換到兩碗老米飯，一腔子窩心氣，這還萬幸，雖遞了名帖，還沒有拜他爲師父，自己趕緊撒身離開金家鎮，往後要慎重一番，萬不能再這麼冒昧了，想到這種種情形，自己倒不肯說什麼，只有含含糊糊應着，那金沙掌金全義看他顏色冷落，十分不滿，幸而這時天色已然不早，徒弟們紛紛要走，這才散了場子。

段文溪回到自己那間小屋中，思前想後，好生難過，自己有心作個來明去白，給金全義留一封信，但是手底下筆墨全不現成，又怎麼去寫，只好作罷，一天倒是十分勞乏，但是這時倒也睡不着了，想起將來的事，前途茫茫，天地雖寬，沒有自己安身之地，我投奔那裡，聞名不如見面，凡事得親眼目睹，只聽傳言，實足誤事，可是我親眼又往那裡去看，我再去看誰，我離開金家鎮又去投奔誰去，我想着別求絕藝，再練功夫，今生是沒有指望了，這不是一年半載的事，我那裡去找這種機緣，那裏是我的投奔，那裏有這種真實本領的人，我現在飄泊天涯，只是遇見這種人，人家能收留我嗎，段文溪輾轉反側，反復思量，心中越想，事情越沒有辦法，前途茫茫，在這種情況下，真逼我段文溪走向無常之路，段文溪想到這個「死」字，忽然心驚，不禁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段文溪你好糊塗，你怎麼離開了蘇州城，你爲什麼海走天涯，你手上的傷痕還沒愈，你斷指焚宅，毀家出走，這就才稍受了一點波折，還沒到了生死的關頭上，你就不能自主嗎，要想離開煩惱，離却人間，這時有些晚了，你在家中時作什麼去了，既有那時的忍辱偷生，現在你就該咬牙關往前闖去，那才對得起自己，你的志

氣此時稍不順，不千口趨死路，也對不起段家死去的先人，段文溪想到這種情形，不禁把勇氣又收作起來，打定了主意，任憑他前途上有什麼阻折波浪，也要和這惡劣的命運拚死奮鬥一下子，倒要看看他最後的命運，究竟能到了什麼地步，除非是人世間不容自己再偷生一刻，那才是我段文溪命運最終的時候，拿定了主意，決意的早早離開這裡，可是一夜間竟未曾合眼，天光也就是才亮，趕緊把自己隨身包裹打點好了，提着他往外走來，幸喜在院中一個人沒遇著，直到了大門口過道院內，才見著一名家人從門房裏出來，代著一雙朦朧眼，迷迷糊糊的往外走來，段文溪含糊的向他招呼了聲，「你起的很早，」那名家人這時才看清了是新來的那個徒弟，遂問，「你還早往那裏去。」

「段文溪只得說了句假話，說是自己奉師父命令，教我去取行李，更要找一個至近的朋友，師父和他交待兩句話，好教我拜師父」，那名下人也究竟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糊裏糊塗的把大門開了，任憑段文溪定出了金武師的家中。

這時街上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來往，段文溪緊走出金家鎮，天光也就是才大亮了，冷清清的冒着晨風，走在臉上，不由自己十分驚心，從家中出來，投奔到這裏，竟遇到這麼位空有虛名金師父，幾乎把自己唬誤了，此時已然離開了他家，雖然是自己幾乎被騙，可是一邊往前走着，心裏反倒提心吊胆的生恐怕被人追了來，把自己再逼迫回去，絲毫不敢停留，一氣兒走到午時後，一夜未眠，身上既覺着十分累，又有些飢餓難挨，遂找了一個小鎮店，歇息了會子，進了些飲食，覺着自己精神上恢復了許多，趕緊起身，一打聽道路，才知道下半年就是緊趕，也是出不了儀徵縣境，只是這段文溪一離開儀徵縣竟自步步走入了人生最慘酷一命運中。

段文溪重踏征途，真不知是應該投奔那裏，是夜雖然是反覆思量，打算的倒好，自己要立定脚眼，拿準了主意，百折不回，努力勇往前邁進，但是從古至今，全是一樣，理想和事實總是背道而馳，任憑你想的怎樣好，臨到你真那麼去作時，不容易教你那麼趁心如願，自己此時一點辦法沒有，你說投奔那裏，什麼地方有名師，那裏又有高人，這種事在平常想像中，絕不爲難，每每證到紅湖的故，事有什麼人遇到了怎麼一個武林中的異人，一身絕技的名家，破出幾年的功夫，學會了多少本領，這種事不能全說沒有，是可遇而不可求，現在想再訪尋確實有本領的人，教自己往那裏去找，現在段文溪真成了喪家之犬，在路途上時時的還提防着身邊所有那一點錢，早用盡了早受些飢寒之苦，竭力的儉省着，不敢浪費一文，段文溪雖然不是什麼富家公子，他終歸是一個豐衣足食出身的少年，如今驟然間教他受到這種風塵勞頓，衣食不週之苦，只這短短的時期，他已形容憔悴，慢說他現在還遇不到蘇州故鄉的人，就是再遇上熟人，只怕也不認得他了，他在這一路上毫無一定的去向，直走出半月有餘，竟已入了湖南境內，天可是漸漸的冷了，雖說是江南氣候暖，但是到了冬季，也一樣的天寒地凍的風雪載途，段文溪身邊所有錢任憑他怎樣儉省，但是有限的錢，度這種無限的光陰，越顯着未來的歲月無親，錢可是一天少了一天，只可不能不教段文溪恐懼着未來，這種事情可不能厚愛段文溪沒有志氣，沒有勇氣，非得身邊帶着錢才能走路，你別忘了他自幼沒入過江湖，沒作過任何生意，他出身等於公子哥一樣，在段家村家有田產，在父母陰庇之下長大了，前文也說過，他不止不令他幹別的事，他連料理家事全不會，只知道念書習武，人情世故還全是父親段金樑教導他，可是他也沒在江湖上親自歷練過，究竟耳聞不如目睹，如今他遇到這種光景，設身處地，想想能教他作些什麼，他能

幹些什麼，未來的事，也只有身邊的錢花到最後一文，走到水盡山窮的一步，到那時擠得他不得不想法子，逼迫得他不得不另作打算，那真叫作無可如何。

這段文溪更奔一頭，西扎一頭，這裏訪名師，那裡找能人，一個金沙掌金全義已把他鬧怕了，那還敢冒昧從事，但是臨到他真想知道那一位武術名家真有超群絕俗的本領，不過這種事談何容易，那容易立刻把別的事打聽得清清楚楚，在這種冷風刺骨中，已經到了湖南的邊境，這一帶是一種濱海之地，全是航船上的人多，地方上非常富庶，但是語言風俗也頗與內地裏不同，這天所走到的地方，地名叫玉馬驛，段文溪的身邊錢已經沒有多少了，只剩了半串錢，自己恨不得先找一個小店，作為安身之處，可是這玉馬驛，竟我不出他所找的那種小店來，前方更沒有庵觀寺院，要懇在這求宿終夜，那如何行得了，只好先入了店，然後再作打算，遂在這玉馬驛安誠客棧住下來，店家對於他這種情形的客人，不十分的照料他，段文溪這時絕不把這些閒事放在心上，店家照料完茶水，也不問他吃飯不吃飯，竟自走開，好在段文溪自己早預備下一口袋子乾糧，提防着路途上遇上什麼事時，好不致于先受飢餓之苦，這一來倒用着了，不敢叫店家看見，把屋門關閉，吃了下去，但是到了今日今時，段文溪可實在是走到了最後一步，腰中的錢完全沒有了，未來的事還沒有一點希望，那管來日方長，自己怎樣活下去，任憑你是多麼大的英雄，俗語說得好「好漢無錢寸步難行，一文錢也能難倒英雄漢」。這種話還是不容你不信，段文溪他在屋中，思想過後，報仇的希望一分也不敢指望，自己是不是還能多活幾日，也沒有一定把握了，想到妻子，家業，還說什麼復仇雪恥，眼前的事已經無法延宕下去，自己真想不到自己已經還落個外喪鬼，把這把骨頭扔在異鄉，和簡鳳台的這番仇恨，只好等到來世再……

他清算了，段文溪是越想越沒有生路，越想越沒有辦法，不覺在床頭上沉沉睡去。

這一來可毀了，段文溪這完全是內傷憂鬱，外受風霜創濕的侵凌，任憑是鐵打的漢子，恐怕也禁不住吧，天還沒亮，他自己把自己折騰醒了，全身好似火燒，喉嚨乾的全要裂了，混身的骨節疼的沒法支持，強自扎掙的爬起來，只這半夜的功夫，段文溪到已竟再不能支持，只是口中乾渴的難過，還記得桌上放着半壺冷茶，身體搖幌着，摸到那把茶壺，拿起來一口氣兒把半壺冷茶全喝在肚內，當時覺得心中一清涼，只是心軟了，強爬到床邊，倒在床上，過了沒有一個時辰，被這冷茶一激，燒着比先前增加了十倍，一陣陣在床上翻滾，坐起來又摔倒下，把床上被子也丟在地上，燒一陣，折騰一陣，直到了天亮之後，已竟不再折騰，可是口中胡言亂語，店裡人全起來，早晨客人起身趕路亂成一片，伙計們雖在他窗下經過，也沒有理會，直到客人全安靜下來，時候已竟不早，伙計呼着這屋裡客人到時不起，有些疑心，到了他屋門口招呼，可是裡面一片哮喘之聲，伙計越聽情形不對，來到窗前，把窗紙撕破，往屋中一看，吓得他怪叫，趕忙跑向賬房，招呼掌櫃跟管賬先生趕緊的去看這個姓段的客人，店裡掌櫃楊寶先見伙計阿三這麼張皇失措，也吓了一跳，恐怕客房中出了什麼冤事，問他時，他只說九號裡客人不是服毒自殺，就是得了暴病，掌櫃的聽了，帶着先生伙計來到這客房，從窗孔上看到這種情形，也吃驚不小，叫伙計想法子開門，伙計阿三把窗子卸下一面來，跳到屋中把門開了，掌櫃與先生才進去，一看客人段文溪的這竟不像人形，臉面鐵青，嘴頭子黑了，眼珠子也塌了，口中不住的胡言亂語，這個店主是個老奸巨滑，一看他身上這身衣服，他已打定了主意，向阿三高聲說道：這是帶着猪跑咱這裡找棺材本來一夜發做起來，沒有別的。我這買賣規矩不能無故受這種

塌去，把這間弄壞了，別請客人怎麼住，我跟他無怨無仇，他這有點成心害我，咱們不吃這個，我這銅堂掌櫃的做買賣多年，歷來拿良心待人，不作虧心事，我沒害他，他也別害我，我不欺負人，也不叫人欺，不惹事也不怕事，拿門板去，把他搭到鎮店口小土地廟，那裡清靜，等他斷了氣，咱給他報告掩埋，若有開的，只管領他們來，我既敢這麼作了，就敢應承一切，阿三你明白了沒有，這時門口已竟聚集了許多的人，內中就有說閑話的，這位掌櫃聽見了，也裝聽不見，他故意的用這種話爲是把別的客人罩住，他是緊催着阿三快去，找我找門板，忽然從人叢中走出一人，擠到屋中，站在那厲聲說道，掌櫃你先等等，我有兩句話，和你交待完了，有什麼事再說。

答話的這個人，年紀約在四旬以外，身量高大，赤紅的一張臉，濃眉巨目，眉梢往上挑着，穿鞦打扮，頗有些江湖氣，說不出來的他臉上有一種威嚴，令人怕他三分，口音中帶着川甸一帶的情形，可是本地的話說得很好，他走向前來，往店主楊寶源面前一站，把兩隻手往後一掬，向店主問，「這安誠店是你幹的，在我看你也老生意了，這玉馬驛的安誠老店不是一天半天的買賣，這個我們相信，你幹的這行買賣，將本圖利，憑辛苦賺錢，這裏也用不着說仁義道德的話，你方才說什麼也是生兒養女的人，要憑着天良作事，你這兩句話，教我們住店的客人聽着真得服氣得很，莫怪這店你發財呢，你的良心太好了，現在我可有什麼說什麼，這客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店主答道，「昨晚掌燈時來的，」這個人又問，「他住店時是病人，」店主道，「他要是這個樣子，我們還收留他麼，」這客人哈哈一笑道，「對了，既是好人進來的，在你店中得的病，現在他人不懂，大約他面貌就不是此地人，出門在外，作客異鄉，已經够苦的了，再生起這樣重病來

，更是苦到萬分，少有義仁之心，也不忍見死不救，他既是好着錢來的，沒有別的，掌櫃你就認命吧，一個人出門作客，和你無怨無仇，既是病在你店中，那是他自己也不願意的事，你別竟認爲他是來誠心害你，我不明白你這是怎樣的說法，現在你也沒請醫生給他看，就想把這客人搭到土地廟中，你這玉馬驛的土地廟，我已經看見過，不過孤伶伶的一座小廟，既無僧道，也無香火，你把他放在那裏教他等死，老板你也是外鄉人，你居心何忍，玉馬驛安誠老店，敢這麼作事，我真有些不相信。」

店主聽他說到這，向這個人說道，「爺台，你這可是多管閒事，我這個開店的，在這不是三天兩早晨，客人們今天住了，明天走，鏗打的店房流水客，我們這開店的辦出無理事來，能够容我在這幹這麼些年店，說風涼話容易，事情遇到誰身上，割誰的肉誰疼，客人你也替我們開店的想想，無故的教我們受這種損失，我們太冤了，這個客人在我們這店裏，並沒來過，頭一次到這裏，我們一個小錢邊沒見他的，我們跟着打人命官司不成，客人你照顧我這小字號，是財神爺，不過出門在外的少管點閒事，事非只爲多開口，煩惱苦因強出頭，這兩句話不能不信，再說我這開店的不辦含糊事，我已經說在頭裏，我要把地面上官人找來，我就是把這脚步站住了，經官動府，我全不怕，再說一個開店的有怕事的嗎，客人你別管，有什麼禍，我姓楊的自會承當，客人你不用替我操心，說到這更扭頭向伙計喝道，怎麼教你們辦什麼不去辦，這店是我開的，難道由着你們主張麼，去，有什麼說的朝着我姓楊的一個人。」

那位客人往前走了一步，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向這掌櫃的向前走着說道，「老板，你一定是誤會了，」這位店主一看情形不好，往後退了一步，口中含糊的答應了一聲，這人劈胸一把把店店

主抓主，這人可是故意要給些苦子吃，不管抓的是他的衣服，連他的胸前肉都抓住，手勢非常大，店主哎喲的喊着，「有話好好講，你憑什麼動手，」這個人說道，「因為你在地面上有勢力，拿各人性命當兒戲，欺服我們住店的客人，我倒要看看你楊老板有多大勢力，」店主兩手用力的推着這個人的胳膊，又像哀告，又像分辯的說，「你先撒手，我跑不了，我們開店的可不敢無禮，我們人多，也不是不會打架，咱們有理先講理好不好，這個客人哈哈一笑，把手一鬆，往外一送，把這個店主推在靠窗前的椅子上，撞得整個的窗戶亂響，店主咧了咧嘴才手撫着胸口直喊着，「你敢打人，好，好，咱們有地方說理。」

這客人厲聲喝叱，「你趁早住口，你只要是要錢不要命，我先把你摔死，人命官司我打，坐在那聽着，我既出頭多管這回事，你就順情順理的辦點人事，開店的，能講究那些個，死一個客人，死十個也一樣幹，好好的去給這個客人請醫生治病，能夠好了，所有的用費，用不着你們開店的一文錢，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一絲一毫沒有你的虧吃，你要想要錢也要命，好好的照我話去辦，二句話沒有，你只要敢跟我支吾，你店裏人多，文打武打，我要教你們逃得出我手去，我給你這店裏「安誠老店」的牌來掛紅賀彩，磕頭賠禮，老板我說的話任憑你自己想，我這是不欺負你，你要是認爲我這是在多管閑事，非把這客人搭走不可，老板，咱打個賭，你這個安誠老店我要不能給你下了字號，我算計在外面跑了，話已說完，主義是我出的，想動這客人不成，官私兩面你楊老板人傑地靈，由着你去辦，」說完這話，往旁一閃身，反把出去的話讓開，向店主喝道，「我說的話你聽的明白明白，別跟我裝傻，這個客人和我一不清親，二不是朋友，並且我連他是那兒的人還不知道，我現在既伸手管

這個客人的事。我是聖到底，管到底，請來醫治不好，死了認命，有什麼錯，由我擔承，沒有你開店的事，你只要敢和我動滾刀筋，這人的病可很重的，只要就慢得治不了，那麼我就是這客人屍親，人命官司，楊老板你就接着打吧。」說完這話，瞪眼看着店主，這時還有別的客人，先向本已動了公憤，不滿意店主那種行爲，及至聽到這個同店的客人，見義勇爲的話，沒有不敬服的，這時齊說道：「店主人家也是住店的，肯出頭這麼管事，你要是再敢刁難，別說我們可全對不起你了。」

店主看這種情形，自己也不敢再過份的和大家狡展，趁坡下，遂向這說話的客人道：「爺台我還沒領教你貴姓，」那客人答道：「掌櫃別這麼謙恭，你少罵我兩句就有了，我姓賀名天駿，住在四號房間裡，買賣客商沒有勢，沒有人，只我一個住在這兒，有幾個零碎錢要在這裡這麼花了，考板你別見笑。」

店主忙說道：「爺台你別和我一般見識，你既是這麼好心，我這開店的要是再不按着爺台你的話去辦，也太顯着我們開店的不交朋友了，」隨向自己店中伙計說道：「趕緊到鎮上去請醫生，快去快來，」隨即又向賀天駿說道：「爺台，就這麼辦了，只要你肯兜着我這小店一點，別僅爲他把我這個買賣抖露了，我就很知足了，爺台你請歇息去吧，這裡的事不用你惦念，我們一定好好的照應，他這個叫賀天駿的客人冷笑一聲道：「咱們憑良心，人心全是肉長的，他已經病到這種樣子，誰要在他身上，作無德的事，他雖然遭不了天報，也致他脫不過人報去。」說完這話，轉身出去，臨出屋門回頭說道：「醫生請來時，教伙計招呼我一聲，」這賀天駿說罷回轉他自己的房間，趕到伙計把醫生帶來，這賀天駿還真是盡心竭力，關照這段文藝，這醫生診過了脈，向賀天駿道：「萬幸得很，他這病治的

口不算晚。倘若再睡了一天，那風完全入了內，縱有華陀復生，恐怕也難爲力了，吃下這劑藥去，到午後身上的燥氣便能稍減些，而寒氣初，病勢不再加重，他的命就算保住了。」醫士說完，這賀天駿付了醫生的藥錢，送這位醫生走後，賀天駿吩咐伙計，把醫生所開的藥方子拿到藥舖上給配合這劑藥，這賀天駿不再離開段文溪，親身在屋中看守着，看着段文溪服藥發汗，段文溪直到了夜間，已經交了後半夜，才漸漸清醒過來，自己對於這一天一切的事，渺渺茫茫，一些也不記得，睜眼看這屋中的情形，燈點得很亮，一個陌生人坐在床邊，看着自己，段文溪見牀邊坐着一人，自己一些也不認識，但是要開口說話，可是自己因爲這種病過于的厲害，把口角全都燒乾，凍張了幾回嘴，只是說不出話來，急得自己在枕上不住的擻頭。

那賀天駿取過一杯煎水，把段文溪從枕上扶起來，使他慢慢的連喝了幾口，段文溪才覺得痛苦稍減，咽咽的聲音說出話來，向那人問，「尊駕是什麼人，我身在病中，竟承你這麼服侍我，我大以不安了，」這賀天駿一邊扶住段文溪，一邊說道，「你先用和我客氣，現在覺得好些麼，腹中覺得飢餓不，」段文溪微搖了搖頭，聲音微顫着說，「我現在好多了，我真想不到竟會得了這麼厲害的病，這位客人，你這麼服侍我，我實在不敢當，賀天駿道，「敢當不敢當的現在先提不到，你身上見了汗麼，」段文溪道，我裏邊的小衣服全被汗浸透了，現在只覺得身軟無力，」賀天駿道，「那倒不要緊，幾幾天就好了，我知道你看到我十分憂心，不曉得我們誰是不認識，我也在這店中住過的客人，遇上朋友你得了這麼重的病，店主帶了小人，他竟要把你搭出店中，放在土地廟內，任憑你生死，他不再管了，我路見不平，這才跟店主幾乎打鬧起來，請把你留在店中，延醫診治，還算是朋友你命不該

絕，一藥禁下去，竟似仙丹，居然這麼快的病勢減，就算咱們有緣，朋友你是姓段吧，你是那裏的人，來到這裏，有什麼事去作可否說與我賀天駿。」段文溪聽到這人的話，十分感激，自己幾乎落下淚來，落魄江湖，又遇到這場病，只要是能好了，此人對自己不啻再造之恩，段文溪含著眼淚向賀天駿說道，「我是蘇州府的人民，我到湖南省，是我朋友謀生來的，朋友沒找著，流落在外鄉，不想來到這裡，又生了這麼惡病，若非遇見尊駕，只怕我就要埋屍異鄉，尊駕救命之恩，我段文溪至死不忘，」賀天駿點頭說道，段老弟不要客氣，出門在外的人，在外圍困住了是常有的事，我和你是一樣，我也是在江湖上奔走衣食，誰有力量誰幫誰，這不算一件事，段老弟你還練過武吧，這麼年青的，將來自有發達之日，你只安心調養，我也正有事在這裏耽擱，三天五日裏是走不了，等你病好了，咱們再作商量，現在你要把一切事全丟開，我雖非富有，但是將養你這場病，還不算一回事，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全是離鄉背井的客人，同命相憐，只要是富在外面跑的人，這種事是應該作的，人生何處不相逢，將來咱們弟兄就許在別處仍然會上，你不必和我客氣了。」

段文溪此時在窮途末路中，也實在沒有法子了，只有心中存著感激之意，口頭上倒不便說什麼了，一幌的功夫，已經四五天，段文溪飲食醫藥一點不缺，他這病好的就快了，這個賀天駿，真有些熱腸俠義的情形，親自照料著一切，段文溪認爲這人對自己生死之恩，將來要怎樣報答他，段文溪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氣力一天比一天加增，藥也不用吃了，只剩著再將養數日，即可恢復原狀，這天段文溪精神上十分好，已可以自己在地上活動著，不用人再扶持著，自己在地上緩緩的踏著，那賀天駿從外面進來，見段文溪自己在地上踏著，含笑說道，「段老弟，你這可太好了，我沒想到好得這

變快，還是變慢了，你要好好的留神一切，不要大意了，一個出門在外的人，有了病災，自己就苦了自己一切的事，得謹慎一些，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人家這種勢力情形，在我們算是多得了一番經驗，我看段老弟絕不是窮途末路之人，怎麼會來到此地呢。」

段文溪因爲身受此人太恩，那能再作欺瞞，遂把自己一身的所遇，以及申九鳳淫奔的情形，自己設法出走，已安着報復之心，不過那簡鳳台精擅錢沙掌，自己實非此人敵手，這才逃出段家圩，不遇名師，求得絕藝，自己實無面目再回段家圩了，蒙恩兄相救，我段文溪今生若是能以復仇，那就是我段文溪吐氣揚眉之日，但是我還沒嘗過旅途上這種險惡，只認定了這群勢力的小人，沒有甚麼難惹大難纏，只不過客人們多花上幾個錢也就是了，那知我還是經驗不豐，閱歷不到，我險些送命在他們手裡，若非是智老兄把我救了，我此時早已埋骨湘邊，對於賀老兄只有感激，我那能再說什麼感謝之話呢，」當時這賀天駿聽到了段文溪的話，不盡慨嘆說道，「段大哥，不要把這種事放在心上，我們既、全是武林中人，遇事更須通達，用不着想不開，大丈夫難免妻淫子不孝，從古到今，我們已竟看過了多少成名的英雄豪傑，遇到這種情形，也教他無法，只不過我們本身的志氣不要頹廢下去，也就是了，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別的事全不要緊，只要我們有這條命在，我們甚麼恩仇不能報呢，」段文溪點點頭，兩人這麼談起來，彼此全沒有一點隔膜，段文溪越覺得此人語言豪放，講論起武功來，條條是道，尤其是十八般武藝件件拾的起來，長拳短打，兵刃暗器，沒有答不上來的，只是問到他本身，則竭力謙遜，段文溪十分折服，自己倒十分樂就着向賀天駿仔細問起來。

賀天駿在極力謙遜之下向段文溪道，「段老弟，我不是不肯向你說我的出身來歷，只爲我一聽到

你會受騙局，幾乎誤了你的大事，我倒不便說我的情形了，恐怕你引起金家真的情形，觸景傷情，易生悽會，我賀天駿對你段老弟素無一面之識，先請我救你，一半是和店主負氣，一半也是存了鬼死狐悲物傷其類的心意，你也是出門在外的客人，我也是出門在外的客人，現在我聽到你說出真情實話，我倒有心給你指點一條明路，只是我怕你有多疑之心我倒不敢出口了，一賀天駿此時十分鄭重的向段文溪說道，「你我平水相逢，過去我們並無一面之識，但是我也是一個習武的人，奔走江湖，十幾年的功夫了，只是我始終沒和你說出我是作什麼的，這種情形難免教你懷疑，不過我總想着，我們也無須乎細叙出身來歷，因為在這玉馬驛這一帶相遇，可以說一時的緣分，但是你病好了之後，我們各有前程，你東我西，恐怕不易再會在一處，那麼我們也無須乎詳細叙說各人的一切事了，我對於你幫了這個小忙，這是我們出門在外的人應當這麼作，我不義氣人，誰來譏氣我，一個常在江湖跑的，全應當有這種行爲才可以走遍天下，至于你老弟要說什麼感恩圖報的話，尤其是賀天駿不願意聽的話，只是我和你見面之後，尤其是你的病好了這些天，我覺得你這個少年，雖然困在外邊，我認爲你這種性格絕不會永遠這樣，加這步困難渡過走，自有出頭之日，我雖然比你年歲大些，但是也大不了多少，我很願意和你多進一步，不過我這種走江湖的租人，我到處要爲自己留地步，什麼事不敢冒昧出口，恐怕惹人多疑，因爲你從口音上彼此也全聽出來，咱們要叙起家鄉住處，准能彼此隔開兩省，彼此的身份來歷誰也不知道誰，難免教人懷疑，所以幾次我要說這話，我話到唇邊又把他囓回去，可是咱們總是有緣，我一心想替你忙到底，你只要看我姓段的算一個朋友，我說的快話，你離開安誠辦奔你的前程，究竟你是作什麼去，咱是人心隔肚皮，誰有什麼話可以出口的事，多的不便說，問的也不

便問，不過我稍有一點力量，你現在也不必隱瞞，你此後還得要怎樣幫忙，到什麼地方去，自管說出來，我要量力而爲，不許你客氣的。」

段文溪被他這番話說得不由感激得流下淚來，向賀天駿說道，「我段文溪困苦旅途，病倒旅店，在這種情形下，那還有我的活命，希望毫無的，只等待着埋骨異鄉，我的過去未來，完全在這玉馬驛給我結束了一切，幸遇恩兄你熱腸俠心，慷慨解救，把我從鬼門關上叫回來，我算是逃了活命，重生之恩，我段文溪稍有人心，應該至死不能忘吧，至于恩兄所說素本平生，誰不知道誰，不便細問一切，這樣話我段文溪絕不承認，我段文溪身在難中，救我的若是親朋故舊，那還不足爲奇，唯是和恩兄天南地北，沒有一點瓜葛，肯這麼解囊相助，在江湖道中全不容易多得，這尤其是教我姓段的刻骨銘心，大恩難報，我對於恩兄不過是不知道你的一切，只憑生死之恩這四個字，就讓你姓賀的是殺人放火滾馬強盜，我也要和你結爲生死之交，恩兄你方才說的話正和我的意思相反，我現在窮途末路，已蒙你相救，飲食醫藥，全仗恩兄替我擔承，你不嫌我困頓江湖的窮人，更不嫌我年輕，肯和我結爲異姓兄弟，這是我不敢請求的專，恩兄你替我想想，設身處地，把我的情形換在你身上，你能不願意麼，怎麼恩兄有這種好意，反倒不肯出口呢，只要恩兄不嫌我，願意和你結爲異姓兄弟。」

這賀天駿聽完段文溪說到這，點頭答道，「兄弟你居心這樣，我太喜歡了，這算我賀天駿眼睛不空，好，你既不嫌棄我，我個選個好日子，換換帖，過了半天我的家鄉住處，以及一切的情形，你還知不清楚，你聽我的口音，你絕不會想到我是大河以北的，我原籍是直隸滄州，我們那個地方差不多不愛好武術，少年時我也練過三年五載，沒有什麼功夫，反正手底下還明白些，我從十幾歲離開家

鄉，流浪各處，至于我離家遠走的原因，不便向兄弟說出，不過就是說出來也沒什麼，過去的事我不願提他，反正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年，說不過是招災惹禍，無事生非，弄出禍事來，家鄉不能立足，遠去他鄉，流落江湖，不過我也沒經商也沒作過買賣，我出身江湖，這小二十歲我只在江湖上找碗飯吃，江南各省我全走遍了，鏢行裏我混了差不多十年，我也舖過場子，教過徒弟，栽過跟頭，現過眼，我也曾困在外面，把武術放在地上換飯吃，到現在我依然是這麼個人，我是走到那裏吃到那裏，就仗着到處有朋友，現在我是趕奔這湖南武岡州去投奔我一個好朋友，我去了大約一年半載先不往別處去了，他是一個成名的人物，手底下很出了些個人材，凡是在江南道上用武術來找飯吃的，他門下人很有些位，到處還提得起字號來。你我一言爲定，雖然我們還沒衝北磕頭，你我這連性情，說了就算數，咱們是絕無更改，兄弟你現在和我說實在的，你離開這裏到底往那裏去，你要實話實說，我看你的情形，咱們現在絕不過客氣了，你大概很用過些功夫吧，既有一身本領，走到那裏也能憑他找衣食安身之處，兄弟你得跟我說痛快話。」

段文溪被賀天駿這麼一問，自己幾乎落下淚來，自己那還有投奔，前路茫茫，置身無地，囊中金盡，舉目無親，這場病更教自己想到前途，不寒而慄，賀天駿這種誠懇約話，自己那好再隱瞞一切，自己一陣難過，不盡流下兩點英雄淚，段文溪悽然說道，「愚兄我現在實不能瞞你了，方才我把我的出身來歷，雖是實話實說，但是還有一半不肯出口，這我並不是對愚兄不肯推誠相告，實在各人有難處，教我不敢再提吧，我現在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奔走江湖。我是想着求名師，訪能人，學些實實在在的本領，

在我未死之前，能以重返故里，雪恥報仇，那時死也瞑目，可是我想的雖是這樣，只怕老天不准我稱心如願，不俾我的仇不報，恐怕我這此後的生存全不敢保了，我在故鄉家境已竟不好，可是將就能過活，但是我這大一海走天涯，只這短短的時間，把我所帶的一些積蓄完全耗費淨，展轉來到湖南，我已走到水盡山窮的地步，只怕我的心願定須留待來生了，恩兄你問我到那裏去，我不知道我到那裏去，我現在個浪蕩遊魂，不一定流落何處呢，恩兄你有成全我之心，只怕你沒有成全我之力，我往後的事恩兄也不必過問，我現在的病已經好了，我們三兩日分首吧，你若身邊富裕，再幫助我一些銀錢，我先離開這裡，往後的看我的命運，任憑造物安排了。」賀天駿聽段文溪說了這樣話搖了搖頭道：「老弟你這話不對，世我看不能就認爲往後沒有一點辦法，事在人爲，你要是聽天由命，可就錯了，歷來作事，得講究先盡人力，以後再聽天由命，由命不由人的話，我固然不敢不信，但是我十分心服，我認爲人力有時也能勝天命，人是活的，事情也是時常變化，在乎你去作去，我們生在江湖裏，都爲苦命人，命好不會流落在江湖上，可是我們要是往遠處想，就另一樣的想法，你往這一面看就許生趣毫無，本來離鄉背井，浪跡天涯，骨肉分離，親朋遠隔，再加上事不遂心，困頓江湖，你怎麼想怎麼不能活著，不如死了乾淨，兄弟你可別忘了，求生不易，求死亦難，不過這麼下去，將來就落在一個字上，就是「死」一。因爲你志氣消磨無論什麼事先存一個灰心，越是這樣越不肯和這惡環境奮鬥，要你往南走的道路，准保是越走越窄，越走越坎坷，終歸是一個「死」字，假若你從那一面再看看，一個人沒有家室牽掛，沒有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來牽累着，起來一身，騎下一口，天地吾廬，四海爲家，無拘無束，任意所之，由着你的志願向前走你的道路，這麼一看，除了是你這人真有鬼神

暗中耍弄你，不容你活下去，那就沒什麼可說了，你只要能鼓着一團勇氣，爲你一身一口找安身立命之地，不會不行吧，最後的一招，既沒有身家之累，你再也你這條命看得輕一些，無事不可爲，無事不可作，反正抱定了沒有過份的傷大害理，我就不信一個人會活不了，兄弟我是一個粗人，我也沒念過什麼書，小時候只在家鄉跟着那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念了幾年書，我僅可以說是認識我自己的姓名，我那會有什麼高深的見解，不過說出來的僅是一點淺俗道理，我沒有學問，我弟兄講話也用不着誰和誰再謙虛，我的經驗比較多一點，世故人情我看的透澈一點，兄弟你認爲我這番話怎麼樣。」

段文溪被賀天駿這番話說的不住點了點頭，十分折服，這段文溪雖也是武林後裔，父親段金樑是一位名武師，很有經驗，很有閱歷，不過段文溪對於江湖上一切，只是聽父親說，自己沒有真實的經驗，更兼他說算是初入江湖，實在還差的不多，這賀天駿按天理人情說，平水相逢，陌路援手，實在是出乎江湖道義，沒有別的心，不過方才這片話，段文溪若是稍有經驗的少年，也就聽出他這片話裏有毛病，自己得思索一下子，應該想想他所說這片道理，是否全對，現在的段文溪，完全被賀天駿這番恩義給籠罩上，心無二念的只認定了還是自己一生難得朋友，所以絲毫不再多想，不住的點頭。

賀天駿又向段文溪說道，「你既認爲我這作哥哥的話有理，那麼你就得承認你的想法錯了，你這般年歲，很可以在江湖上闖蕩一下，你還沒走到真正的無路可通呢，」你就想到前途茫茫，沒有你再生之路，你這種想法，多麼沒志氣，除非是一個公子哥出身，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鞋，處處又誘臉面，幹什麼也嫌失了身份，那就不該立志下江湖，既然甚麼恨入江湖，就得具一番爭當草莽之心，甘苦艱辛之心，百折不回之心，臨死一悔之念，這樣你才成的志願，終有得償之日，兄弟你在家鄉遭遇

這種大丈夫不能力的事，你忍痛離家，替你那時的情形，把你個人的性命已經早置之度外，可是身入江湖之後，眼對眾生，發陰剝削，但是專教我看來，人世的苦，你還沒嘗到一半呢。玉馬驛被困一時，你就這麼意冷心灰，兄弟你可實在稍差，不是我這作哥哥的口冷，你對不起你離蘇州的情形了，你應該從這時起，自己既知道投親無親，投友無友，衣食住宿全受了極大的阻難，可是你既有當日那種狠心，你不會從這時起，只當你已經離開人世，這身體性命不再放在心中，不怕是作苦工爲奴爲僕，身受一切恥辱，多嘗些苦痛，志向不要恢復下去，我不信一個人會遇不到機緣，你只一心一念，只要教你能在江湖上存留着，越是多受折磨，把你練成金剛不壞之身，大仇可報，奇恥可雪，你爲什麼不這樣去作，反說那種沒有志氣的話，現在你我已經是異姓兄弟，我別的不懂，我們可以稱得起患難之交，我們可以說不是酒肉的朋友，兄弟你不用我說也得明白，我們兩人過去誰也不認識誰，我也不知道你的姓名，從病中救你到現在，可以說我在你身上絕沒有別的心意，你若是那種狗馬少年，行容豐富會猛然間病倒店中，我若是伸手救你，還可以說我這是江湖上能够施恩一個富貴少年，本來我有無窮的好處，但是在兄弟你當時，任憑什麼人也不會有這種想法吧，你應該明白我的心意，我就是認爲你這樣像貌不俗，在當年富力強的時候，雖遭到一時的困頓，往後盡多有爲之時，我願意你前途上得到一點真正的主張，因爲兄弟你經驗少，閱歷少，你自認爲你很好吃過苦了，據我看來，你還沒吃多大苦，越是這樣我是越不放心你的未來，你能信任我，要盡我全力幫助你，走向你所要走的那條道路上，人各有志，誰也不能過于勉強誰，你對於我的心意怎麼樣，你我雖然結爲患難之交，可是我也不能過份勉強你。」

段文溪被他恩兄一席話，說得已經佩服到五體投地，忙向賀天駿說道：「恩兄，你這個話真教我太慚愧了，你待我的情形，雖說是異姓兄弟，我起流落天涯的人，教我想到至親骨肉人該如何，你還教我說些什麼呢，我們現在情同手足，任憑你怎樣待我段文溪好，我可不應該再說什麼感激的話了，只有一切事存在心裏，我苦對恩兄稍起懷疑之心，我還有天良麼，唯其現在我把你看作骨肉家人，我過去的醜事，現在的難事，毫不隱瞞的對恩兄完全說出，正是願意求恩兄指給我一條明路，只要恩兄教我往後怎樣作，我就怎樣的作下去，恩兄你若再說出那頭生分話來，你教我處在山窮水盡的人，還怎樣的肯再求你幫忙呢。」

賀天駿哈哈一笑，點頭說道：「好，兄弟你這才是明白話呢」那裏現在你就一切聽從我的吩咐，再將養兩天，跟我同到湘南武崗州去一回，到那裏你看看，你家人那個以武師成名的人物，是如何人也」——是不是還像那大言慚不金沙堂金全義之流，誤我這點面子」——你只要肯實心的向人家求教，大約看在我的面上，人家也不會不教給你，教你得些真實本領，學幾樣驚人的功夫，至於這人是誰，究竟他有什麼本領，我現在也不說，你現在也別問，到了時候你自己看我告訴我告訴兄弟你，武功本領高的，絕不用拿姓名絕技在江湖上標賣，那時你就信服我這作哥哥的眼睛不空，交朋友有尺寸，咱們兄弟一處聚上個三年五載，你的武功本領，全可築下一點根基，那時再作最後的打算，我還許陪着你到蘇州遊玩遊玩呢，話不須多說，我們是一言爲定，就這樣辦了。」

段文溪對於這位恩兄，替自己這席打算，真有些感激涕零，慨然說道：「恩兄，你能替我這席打算，我段文溪有重返蘇州府之日，那才不負恩兄你救我一場」呢賀天駿道：「一兄弟，我們這些話不

用購，此後我們能够真正把交情做到福福相共，患難相代，那就不負我們這場遇合了，好罷，咱們一言爲定，你好好的把精神養好，跟我一同走罷。兩個人這話說過去，段文溪的前途上有了了一線的希望，只三兩天的功夫，精神已經恢復過來，這兩天和這位恩兄聚在一處，彼此是無話不談，不時的談論到武功本領，段文溪把自己家傳的功夫，以及現在自己的造就，絲毫不隱瞞的全說與了賀天駿，在這兩日間這位恩兄賀天駿也露出來他一身所學，也不是平常走江湖的武士，輕易有的本領，他擅長是輕功絕技，段文溪雖沒看到他那個施展，但是兩人現在已結成患難之交，誰也不會再騙誰，知道他這種輕身提縱術的本領，實受過高人傳授，因爲他所提到當年在師門中下這種功夫時，全是最上乘的傳授。可見段文溪，對於他這，一言半語中所流露出來他所得這本領的情形，和他所說的，從十九歲離開滄州原籍，頗有些不合，因爲他離家出走之後，已經流落江湖，怎麼又會得了這種絕技，問到他的師父賀天駿所答對的這位武師，也有些不實不講，不過段文溪在當時，對於此種恩深義重的人，就有十分可疑的事，也只有疑心他三分，決不肯再往壞處去猜想，處處的替他打算，心中總是想著恩兄和自己情形差不了多少，或者他也有什麼難言之痛，不願意隨意對人講，自己這時若是緊自追問，未免有些不盡人情，好在從此和他一處呆下去，慢慢的也就會知道他的一切。

到了第三天，段文溪已經完全恢復了平時的情形，賀天駿算清店賬，厚賞了伙計，那位店主這些天始終不敢再見賀天駿的面，這弟兄兩人，從玉馬驛起身，趕奔武岡州段文溪窮途末路之下，自以從此可以走入幸運之途，那又知道是茫茫苦海。

第五章 誤從江湖客 陷身鐵馬莊

這所去的武崗州，已經是跟廣西省連境，趕上這是深秋時節，朔風凜凜，草木零落，盡走些僻靜的山道，有的時候，也許雇一段脚程，有的時候，賀天駿向段文溪說道，「我們要是按照官道驛路走，還得七八天才能到武岡州，因為這一帶淨是山路多，好多的地方，是多走了冤枉路，我們犯不上這麼走，好在你我也不怕什麼，我這一帶路徑很熟，抄着小路捷徑走，能够少跑三天路，不過我們自己得辛苦些，這樣走法，兄弟你可受得了這樣辛苦嗎？」

段文溪道，「一恩兄不必和我商量，店中所說給我的話，我是緊記不忘，我從此後，願意嘗盡了人世間的苦痛才好，若在我多吃點辛苦，正合我意，何況隨着恩兄一同走，有多少照應、有多少便利，我還有什麼不行呢，我盼望思兄此後別再拿我當公子哥兒，我一切全能忍受的。」賀天駿道，「好吧，兄弟安定這樣心，前途自有你的好道路走呢。」

從說完這話，這賀天駿引領着段文溪，翻山越嶺，盡走些荒僻的小路，有時穿着村莊市鎮，始終沒入過縣城的地方，可是無論早晚，他總能我的到食宿的地方，不過路上，一番辛苦倒也受的不小呢，到第五天上，賀天駿向段文溪道，「好了，我們今天再走這一天路，就可以到了地方，不過我計算着，到武岡州或者就得到趕更之後呢。」段文溪道，「好吧，既是今日能够趕到，我們路上不再耽擱，緊走他一程，早晚要趕到了，兩人要這一日的行程，尤其是十分勞乏，中午時只在一個小村莊上買了些粗糙食物，聊以果腹，跟着又緊緊的往前趕，走的盡是荒村野鎮，奇曲的山路，天越黑，所走的

越險，可是賀天駿，越顯着道路熟，穿行在亂山環裡，道路縱橫，賀天駿毫不遲疑，在前面緊走着，不時的還招呼段文溪，留神着脚下，天已然是黑了，這段山路，還沒走完，段文溪身上又背着一個包裹，雖然沒有什麼多重的東西，但是走長路，身上多一些東西，多一分累贅，路一走遠了，立刻顯出他的分量來，這時段文溪已累得通身大汗，正走到一個斜山坡上這、種直路若不是恩兄賀天駿頭前引路走，自己遇到這種道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往前走了，不止于道路歧曲，並且兩旁的荒草荊棘，被風顛動得，處處看着暗中像有人影潛伏。

賀天駿脚下絲毫不會放慢，滿沒把這種道路放在心上，又走出一段一里多地路來，段文溪眼中所看到的，方才心中有些希望了，因為眼底下看見幾點星火之光，分明是這座山脚下已有人家，無論到得了到不了恩兄所說的去處，總可以找到人家尋一個宿處，不至于在荒山裏奔馳一夜了，這時沿着一條比較着寬的小道，往下走着，段文溪忽然瞥見從山坡很快的上來一人，由下往上走，居然腳底下和平地一樣，那恩兄賀天駿本已離開段文溪有丈餘遠了，忽然往道旁一避，往回下一縱身，向段文溪招呼道，「留神着來人」。

段文溪也趕緊往小道邊上一閃，縮入黑影中，這時賀天駿反倒飛身縱躍撲了下去，忽聽他招呼道，「那道的朋友，深更半夜還往山上闖，就不怕狼麂嗎？」下面的來人竟目「嗚」，「了一聲道，「上面提是賀，」這個賀字才出口，賀天駿向下招呼道，「喂，」「念」着點敢是認識我賀天駿麼，你是誰，」可是賀天駿在答話聲中，更往下一縱身，和那來人聚在一處，似乎聽到兩人低低講了兩句什麼，跟着就賀天駿招呼道，「文溪兄弟，你趕緊下來吧，敢情還是熟人，」段文溪一聽遂即向山道下走來

，恩兄和那人還在說着話，段文溪來到近前，單夜間辨不甚清面貌，但是已經略微的看出這人身短小的衣服，「很是緊趁俐落，身形瘦小，兩人對面時，這人的面光在黑暗中已經看出十分銳利，賀天駿給段文溪引見道，「這位是陸五哥，他單名一個芳，這是我的拜弟，」段文溪，「段文溪趕緊招呼了聲，這人略一施禮，向段文溪道，「兄弟你今天初到，趕上我有要事在身，不得細談，我到長沙府一行，三四日就回來，咱到家裏聚會再細談吧，」賀天駿忙在一旁說道，「陸五哥，你今天喝醉了，這麼遠的路三四天回的來麼，這個叫陸芳的忙改口答道，「我說錯了，咱們回來見吧，」說罷揚長而去，這一來把段文溪鬧得十分糊塗，路遇的這人，前言不搭後語，恩兄又極力替他分辯，自己又不知他門這全是什麼意思，賀天駿用手一指道，「兄弟你看咱們再走二里多路就到了，這裡隱約的能望見眼前所看見的那燈火地方，教于家塘，這裏是，從他這子家塘過去，一里多遠，就是鐵馬莊了，我那朋友就住在那裏，我計算的不差吧，現在也就是剛交二更，咱們提到鐵馬莊也過不了三更，兄弟你看我歷來在外面不遇上極苦惱，或是極快樂的時候，我是不願意喝酒的，我們那位陸五哥很精神的人，就是被杯中物就誤了一生，他那種精明幹練，足智多謀，一身的功夫，在我們練武這般人中，雖不能說是出類拔粹，也頗能交待下去，只是他一嘗酒味，立刻就顧一切，並且飲起酒來，就是沒了沒休，這酒一到肚子裏，立刻把他的精明強幹足智多謀給蒙蔽上，所以我們一般朋友中，全是勸他戒酒，他始稍微收斂，但終不能把他完全拋棄，兄弟你說，一個人被那些閑事就誤了事業，豈不是可惜。

段文溪一邊和恩兄走着一邊答道，「不錯，從這飲酒上，不知誤了多少的大事，所以我們武林中

人，無論那一個門戶中，全是不禁絕酒，可是深戒貪杯放縱。我先父在世時，也曾警戒過我，不讓我貪杯誤事，可是並不完全不准我動，只叫我記着八個字，一酒以合歡，酒後亂德，這兩句話是一點不差，說着話，已經走過于家塘隱隱的前面已看見鐵馬莊，恩兄所說的這個所在。

雖然在夜間，可也看出鐵馬莊並不是多大的地方，四無依靠，看那情形，至多不過百戶人家，可是林木蔥蔥，隱約中看到似有一道河流，環繞着村莊，漸走漸近，離着這鐵馬莊尚有一箭地，已經借着天上的皓月疏星樹林的倒影，看見果然是一道很寬的河流，圍繞着這個莊子，按着護莊河的情形，這可比護莊河還寬，相隔五六丈遠，突然在樹影後閃出一人，高聲喝道，「一天到甚麼時候了，還往那裏亂闖，再往前走就對不住了，」段文溪聽得這種語聲，十分可疑，現在又是一個承平的年月，怎麼一個村莊上，夜間就不容人走呢，這時恩兄賀天駿，高聲答道，「我們是到鐵馬莊來的，那位兄弟在這兒辛苦，」那人答道，「可是賀四爺回來了嗎，您多辛苦了，」說着話他竟打了一個呼哨，水面上起了一陣嘩啦的嘩啦水響，一隻小船從柳影中盪出來，停在岸邊。

這時樹影發話的那人，也迎了過來，賀天駿却不再管那發話的那人，却向段文溪說道，「兄弟你別看我們所走的道路平平安安的，沒有一點事情，但是這鐵馬莊一帶，就不似我們來路上那麼安靜了，不時的有水旱兩面綠林道，出來作買賣，我們這鐵馬莊，時時的在防備着一切呢，」段文溪對於他這個話倒也深信無疑，這種險惡之地，和兩省交界的地方，地面上不安靜，是常有的事，這時過來的人，已到近前，賀天駿忙向來人說道，「這是我新結拜的一個兄弟，他叫段文溪，今後你們得多多關照，」復向段文溪說道，「這是咱們鐵馬莊中自己立的聯莊會，專管盤查護莊河的弟兄，他叫楊萬水

，往後你們是常見面的。一段文溪那個人打了招呼，賀天駿帶着段文溪一同上船，水手好似專管這當子事，賀天駿也不和他打招呼，他也不向賀天駿搭話，把船頭調轉直奔對岸駛去。

幾丈多寬的河面，並且這水手又十分俐落，只把木漿連擺幾下，已到了對岸，段文溪這才看出，在緊靠莊口的水面上，有一排大渡船停在那兒，一定是白晝待用他浮橋以便出入，還賀天駿帶着段文溪登船之後，段文溪耳中聽得不時有一聲一聲的呼喚，自己因為聽着賀天駿已說出，這鐵馬莊有聯莊會的設備，認爲這種事，不足爲奇，好在有恩兄各處關照着，雖是深夜中到來這冷落疎生的地方，倒是坦然的跟他往莊裏走。

才進莊口，見這座鐵馬莊的設備，倒還真個時是在防匪的樣子，入莊口是很寬的一個路口，築起五丈多寬的木柵門，非常堅固，在柵門已關閉，段文溪想着，有這種寬大的護莊河，圍繞着，這鐵馬莊跟四外已然是隔絕，並且護莊河那邊全有人守着，足可以防範一切，可是裏面尙且這麼緊，也學過於小心了，這時賀天駿却緊走了幾步，趕到柵門前，先向裏面招呼了一聲，他似乎招呼着一個人的名字，段文溪也沒聽清楚，跟到柵門裏突然間，一條強烈的燈光，從裏面向外照出來，是一隻孔明燈，裏面有人說了聲，「四爺回來了，您稍候候我們這就開門，」可是賀天駿却低聲向這人說了幾聲，跟着燈斂去，裏面的人影不住幌着，木柵門開處，段文溪隨着往裡走，却見柵門左右，只有很強壯的漢子，分把着這兩邊卡門，賀天駿更不向兩邊再說什麼，帶着段文溪往裡走，身後噤的一聲，兩扇沉重的木柵門仍然關閉。

這條街道很寬，但是這莊中的房屋蓋的也很各別，每一所住宅，全是孤零零的，雖然宅子大小不

一樣，可全是四面牆也不靠窗，把這個街道，還是調得筆直，這種情形，段文溪看着好生各別，很像這鐵馬莊所有房子，全是同時蓋起來的，房子雖不見得多麼講究，但是整齊潔淨，這時可是家家關門閉戶，沒有一點人聲，見不著一個人跡，看這情形，只有莊門那裡有人把守，跟着却走出有半段街來，前面竟發現有人，全是短衣壯漢，在一個寬大的街門前，來回的走着，可是這所宅子門也另緊閉着，這賀天駿才走到近前，在這裡站着的人，似乎全早知道賀天駿回來了，也不問，也不迎接，竟有人輕輕的把這宅子的門打了兩下，向裡面招呼了兩聲，也聽不見他們說的是什麼，跟着這大門一開，段文溪在黑暗中猛然的得眼前一片光明，敢情門道中已有四盞燈放在那時候，門一開，這四個掌着燈籠的，全走出門來齊向賀天駿一躬身，可是並不招呼，賀天駿向他們點點頭，問了聲，「莊主可已經歇息，」內中一名壯漢答了聲，「這時大概休息了，二更左右才送走了朋友呢，」賀天駿帶着段文溪走進大門有兩名掌燈籠的，引領往裡走，段文溪一看，這所宅子地勢非常大，院落多但是各院中全是黑沉沉的，有的略有些燈光，可是也聽不見有人說話，隨着他走過總有四處院落，東轉一下子，西轉一下子，段文溪幾乎把方向迷了，引領到一道小院中，這個院子並不大，並且只有三間正房，這兩名壯漢送至門首，却站在那兒不動，賀天駿向他兩人一拍手，這兩個人提着燈籠竟自走去，賀天駿領着段文溪，這才走進屋中，段文溪一打量這屋中，收拾的十分整潔，不過屋中所有的陳設除了應用之外，似乎任什麼也不多放一件，這種情形，任憑你是一個多生練的人，到了這屋裡，也能看的有和別處不同的地方，屋中所有的桌椅，以及桌上擺的用具，看着那麼整潔俐落，可是除了起居必須有的幾件東西，這麼乾淨的屋子，牆壁上連一張字畫一件對聯也不掛，並且桌椅也擺得不能把這屋中佈置

齊全了，可也絕不像空閒的房子，眼中所看到的地方，連一絲塵土沒有，收拾的這份乾淨，教人看着可愛。

賀天駿進到屋中用手往裡一張牀舖上一指，向段文溪招呼道，「兄弟你把包裹放在牀上，隨便休息罷，他們這就送進茶水來一段文溪才把包裹解下來，雖然天氣已經十分寒冷，但是自己跟着他這一路的奔馳，身上倒是出了一身汗，坐在牀邊休息着，那賀天駿把自己的包裹解下來放到了迎面的椅子上，跟着門開處，進來兩個壯漢，年紀全是二十多歲，十分精神，進到屋中，連頭也不抬，把一把茶壺，兩個茶碗放在桌上給倒了兩碗茶，那一個却把淨面水打來，放在門旁一個白木的盆架上，低着頭先行退出去，這個送茶的壯漢把茶滿好，垂手侍立內向賀天駿說道，「四爺，還有什麼事情麼，」賀天駿隨口問道，「一莊主已回後而了麼，那麼我今夜見不着他了」

這名壯漢忙答道，「四爺還是明早再見莊主吧，後面他不教進去，」賀天駿又說道，「給我收拾好了麼，」壯漢道，「早已收拾妥當，請四爺早些過去，還有事和你老回覆呢，」賀天駿只把頭點了點，不再理那壯漢，那壯漢也慢慢的退出屋去，賀天駿向段文溪道，「兄弟，天色已經不早了，你淨面吃茶，少時也該休息了，」段文溪隨即擦了擦臉，口中還是十分乾渴，把涼着的茶端起來，喝了一碗。這種茶的品質非常的高，就是在產茶的地方，也是很貴重的東西。大約輕意沒有人肯用他，可是鐵馬莊這麼個荒僻村莊，竟會用起這種貴重的茶葉，款待客人，真是怪事，不過這些小事雖有異心，也不好開口問。

這時賀天駿也四桌上那杯茶喝下去，向段文溪道，「兄弟你替這茶葉怎樣，」段文溪道，「還不

是平常人家所輕用的東西，這裏的主人，怎麼用這種名貴的茶來待這平常客人，我還有有些懷疑呢，只是我已經來到鐵馬莊，住到這裏，竟不知道這裏的莊主貴姓大名，這不也太笑話了麼，——

賀天駿微微一笑道，「兄弟你就是不問，難道明天還不給你引見麼，這裏莊主姓蒲名雲峯，他也是一個很外揚的朋友，手底下的功夫好的多呢，你只要在這裏呆的日子多呢，就可以看出他的爲人來，慷慨好客，揮金似土，你莫看這鐵馬莊雖然不大的地方，這位莊主富有田園，這鐵馬莊附近大部份的田地，全是他的，我們這鐵馬莊中，可以說是沒有窮人，最孤苦的家中也有百十畝田地，所以這裏的居民，倒還安居樂業，過着太平歲月，莊主一生任什麼不作，除了練武功之外，就好品好茶，這是他最痛快的事，所以江南各省，凡是採茶之區，他全到過，每年他全要採辦一次，各處名產的佳品，他大約已經知道兄弟你來了，所以用這種名茶待客，也正是很重視兄弟你呢」。

段文溪稍微謙遜，賀天駿道，「兄弟你一路勞乏，可以早早的休息，這屋中只你一人多麼清靜我可告辭了，因爲我有許多事須跟他們交待，咱們明早見了。」說完這話，匆匆的走出屋去，段文溪容他走後，自己看了看屋中的情形，和所進來的壯漢們的神色，覺着十分可疑，自己來到這裏，主人既是打發他們照料自己，可是所進來的兩名壯漢，好似沒看見屋中多着我這麼一個人，連個招呼全不對我這恩兄也不給我引見一下子，往後我如何呼喚他們呢，自己想了又想，只是想不出一個道理來，明是身上勞乏，可是竟自想不覺睡來，因爲這時頗有些飢腸碌碌，只是恩兄並沒有照顧自己的這種事，自己一個陌生的客人，那能才到這裏就那麼招呼他們的輕視呢，自己在無聊之中想推門到院中看看，才把風門往外一推，可是正有一人往屋中走，段文溪只好退回來，借着屋中的燈光，看見這進來的也正

是方才送茶的那名壯漢，他却往屋中門口當中一站，向段文溪道，段師傅，你稍等一等，廚房裏已給你預備了飯呢。」段文溪一聽這話，隨只答道，「這教你們太費事了，」這名壯漢竟自不聽段文溪底下的話，轉身退了出去，段文溪心中十分詫異，心說這家人是怎個路道，自己實在看不出來，這所有的傭人，看情形對待他宅中客人，這麼冷淡，多一句話不肯說，又像很有禮貌，這種家人教人真難以猜測，段文溪思索之間，那送茶的壯漢又走進來，拖着一隻木盤裏面放着四樣菜，一副杯箸，一壺酒另外有一盞米飯，他全放在桌上，更把桌上的燈挪到一旁，段文溪看他所送進來的飲食，全是十分精潔，自己正在飢餓時，遂也毫不客氣，只於是送進的酒自己不肯飲，把這盞米飯吃下去，那名壯漢又給送了一鍋冬瓜湯來，段文溪這頓飯吃得很是爽快，飯後那壯漢收拾淨了，始終也沒和段文溪答話，可是段文溪倒也不願意和他們過形牽纏，恐怕自己一個言多語失，及倒容易誤事，也教人家小看自己。

段文溪賀天駿王俊

自己此時身上也覺得有些疲乏了，才要到院中略微散動散動，那知又一推門，門外好似有人在那裏等候，自己往外邁步時，人已經走進屋來，段文溪十分驚異，事情那會這樣巧，自己連着幾次出去，竟被外面的人，兩次攔回來，認為這人的情形，頗有可疑，段文溪往後退兩步，把兩手往後一搯，臉上露出微笑，這進來的這名壯漢，往那兒一站，把兩手往下一垂，目看着段文溪，神色間由恭謹中帶着那種驕傲不遜的情形，不過段文溪心中坦然，決沒把他這種態度放在心上。

這壯漢說道，「段師傅，你還沒有休息嗎，我們四爺叫我過來問段師傅還用什麼不用，我們這裏有一件事，得告訴段師傅，請你用什麼招呼一聲，夜間最好不必出去，因為這裏防匪防得很嚴，我們

在夜間除了這宅中有四條惡犬，全得放出來，圍着這院所有的房上，全有人在把守着，除了硬弓，就是袖箭，稍見一點動靜，就要動手，段師傅你初到這裏，護院的兄弟對你全不識，劣險很多，所以我們四爺叫告訴你一聲，免得無故的吃了虧，倒顯着不合適呢，」段文溪聽他這遍話，只有點頭答應道，「好吧，謝謝你們的管照，我恩兄他休息了嗎，」這名壯漢答道，「四爺今天很累，已經休息了，」段文溪道，「我這裏不用什麼了，你去吧，」這壯漢轉身退出屋去，段文溪看看屋中的情形，倒是牀鋪被褥全整整齊齊的自己想了想他這番話，或者就是實情，再說自己初到這裏，對於這鐵馬莊也是知道的一點不清楚，和恩兄賀天駿，雖是已經結了患難之交，但是這鐵馬莊的主人，連面也沒會過，來到這裏，衣食住，全算有了着落，那好對主人起什麼疑心，百里不同風，人家這一帶，全是這樣的謹慎，那又算得什麼，自己夜間倒真也不便出去了，想到這裏，在屋中又來回的踱了兩週，想把兩扇屋門上好，可也是經意的把風門推開了，倒也沒想出去，不過隨便看看門外，風門才開，院中雖然黑，但是瞥見一條人影，很快的閃出這座跨院的門，段文溪不由的怔住了。

屋中是有燈光，風門子這一開，裏面的光射出去，這台階前是很亮了，屋子的對面，是前院後牆，那房坡上，竟也同同時發出響動，跟着聽到上面一聲吶喊道，「你是做什麼的，找死，」跟着吧吧一響，段文溪一個練武的人，他聽得出來，是硬弓的聲音，這跨院門外磚牆上吧啦……的一聲暴響，那箭已經打在牆上，段文溪嚇得在門內一縱身恐，怕給自己一下子，但是這種响聲過去，氣息渺然，段文溪趕緊把風帶好，把格扇門掩閉，自己十分驚心，雖然知道這箭不是對自己發的，可是不由的存了戒心，真要是胡亂的往外走，說不定也要遭了毒手呢，自己初到這裏，只好是明天見着恩兄時，把

這裏情形問個明白，免得後來在他這再出了誤會，趕緊熄燈休息。

段文溪來到這種地方，種種的事情，所看到眼中的，全十分乍眼，在這種情況下，任憑身體怎樣勞乏，也睡不安穩了大約又有不大的時候，自己在朦朧之間，聽見有說話的聲，音可是這語聲十分耳沉，段文溪倏的坐起，仔細聽時，似有人從跨院門經過，並沒往這院裏來，內中一個人說了聲，「這事還須慎重一下，別聽莊主那歷任性的安適。」可是低下的話，人已走遠，聽不真切，不過說話的聲音，分明正是恩兄賀天駿，段文溪十分驚異可這真是怪事，方才那壯漢進來，明明告訴我這位賀四爺，已然早休息，可是他在深夜中，還在外邊走動，前言不接後語，是何居心，真叫人莫明其妙，難道他這裏是一個另有圖謀的地方嗎，段文溪反覆思索，越是睡不着了，最後想到，自己遭遇的一切病在玉馬驛，已經是水盡山窮，身臨絕地，遇到這位恩兄，賀天駿，平水相逢，解囊相救，把自己從九死一生中救活了到現在，自己仍能生存在世上，這已經全是恩兄所賜，把我帶到這裏，他也是番好心，交朋友的熱腸任憑他這裏怎樣，我已是兩世爲人的了，還有甚麼可怕的地方，並且賀天駿對自己恩深義重，在這鐵馬莊一切事情，全不明白之下，自己對家人若是稍起疑心，豈不教恩兄寒心，想到這裏，自己叫着自已，段文溪，段文溪，你險些又把事情作錯了，此後自己最好是對於人家這裏的事任憑怎樣，自己應拿定主意，一切全聽恩兄賀天駿的主張，大丈夫應當要恩怨分明，存心當要有恩人，對於恩兄，只有報恩，不許懷疑，何況自己將來雪恥復仇之事，還得仗着恩兄大力，叫自己在這鐵馬莊莊主前學些真貨本領呢，段文溪這麼一想之下頓覺得心頭坦然，把一切疑慮全消，竟安然睡去，直到耳邊聽人呼喚，一兄弟，你這兩天過累了，也該得好好的休息休息了，」段文溪猛一驚醒，見恩兄

賀天駿已經站在牀前。

段文溪忙坐起來，說道：「你起的真早，我倒是真有些累了，」賀天駿一笑道：「你看看窗外就知道了，」現在辰時已過，這裏莊主已經等着和兄弟見面呢，收拾收拾，跟我一同去。」段文溪下了牀，這時外面已有人進來，茶水全預備好，段文溪梳洗完了，賀天駿帶着他出了這個跨院，

段文溪留神向跨院門對面的牆上看時，竟被他發現昨夜被弩箭打的地方，這種箭的利害，還是真大，把牆上的灰皮、打碎了一大片，可是段文溪已經自己警戒了自己，對於心中所疑的事，暫時不願意向恩兄賀天駿查問。

跟着往院裏面走時，在這白天看出這所房子蓋的和平常人家，也頗有不同的地方，每一段房子，全是隔成段落，許多地方全是隔斷開，因為佔的地方大，院落十分軒敞，往裏面繞過三道院落，看形勢是到了正中的一道院落，五間上房，建築的也不像客廳，也不像住房，雖是不成格局，但是十分堅固，兩邊也是一排五間，在平常住房裡，就沒有這麼建築的，這道院子倒有七八丈長，可全是土地收拾的非常平坦。

從迎面的門首起，一條一丈多寬的甬路，直通到這五間巨廈的門口，賀天駿一邊走着，向段文溪說道：「你看，這種宅子，住着很爽快吧，莊主是一個慷慨好交朋友的人，這裡終日總有些個武林的朋友來拜訪，往往一住十天半月，這座廳房你看太不像樣子了，可是在這種地方，沒有很好的建築，一嘗沒有那些能工巧匠往這裡來，再者時常有大幫的綠林朋友，照顧到這一帶，一個對數不好，一把火就許給弄得乾淨，所以犯不上花那些錢去起建那些很講究的房子。」

段文溪道：「這也就很好了，華堂大廈，不也一樣是佳嗎？」賀天駿點頭遂說：「你聽，客廳中咳嗽聲音，就是那莊主。」說話間，已經走進門前。

門外有兩個壯漢，全是二十多歲的年紀，一身短小的衣服，站在那裡伺候着，見賀天駿帶着段文溪來到，敢緊把門拉開，賀天駿帶着段文溪走進客廳，在客廳的偏西面，已經有人站起，段文溪一看，這人的像貌情形，又是一驚，心意中原想着，這鐵馬莊這麼大的宅院，和恩兄他自己口中所流露出來的，這位莊主一切武功，慷慨好義，自己想着，他定是一個雄偉壯健，聲容並茂的人物，但是這一見面，可就和自己所想像的全差了，只見這位莊主，年紀也就在五旬餘，身量十分巧小，矮小小的身材，兩額骨極高，兩眼眶子極深，兩隻眸子，深陷在眼瞼內，可稱得鷹鼻鼠目，嘴上微有短鬚，頭頂已經半洩有一條很小的辮子，丟在腦後，穿着件藍綢子夾衫在這樣的時候，穿這種單寒的衣服，再加上他這種像貌，不是在這客廳見着他，定認爲他是個落魄江湖的文人呢，形容像貌這麼奇怪的，自己雖對於恩兄，不心中真在驚異十分，自己更想到，來到鐵馬莊所經所見，全是這麼奇奇怪怪的，自己雖對於恩兄，不願意再起疑心，只是這種情形，實不能不疑心。

當時可是趕緊隨着賀天駿往裡走了幾步，因爲自己不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是隨着恩兄投奔人家來的，禮貌上不能欠缺，抱拳拱手一躬到地，向這莊主一拜道：「這就是蒲莊主嗎，弟子段文溪，借若恩兄的提拔才引見，特來拜見莊主。」那莊主含笑答禮，道：「我討個大說，段老弟不要這麼客氣，既是隨我賀老弟來的，交情全是一樣，我聽他說了段老弟是個少年很有志向的人，我蒲雲峯是最好交朋友的，只要段老弟你賞臉，在我鐵馬莊住下來，咱們要多親多近，交情還不知到什麼地步，段老弟請

坐，咱們坐下談談。

賀天駿一旁哈哈一笑，道：「這倒很好，你們二位用不着我介紹，自己就全認識了，段老弟你看我們這位莊主豪爽不豪爽，」段文溪一聽這位蒲莊主自己說出自己叫蒲雲峰，遂心中似乎對於這個名子聽什麼人說過，只是想不起了，一面答著話，和賀天駿一同落坐，但是這位蒲莊主講話的情形，十分客氣，可是叫自己落坐時，決沒把客位讓給自己，遂和賀天駿在兩旁落坐。

這位蒲莊主說道，「段老弟，你府上是蘇州府吧，」段文溪答道，「不錯，我老家是蘇州府，可是莊主別這麼稱呼，我年紀輕，此次來到鐵馬莊，一來是流落江湖，無家可歸，無處投奔，蒙我恩兄相救，帶我投奔莊主這裡，二來我還蒙我恩兄說過，莊主一身絕技，很有些個特殊的功夫，我段文溪要求莊主教給我一點真實的本領，才和莊主見面，我這冒昧的話，可不應該說，不過弟子在江湖上沒有經驗，只會以誠意對人，心中有什麼就逕直的說出來，還請莊主擔待，莊主如不棄嫌，我願在莊主面前執弟子禮。」

這位莊主蒲雲峯，兩隻眼光射人的眸子，不住的上下打量着段文溪，聽到段文溪的話，哈哈一笑道，「段老弟，你也太客氣了，你和我們賀四弟，已經結為金蘭之好，我們雖沒結拜過，但是我們也是老友交了，你要和我論起師傅的身份來，那叫我賀四弟怎樣呢，笑話，笑話，段老弟，不必爭執這些個浮文，你只要拿我姓蒲的當個朋友，想學兩手功夫，那是極易的事，不過我可沒有出賣的本領，我於武功好愛一道，在這上攔了三十多年的鍛鍊，僅於是略有心得，不想把身上本事帶到這裡去，真有肯用功，想和我學的，我何嘗不願傾囊而贈，你有這種心意，很好，往後呆長了，和我們一處操

練操練、那種有許多益處呢，你只安心在這裡住着，不過我這鐵馬莊要真正規矩買賣商人，還在這裏住不下去，因為我這裡，不怕是一個打木的長工，手底下也全有三招兩勢，全講究動胳膊動腿的，你想一個平常的人看不慣，也住不了呢，咱們是同道，段老弟，我聽說你很練過些功夫，你在蘇州府住，是落城是落鄉，」

段文溪因人說話這樣慷慨，自然決不敢稍有遲頓，頷口而出道，「落鄉離着城很近，就是段家圩，」蒲雲蜂說道，「哦，你住在段家圩，那麼從前有一位，很有名的武師，通背拳段金樑，定是你一家人了，」

段文溪忙答道，「不敢當，那是先父，已經去世多年了，」

蒲莊主哦，噘了一噘點點頭道，「很好，你是名武師之子，一定是克承家學，通背拳很有功夫了，」段文溪不由的臉一紅，忙答道，「若不是在蒲莊主面前，我真不敢提起先父來有這種不肖的後輩，辱沒家聲，實在是慚慚，我雖然也練過幾年功夫，但是還趕不上先父一半呢，我要是真能克承所學，把我父親那身本領全得到手，我就不至於受人欺辱，到棄家逃走，奔走天涯，落到現在這般光景呢，」

蒲雲峰微微一笑說道，「段老弟，你太客氣了，什麼人把你擠的蘇州府不能立足，」段文溪臉又是一紅，含着慚愧忙答道，「莊主不必問了，這種事，我沒有臉面出口，等着賀恩兄告訴莊主吧，」賀大賊一旁却答道，「他的仇人，也是他們那蘇州鄉隣住桑林浦，住得一家幹絲廠的此人姓簡名鳳台，頗有天資，可是不知他那一派的傳授，竟練得鐵沙掌的功夫，得了這種絕技竟自助他作惡爲非

，眞要是憑那點功夫，到外面去闖去，還情有可原；他竟欺侮到鄉里鄉親的頭上，實在有些叫人情理難容，小弟我不能放過他呢。」

莊主蒲雲峰哈哈一笑道：「這簡鳳台，竟敢如此欺人，我在早晚，倒要照顧照顧他呢。」回頭向段文溪道：「段老弟，不要放在心上，忍辱一時，終有復仇之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麼短短的時期，倒不必再把他放在心上，自己立定腳根，在江湖上，好好的立點事業，好互的也得先把自己的根基札住了之後再談別的，人的富貴窮通很可以不把他放在心上，不過我們全是一個憑着人去闖，志氣不能沒有我和你賀天駿拜兄，全是一樣，我們這些年來，就憑着犧牲性命在江湖上掙扎了這些年，只要你心胸有志氣，能忍受一切，能擔當大事，用百折不回的心意往前幹去，倘若這人不是痴傻廢物，大小總能有一總成就，若是公子哥兒，嬌生慣養，只會享福，不能受罪，那麼有福可以享受時候，自然勸他去享福，只怕已經沒有福教他去享，只有罪教他去受，那只有四個字「有死而已」，他絕不會再立志掙扎，我們流落江湖的人，差不多全是經過風浪、受過折磨，飽經憂患，閱盡人情，自然能夠和這眼前的種種魔難，掙扎的闖一下子，只要你咬定牙根，打破了眼前這種難關，大約下面的道路自能够教你任意的去走，大丈夫恩怨分明，懷着深仇大怨，不能把他志掉，可是不能把他時時的掛心上你只要肯努力，肯吃苦，懷着這種心意，你那點事情終有教你如願以償的日子，大丈夫成名立業，道路雖然不同，但是立志是一樣的，把爲人的主張拿定了，那一條道路也能成名，也能露臉，揚眉吐氣，報恩報仇，不全在你自己了麼，段老弟，我是一個江湖道中人，沒有多大學問，沒有什麼識見，只於眼前這點理，我看的明白，你胸懷大志，身被奇冤，妻子家人，完全拋却，所以你更要咬着牙

根，不管怎樣，要在你能够落脚的地方，把脚步先站住了，後來的事未嘗不能叫你遂心如願，我蒲雲峰不是什麼成名英雄，武林中名手，在江湖上你大約沒聽說有這麼一號，但是我藏鋒斂銳，忍耐待時，我在這鐵馬莊中，好歹的還說得下去，我自幼得遇武林正宗的師傅，傳授我些本領，我知道要學精人藝，須下苦功夫，話雖然很淺，理可是一點也不差，師傅所傳我的任憑多淺的功夫，我可以全副的精神去鍛練，到現在我坐在屋中說，總算是功夫不虧負人，到底有所得，沒白下辛苦，反正眼目前，我還能拾得起來，交待得下去，若不然這鐵馬莊我焉能在此立足，段老弟好在武功亦有根基，只要有人從旁指點你，各人立定了志向，肯下功夫，我蒲雲峰不才，願意在段老弟的身上略微的盡一點力，咱們一塊兒操練操練，或者許不白教你費了功夫，你那仇家姓簡的，雖有鐵沙掌的絕技，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獨門絕學，倒還有對付他之法，只要你肯擱上三年向純功夫，我敢保你報仇雪恨，只憑你肯不肯下手了，我蒲雲峰，這樣年歲的人，還不致像那無知人，會大言不慚的騙人，誤人的大事，段老弟你看可好麼，」段文溪一聽這位蒲莊主所說的情形，十分驚嘆，這人面貌上可稱得其貌不揚，可是他所說的話，極盡人情，十分有道理，明明是勸解自己，教自己不要心浮氣燥，暗含着却是激勵自己，教自己立定了脚跟，堅定了心意，好好的隨他練幾年功夫，我雖然這幾個月的功夫，所遭所遇，全是逆事，可是相恩兄賀天駿，和這蒲莊主，對待我的情形，教我全無法感激了，我這得算萬幸，最不容易的是能遇到這麼兩個人，也很算難得了，遂向這莊主蒲雲峰慨然說道，「莊主這番話教我段文溪沒世不能忘，我絕不會辜負莊主這番美意，只要莊主肯成全我段文溪，我一定要努力用功，絕不致莊主在我身上白下了功夫，白盡了心力，至於將來的話，此時我倒不便說了，」方長，現在說他也沒什麼

意思，只看我各人的行爲就是了，一

莊主蒲雲峯點點頭道，「很好，我正喜歡的是你這種人，你初來到這裏，先休息一天，明天你跟我到我們這操練功夫的地方，你看看我們功夫上的門路家數，好在咱們全是明友，那樣不和自己心意，用不着遷就着別人的意思，勉強去作，你看這一樣的功夫和你的脾胃，你不妨隨意的和我們一處操練操練，即或是我們所練的功夫，和你志趣相左，那你要拿我們當朋友，只管的說，因爲你要聽明白了，你和我賀師弟是結拜的弟兄，和我又差了什麼，我尚有法子可想，另給你指引到別處去學些真實的本領，助你復仇，這你總可以放心了，」

段文溪此時，對於這位蒲莊主，真可以說是佩服的五體投地，點頭答應道，「莊主對於我段文溪，情至義盡，好吧，我一心的依靠蒲莊主你格外成全我，我段文溪能够和你多聚一時，就是我一輩子的福了，莊主你事情是多的，我不坐着了，咱們閑着時莊主再多多指教我吧，」

蒲雲峯道，「段老弟，我們從此誰也不許再客氣，江湖道中人就是相見以誠，並且我這個人疏狂成性，不拘小節，段老弟在我這裏，我可不能拿你當客人看待，我可事事不能照顧你，這鐵馬莊除我和幾位至好的朋友，以及這莊中三四名管理團練鄉勇的頭目人之外，其餘的人全是我的手下，有什麼事自管招呼他們，這裏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們這種荒僻的山野小鎮，是沒有什麼禮節可講，更沒有規矩可講，你要同他們要什麼禮貌規矩，那就要把你急死了，你要是事事豪放爽快，他們倒也事事給你個爽快，連我這個莊主全沒有那些排場，不過他們各人應該作的好好的去作，我吩咐的一切事，他們不敢違背我半點意見，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我這寸地王，倒是可以統制他們，沒有一個敢少

背我言，違背我命令的，段老弟，你只按我所說的話對待他們，倒能教你在這裡沒有一點拘束，這種情形，不也是我們江湖上人的本色嗎？」

段文溪只有諾諾連聲的答應着，已經站起來告辭，賀天駿也隨着站起向蒲莊主說了聲，「我們到前面談談去，晚間再見吧，」遂帶着段文溪走出客廳，那蒲雲峯莊主倒是說什麼，絕沒有客氣，也沒有往外送，段文溪隨着賀天駿來到前面，並沒回他自己所住的那個跨院，往前走過一道穿堂門，往東繞過去，又是一個很大的院落，這院中房子更是十分各別，孤零零的，在一個大院中當中，蓋着三間北房，四下裏頭全沒有依靠，還是穿堂門，前後全可以通着，把段文溪領進屋中，屋裏頭的情形，跟着房子的情形不大配合，房子由前到後，所有的木料，雖然是極堅固，可是沒有一點油漆彩色，窗戶門楣，全是一色的白的，可是賀天駿所住的這屋中，鋪蓋一切，非常的講究，段文溪心想，這蒲莊主家中真是處處的奇怪，你看到那一點，也和平常的人家所見的不同，真是一個地方一個風俗，大約人家這鐵馬莊，就是這種風氣，兩人在這屋中落坐之後，恩兄賀天駿却向段文溪說道，「兄弟你看這莊主怎麼樣，你看這裡可能呆下去麼，」

段文溪道，「恩兄怎麼倒問起我這話來，莊主肯慨然的留我在這裡，我已經很僥倖了，何況這位蒲莊主十分慷慨，却是江湖之中輕財重義的朋友，我能遇見這幾個人，也是很萬幸了，我今天和他初次見面，就承他這樣看得起我，所說的話，完全給我打算，前是很難得的事，我想恩兄看着也替我喜歡呢，」

賀天駿道，「蒲莊主，他出身江湖，很知道人的甘苦，他這人一生中經歷過多少大風大浪，別人

所不能忍所不能受的，他生忍過來，受過來，所以他行爲上十分順人情，不過有時候，他所作出來的事，無論好壞絕無後悔的地方，這也正是他的長處，也正是他的短處，他的性情，你只要肯信任他，和他誠懇的呆下去，沒有個和他講不來的事，因爲他對於一切事已經看得透澈十分，你想這種人誰能和他講不來呢，你只安心在這裡住下去，他已經答應你要傳授你些功夫，這還是我想不到的事他竟會這麼容易慷慨的說出來，我真是絕沒敢這麼想，可是你現在對於他究竟有什麼功夫，有多大的本領茫然不知論起交情來，我和莊主可比較我和兄弟你有些分別，咱們雖是患難之交，不過日子還淺些我不應當卸他的底，我不過因爲兄弟你遭遇太慘，想教你早了心願，蒲莊主，任憑想教你什麼功夫，你可千萬不要存輕視之意，他實有驚人的絕技，武林中不容易得的本領，他雖然是已答應了你傳授你些武功，可是他究竟想傳授你什麼功夫，那可在他了，咱們弟兄這種交情，你一定信我的話，你一定知道我決不會騙你，把有用的時光，叫你在沒用的地方，只要是你們倆人有緣分，他肯傳授你功夫，你拿出至誠之意來，總叫你如願以償，絕不叫你再來第二次的失望，一段文溪忙笑答道，「恩兄，你怎麼還這樣囑咐我，你對於我是怎麼一種情形，難道心裏頭不明白嗎，一心一意的想把我成全起來，助我重返蘇州府，復仇雪恨這是我段文溪家門有德，遇上恩兄你，我和這位蒲莊主素昧平生，他肯這麼慷慨的留我，熱心的幫助我，我那能够稍存輕視之心，懷疑之念，我一定能够不辜負了恩兄這番美意。」

賀天駿點點頭道，「很好，我說這話，也不是怕你不信任，我和莊主，實因爲我已經知道你身上已然下了幾年的純功夫，你所會的，絕不是化拳繡腿，打把式賣藝之流，恐怕平庸的武功，定要看不

入眼，那是必然的；不只於你，連我這兩下子，對於平平常常練武的，我還沒把他們看到眼內，只因爲你來到這裏日子太淺，萬一蒲莊主容心要試試你，故意的弄些膚淺的功夫，在你眼前故意不現露，那就難免要引起誤會來，兄弟你說是不是。」

段文溪對於他的話倒是默默承認，這倒是實話，弟兄倆談了會子，賀天駿就叫他同自己一處吃過午飯，向段文溪道，「你隨我到莊中走一遭，在這裏若呆下了，也得認識認識道路呢。」段文溪跟隨着賀天駿走出莊院，在門口一打量，鐵馬莊的情形，冷落異常，很長的一條街道，但是並沒有什麼人來往，偶然有一兩個從街上經過，也全是低着頭緊走，好像有什麼緊事，尤其是這個莊子，各別的地方，沒有一個作生意的，飲食動用的東西，把這一條街道走過來，也看不見，每處的房子，大小不等，可全是誰也不靠着誰，相隔最近的，見有一兩丈，這種建築，自己也跑了這麼遠的路，就沒有看見過，雖是覺着新奇，可是不敢過問賀天駿只領着他，直走到鐵馬莊口，站在莊口一望四外的形勢，段文溪不禁問道，「恩兄，這種地方是自己開闢的，還是天然的形如水寨，成立了這麼個村莊，叫我看看這裏真是個安樂之鄉，任憑多荒亂的時候，這座鐵馬莊完全被這麼寬的水面圍起來，只是稍設防守，任憑他多少人，也不易沖入，這種地方真是難得，真是少見，只是這裏太以的荒涼而已，我還看到這鐵馬莊中，並沒有做生意買賣的，那麼莊中要有需用的東西，倒很費舉呢。」

賀天駿點頭答道，「這種兩省交界的地方，最不容易住，指着官家保護，絲毫沒有把握，所只在這一帶，只要是一個村莊鎮店，就得自己想法了，蒲莊主在這裏已經住了多年，他爲他附近一帶，頗置了些田產，不願意再離開這裏，幸喜在附近，這道河流，給鐵馬莊做了天然的保障，這莊中人口不

多，並且帶家小的，還是真少，所住的人，也是多一半是蒲莊主的佃戶，有些個指着漁業爲生的，蒲莊主自己動工，把這四周挑掘開，河流引入，成了這麼一片有量的護莊河，這莊中所住的人，除去出去到田地耕作，就是把船放出去捕魚爲生，這莊中沒有第三種人，餘剩的工夫，就要聽憑一種自立的來練鄉勇首領人召集操練，所以這鐵馬莊十分整齊，用什麼東西，全是由莊主這裏發給，隔個十天半月的，由莊主放出船來，到城市中採買，好在這班人，倒也過慣了這種歲月，再也不想別處去呢，所以一到白天，你看這莊中十分清靜，跟外面隔開，外邊人也進不來，所以鐵馬莊這種辦法，倒真能保得全他的安全，雞犬不驚，安居樂業，所以蒲莊主雖然做了這個小小的荒村的主人，他倒也十分快意。」

段文溪聽了恩兄這番話，又隨着他圍着這鐵馬莊上轉了一週，只有在村子邊上看見了幾個年許的壯漢，和水邊上停着有十幾隻小船，遠遠望去，除了山，就是野地，連臨來時所經過的那個于家塘，現在全看不見了，這真是一個各別的地方，隨着賀天駿回轉到莊中，賀天駿又領着他到院中看了看，也囑咐他到夜間，要隨意出入，因爲莊主這些年來，頗有些積蓄，很有些江湖道人中憐記他，只於是無法下手，不敢妄持虎鬚，可是這種夜間的防守也十分嚴，不敢稍有疏忽，各處房上，夜間全有人把守，兄弟日子呆長了，也就不什麼了。

段文溪點頭答應，回歸自己屋中，可是一連兩天的工夫，也沒有見着莊主和恩兄賀天駿，一直到第三日晚飯後，自己在小院中來回溜着，段文溪本是極安分的人，因爲在這裏總算是客人，自己不願意有討厭情形，令人家厭煩，只有白天偶然走到莊門前站一會，那守莊門的僕人們好像對自己十

分牛疏，就沒有一個向自己答詢說話的，可是有時用什麼東西，只要話出口，立刻給送上來，絕沒有遲慢，讓你竟自等候，段文溪因為見蒲莊主時，人家把話已然說在頭裏，他這鐵馬莊中的人，就是不懂得什麼禮讓，叫段文溪不要誤會，可是現在自己在這裏，雖然看着一切和平常的人不同，但是待遇上十分週到，自己一個寄居在人家的人，那能再挑剔這些閑事，心裏倒也覺得安然的也沒有什麼不便了，只不知賀天駿這兩日爲什麼連面也沒見，莫非他有事又走了。

忽然賀天駿竟在這時從門外走來，含笑招呼道，「這兩天太對不住了，莊主那裏有一點重要的事我替他辦理完了，這才趕回來，我走的時候，兄弟亦正睡着覺，所以也沒來告訴你，怎麼樣這裏一切可方便嗎，有什麼事和我說，不要拘束。」一邊說着，隨同段文溪走到屋中，段文溪遂答道，「恩兄你往後利和我這麼客氣，我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一切全好呢」說着話時，在燈光下，段文溪看到恩兄賀天駿的臉上，只這兩天的工夫也沒見他，臉上帶着風塵勞頓，竟顯着消瘦了，似乎在兩天中他吃了極大的辛苦，自己倒也不便多問。

賀天駿道，「今夜莊主正在閒着，和幾位朋友操練功夫，叫我問兄弟你，要是高貴的話，不妨去看看，也就要叫你認認把式場的所在，你這整天也有什麼事，隨時可以自己操練操練去，倒可以顯着不寂寞，兄弟你看好麼。」段文溪很喜歡的回答道，「這怎麼不好，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這麼一個年輕小伙子，若是吃飽一睡，那成了養廢人，我這心裏還盤算着，跟恩兄說，好歹給我找些事情去作作，我就整天在這裏呆着，自己也覺得不大合適吧。」賀天駿一笑道，「好罷，你不要忙，容我慢慢的給你想個法子，走：咱們一同到把式場子去，」段文溪隨着賀天駿出了這座跨院，順着這條很長的箭

道，往北走到盡頭的地方，連着轉過兩個院落到了這把式場的地方，看情形，是在這莊院的西北角，這麼大的莊院，他跟着恩兒走過來，就沒有見着一點燈光，到處黑沉沉的，直到這把式場的門前，才見着燈光，裏面寬勢很大，東西有十幾丈寬，南北却也有二十丈長，在這種宅院中，輕易見不着這麼大的把式場子，在緊北面，跟着場子是一邊寬的，一座敞廳，只有頂子，前面沒有一點遮擋，這種地方段文溪倒明白，這是預備開天氣，操練的地方，場子中沿着兩邊的牆下，用木竿挑着十幾個紙燈籠，場子雖然大，有這些燈光照着，倒也能辨清了一切，見那場子前，迎面上放着一張桌子，正有三人在那裏坐着談話，面前全擺着茶碗，兩名壯漢分在旁邊伺候着，兩排兵器架子，全比平常所見的多，長短兵刃，和各樣暗器，足有七八十種，段文溪雖是武林世家，聽的見的，不算不多，可是竟有許多叫不上名子來的，他這裏所預備的東西，也有許多和平常把式場子不同的地方，沿着西牆下任甚麼也沒有；只擺着一百多塊新磚，全是豎立着，每塊磚的距離是正和一個步眼，段文溪對於這種情形，倒也是聽說過，這是繩樞功提蹤法堅固下盤的一種功夫，這上面練成了，不僅是輕身術上有下了根基，更暗中在一種輕身絕技梅花樁，青竹樁，幾種少巧靈活絕技上，全能有了很深的造就，這種功夫只有武當派和少林派傳授的最真，練法也最高，平常的武師不是得兩派真傳是不敢較這種功夫，不過蕭莊主這種走法竹的數目，比人家傳授的另是一種，自己不知道這位蕭莊主究竟是那一派的武功，沿着西牆下面放着兩個大籬籬，兩個籬籬中，全有細砂土，不過一個僅有一半，一個只有一少些，在這兩個籬籬的旁邊尚有一塊很長的木板，只有五寸多寬，斜立在牆那兒，上端已搭到牆上，段文溪對於這種設備，已看出他這把式場中，十分注重輕功提蹤法，一邊帶着神場子裡的一切設備，已跟着恩兒賀天駿來到

蒲莊主桌前，向蒲莊主抱拳躬身，招呼了聲，「莊主，你在這裡呢。」這位蒲莊主也站起來，只向段文溪含笑點頭道，「你來了。我這兩日來事情很忙，沒有功夫和你細談談，太對不住老弟你了。」

段文溪忙答道，「莊主，怎麼和我這麼客氣。我來到莊中，這麼招擾，已經不安了，莊主再這麼拿我當貴客看待，我怎能再呆下去。」蒲莊主點頭笑吟吟說道，「段老弟，只要你不要怪罪我，我倒不便和你多作無味的客氣，我請你來正爲的是今夜頗有餘暇的功夫，段老弟把你一身所學，在這把式場中施展施展，也教我多見識見識，段老弟我們既然是相見以誠，我這可是毫不和你客氣，你趕緊把你所會的拳術，當着我這兩位好友練一回，我們瞧瞧看究竟你老弟功夫到了怎樣地步，段文溪忙答道，「我雖是家傳的武功，但是我天性太笨，對於父親所傳授的，僅是略識皮毛，未得武功的真傳，這是我忠實之言，絕不是故意的客氣的。」段文溪說罷，竟在急於學得真實本領，便不能再作客氣，況這自己先練練身手給人看了，也是學藝上正當的步驟，遂毫不遲疑的，竟向三位行了一個禮，設聲請提教便一轉身來到了把式場的當中，把門戶立好，一招一式，把通臂拳演出來。

段文溪對於拳功雖沒有精純的造就，可是他父親段金樑是以通背拳成名的，究竟有獨到之處，一招一式全有功夫，手，眼，身，法，步，腕，肘，腿，膝，肩，虛處全是十分的鍛練，運用到那裏，那裡是正宗拳法，拳招施展到上，中，下，三營全多少現出會得有真傳，起落進退，只欠火候，不能說沒有功夫他這通背拳，自始至終，絕沒有鬆懈的地方，段文溪把拳式收住，向莊主蒲雲峰一抱拳道，「功夫淺薄，蒲莊主多多指教。」

蒲雲峰兩隻深陷的目光，始終注視着段文溪不少瞬，段文溪在走着這通背拳時，已然看見莊主對自

已是十分注意，此時尚莊主這一氣，蒲雲峰點頭說道：「段老弟，你的功夫真實不錯，這躡回通臂拳，在武林中少年的師傅們中，就算難得了，我不客氣的說，你的傳授十分好，你的功夫也下了了一番辛苦，這種拳術是完全正規的傳法，可惜你從前若再擱上三五年的銀練，只這回通臂拳，你也一樣成名相信絕不會平凡，蒲雲峰故意說奉承話，那麼你的輕功提蹤術一定也下過功夫了，高來高去的功夫，定也練過，請你隨便施展施展，我們看看。」

段文溪道：「莊主你別教我獻醜了當日跟我父親練功夫時，這輕功提蹤術，先父就沒肯十分的教給我，所以直到現在，可以說是絲毫沒有成就，莊主這裡已經明擺着輕功提蹤術上乘功夫的來練，我只盼莊主操練時，允許我開開眼界，教我長長見識，我就於願已足矣。」

蒲莊主含笑說道：「什麼功夫特長不特長，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只不許言不由衷，本來武功這一門，沒處我全材去，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還得說天賦所限所學，只你對於輕功提蹤術，沒有十分的熟練，何不在這上下一番功夫，不過武功這件事，不能偏重，輕功上，下了功夫，掌法器械上，也不能輕視，雖是一種絕技，就能在江湖上成名露臉，但是也不能相距過遠，段老弟，你算來着了，我還有兩位朋友，我給你引見引見，這全是以輕功提蹤術在江湖上頗有「萬兒」的。段文溪知道就是說他一同坐着的那兩位，

段文溪因爲自己到了這地方，不許再提一切了，這兩個人的情形十分各別，從自己跟着恩兄賀天驥一進把武場，這兩個人就沒抬頭，也不知他們兩個人是輕狂，還是好意，始終連眼皮全沒抬，也沒看自己，還算好，他兩人連恩兄賀天驥也沒搭理，這樣的人，段文溪從來就沒見過，此時聽到莊主給

自己引見，這兩個人抬起頭來，段文溪才看出這兩人的面貌，一個年約四十上下，黃焦焦的一張臉，三角眼，眉稍下垂，兩隻眼睛白眼珠多，黑眼窩少，這種像貌，非常難看，那一個年紀也就在三十左右，歲生得體格矯健，猿背蜂腰，白淨臉膛，兩道眉是各別黑各別重，形如刀裁，鼻直口方，這份像貌，若是在他二十多歲時，足可稱得起一個美少年，這時蒲雲峰莊主指着這位四十多歲的說道，「這位是屈老師，他名字叫屈守德，是普北武師，經研終南派的武功，擅輕功絕技，在山左右，大河南北，沒有不敬重這位屈老師付的。」又指着那英俊的中年人說道，「這位胡老師，名一個玉字，他是湖南省人，是內家掌法，尤其以輕功絕技，名震武林，朋友們全叫他萬里飛鴻，這兩位老師傅，全是輕易不到我這裏的，尤其是胡老師，還是初次到江南來呢，有緣千里來相會，我這鐵馬莊雖小，還竟有高人肯賞臉到我這裏來。」復向這兩個人說道，「兩位賢弟，這是我賀弟，新收的一個異姓兄弟，你們要多關照他了。」

段文溪趕忙向這兩人躬身施禮道，「我段文溪真是幸運，今晚來在這鐵馬莊，瞻仰南北西派的武師，又全是成名的人物，老師傅對我這末學後進，要多多指教，弟子就感恩不盡了。」這兩位武師互相纒站起，向段文溪施禮道，

這位普北武師屈守德未曾開口，先「哼」一聲，段文溪心說，「好，這是十足的醋味兒，一把一雙三角眼，向段文溪一點，可是他，那兩眼的目光銳利，段文溪真不敢輕視他了，因為練武的，講究是六合，精，氣，神，手，眼，身，功夫到了，這內三合，外三合火候是同樣的進展，有形的，和無形的，可是有形無形是一樣能看的出來，這樣目光銳利，尤其是練武的特殊一種難掩飾的地方，段文

溪知道這位山西武師屈守德是一位武林名手，只不過蒲莊主，說他們全是成名江湖上的人，段文溪聽了有些成名的人知道不少，可是沒聽說過有這麼兩個人，或者人家是盡力的收錄劍鏡，在外邊輕易的不肯現露功夫，這屈守德，一口山西的鄉音，向段文溪笑道：「段老弟，你別把我們看得這麼重大，別聽蒲雲峰這一套，他是誠心給我們找些難看，我們全是他手下的敗將，把我們捧得高高的，遇到節股眼，摔得重重的，他這不是好意，別聽他這這一套，反正擔練了武的名子，不能不會什麼就是了。」段文溪忙說：「屈老師，你太客氣了。」那萬里飛鴻胡玉向段文溪道：「我們這位屈師傅最好交朋友，只是天生的是個詼諧人，走到那兒，遇到什麼人，也是這一派說說不肯規規短短的和人家講話，他的人倒很好呢，常和他親近的就知道了，段師傅我們聽蒲莊主說過，你是武林世家，適才你所練的通背拳，却是武林正宗，既然全好這一道，往後我們常見面時，不妨一處操練操練，彼此還有長進，不過我們可不準有江湖上的習氣，暗中有什麼私見，和門戶的岐視，相見以誠，那才是我們練武的人應該有的呢，段師傅，尤其是這鐵馬莊中，只要到這裏來的，全是跟莊主有十分的交情，只要入了鐵馬莊，絕不許再有門戶之見，我們全是一家人呢。」段文溪聽到這位萬里飛鴻胡玉這番話例是十分豪爽，忙答道：「胡老師所說的極是，我段文溪那敢蒙莊主，和老師們這麼看得起我，我焉敢再存什麼不誠實的念頭，見棄於人，屈老師語言豪爽，正是英雄的本色，這才教人敢親近着呢。」

蒲雲峰和潘在身旁的賀天駿相視着笑，彼此對點頭，蒲莊主此時却向這三人說道：「好，你們三位這倒不用我這作主人的給你們拉感，這才一見面，你們已經志同道合合結了一氣，我這主人倒落了單呢。」蒲莊主說了這話，大家是哈哈一笑，晉北武師屈守德道：「咱們別弄這些個無味的客氣，蒲

莊主，我們弟兄和這位段老弟同鄉傳來，這樣的朋友我們却願交親近，有什麼說什麼，沒有什麼虛假。觀
滿莊主咱們可說在頭裏，我們和段老弟爲是往後彼此能多多親近，我和胡老師把我們的一點小巧功夫
試驗試驗，敬段老弟看，他若認爲我們在武林中還算得上練家子，我們往後一處倒可以互相指點指點
，我屈守德今天說一句心的話，我要應他回手通臂拳，教他也在輕功提蹤法上多下些功夫，好歹跟他
本身也有些益處，我們可是怕你這位老莊主說我們，有看家本領不往外練，我們揣着心窩子往外練時
你若在一旁給我們洩氣和別人，說便宜話，替我們的毒，就讓我們段老弟這買賣，別說我可跟你劃
地絕交，咱們誰別礙誰的事，你只要一摺台我，別說我把段老弟接走，我們一同回老家去。

，蒲雲峰哈哈笑道，「老西和人家頭一天見面，你就歪原形現露，這練武功也用不着把放印子錢的
等物拿來，你也不怕教人笑話，什麼地方你全忘不了利息錢，這教你抖露外露輕功，你就想教人家教
給你通臂拳，難爲你，這麼個成名的武師，也肯說出口來了。」

曾北武師屈守德也笑着說，「老實人說老實話，我明告訴人家，這能算我算計人麼，」一邊說着
一邊向萬里飛鴻胡玉一點手道，「胡師傅咱們別理他這些個，這裏來，咱們先招呼一下子。」

殘廢

